

沒藥山

“要宣告耶和華的名，你們要將大德歸于我們的神！”

“你當追想上古之日，思念歷代之年。問你的父親，他必指示你；問你的長者，他必告訴你。”（申 32：3、7）

“凡是真實的，可敬的，公義的，清潔的，可愛的，有美名的；若有什麼德行，若有什麼稱贊，這些事你們都要思念。”（腓 4：10）

胡振慶弟兄去世已經一年多了，凡見過他面、得過他幫助、或聽過他見證的人，都盼望將他愛主一生的經歷和見證，編成冊子，爲了能得著屬靈上的教訓和幫助。所以在倉促中，匆匆編就，以應肢體們的需要。

“祢所喜愛的，是內裏誠實”（詩 51：6）。縱觀胡振慶弟兄一生，可以看見神在他身上顯出祂榮耀的作爲：他的前輩，他的出生和在他十七歲、三十歲、三十三歲的階段中，都可看出超乎常人的奇妙經歷。只有一個答案，就是主說：“信的人必有神迹隨著他們……，愛我的必蒙我父愛他，我也要愛他，并且要向他顯現”（可 16：17，約 14：21）。所以人光羨慕聖徒們奇妙的經歷並沒有用，要羨慕他們全心敬畏神；不惜任何代價愛神的心志。這樣，神迹也要在你身上出現！

胡弟兄在監獄中的生活，我們的認識與世界的看法截然不同，因爲世人只看見“人”在那裏陷誣謀害，製造錯案。所以世人的不平永不能消除，以後就產生翻案、平反。但基督徒的坐牢受苦、受冤屈却認定是天上神在安排定規，因祂一切所作，都是“萬事都互相效力，叫愛神的人得益處”（羅 8：28）。正如大衛所說：“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祢，我就默然不語”（詩 39：9）。所以這冊上所寫胡弟兄的一切痛苦艱難，只是叫神兒女認識十字架的道路，跟隨羊群腳踪，走神喜悅的路。

他在世時的一切見證中，絲毫沒有流露對迫害人的不滿，反而格外感恩：“神給我一兩黃蓮，却給我十斤白糖。是神特別抬舉我”。因他時常流淚見證他的許多同工，沒有像他這樣有福，可以在監獄中得著保守，不走失敗變節的道路。所以我們中間不該有任何爲他不平的意念。世人因不信真神，沒有永生，除了在世盼望短暫福樂之外，再也沒有別的指望了，所以一旦受了冤屈，總想方設法伸冤辨屈。幾十年來中國的政治犯基本都已平反，但基督徒却從未想到訴冤，也無人替他們伸冤。他們只要神紀念他們的苦難，就心滿意足了。因基督徒的福樂和榮耀還在將來，所以今生爲主所受的一切苦難，都是爲著那日進入榮耀，與主永遠同住。因此，不可過于重看人，

因得勝者仍然是人（雅 5：17）。如果讀這見證的人覺得他的得勝，是他特別勇敢，性情特別美好，這是背乎他在世時本意的，我們只把一切的榮耀歸給神，因唯有祂是得勝，祂是完全，是祂捨命流血才有我們的“稱義”、“得勝”，不然，罪人能作什麼呢？一切的人不過是塵土所造，因屬土軟弱的人得勝為要榮耀神（賽 43：7，弗 1：14）、并且敗壞撒但（參弗 3：10）。我們一切所求為要讓神的名得著滿足的稱贊與榮耀！

末後，教會要受更重的“產難”，得勝者要經歷“大患難”（太 24：9，提後 3：12，啓 7：14，12：1-5），而且“仇敵就是家裏的人”（太 10：21、36）。神實在恩待中國，祂不但藉著大逼迫復興了中國教會，還使本來不知道耶穌基督名字的千萬罪人，因著基督徒所受痛苦，喚醒了他們沉睡的良知，使成千上萬的靈魂歸向父神；并且，神藉這樣的艱難操練了一班祂的忠心僕人，也給教會的後一代留下了寶貴的屬靈遺產。要叫下一代看見，什麼是神所喜悅的路，什麼是神所恨惡而禍患的路！只有火中經過，才能顯明金銀寶石與草木禾秸。深哉！神豐富的和知識！

所以，未信主者讀此見證，你必看見世人受苦與基督徒受苦，究竟有什麼不同？神在他們身上的作為何等明顯！這些與你一樣有著肉身；有家庭妻兒的人，他們並沒有犯法，為何甘心樂意坐牢，而且一次又一次（1900 多年來無數基督徒只是為信仰耶穌，被無辜殺害），這是什麼原因呢？難道沒有神、沒有釘十字架的耶穌，他們拿寶貴的性命作兒戲嗎？若沒有真神，沒有為罪人死的耶穌，全世界和中國所統一實行的公元、十字架、禮拜天，就是神兒子耶穌基督的紀念，都是憑空開“玩笑”了！請你不可妄下結論，說：“神是沒有的”；更不要效法從前逼迫基督徒大大熱心的“無神論”者，向神存懷恨的心，免得你受他們所受的大虧損！今天，逼迫者和被逼迫者都過去了，只留下生與死、血和淚的悲壯歷史，在告訴人什麼呢？你要作智慧人！——神是永存的、真實可信的、是賞善罰惡的、是定規人生死禍福的！你要懼怕祂，并要向祂敬拜，信靠主耶穌的名而得著永生！

信主而與世界無所謂分別的人，請你留意我們的前輩信徒們，在那淒風苦雨的年代裏，他們在神面前，各自在歷史“戲景”中是怎樣“表演”的（林前 4：9）：——那向神赤忠的是如何？那向世界妥協的是如何？那懼怕膽怯要保全性命的又是如何？神作事豈是無故嗎？神要我們“留心看他們為人的結局”是何等地憐愛我們呢！祂給我們這些教訓，是要更多的兒女不遭虧損（但 11：35，12：10；提後 2：3，3：12-14，4：1-5）！不蹈前輩們的覆轍。當日為保全自己、要討世界歡喜，聯合簽名把胡振

慶送入監獄的弟兄們，今日他們在神前已到了什麼程度，肉身靈魂結局如何？只是爲愛的緣故，不願意詳細寫出來。只願你作一個愛祂不惜任何代價的人，作一個蒙天上大福的人，也作一個“跟隨羊群腳踪的人”（歌 1：8）！我們再說主是爲你流盡寶血；世界是把我們的主耶穌釘在十字架上的！

“從前引導你們、傳神之道給你們的人，你們要想念他們，效法他們的信心，留心看他們爲人的結局。耶穌基督昨日今日，一直到永遠，是一樣的。”（來 13：7、8）

“你要細察那完全人，觀看那正直人，因爲和平人有好結局。”（詩 37：37）

“女子啊！你要聽，要想，要側耳而聽……！”（詩 45：10）

第一章、遙遠之地的異象

“舉日向田觀看，莊稼已經熟了，可以收割了。”

“我可以差遣誰呢？...肯為我們去呢？”（約 4：35，賽 6：8）

燦爛的陽光下，遼闊的麥田一望無際，微風吹來，那成熟金黃色的麥穗如波浪滾滾、琅琅有聲。在麥田中，有許多戴著紅纓帽、梳著長辮子，身穿各色布長褂的人，在時隱時現的走動，其數目多得無法計數。正當她覺得希奇，要上前與他們說話時，忽然醒了，不料這是一個夢。這夢的景像令她憂喜交加，憂是她現在隱約覺得主在告訴她，要她到很陌生的異國他鄉去傳揚福音，喜的是索繞多日不能明白的呼召現在有了方向。這異夢的時間約在公元 1885 年。

她是一位生長在英國皇宮裏，父親在朝中擔任要職，中國的名字叫郭傳誠，郭的哥哥是英國軍隊中的將軍，雖然家庭富有，因受教會全國復興的影響，全家都是虔誠敬畏神的。郭姐妹從十七歲在一次禱告中被聖靈感動，將自己完全奉獻給為她捨命流血的主之後，心中一直被一種奇妙的愛所吸引。如此十年過去了，主一直的預備，現在向她啓示，要告訴她當走的路。

當時的英國是由舉世聞名的女王維多利亞（1819—1901，18 歲作女王）執政，她在位期間，使英國的繁榮達到頂點，稱為“日不落帝國”，而福音的廣傳和屬靈的敬虔，更使這個繁榮一直延續到第一次世界大戰（1914）的開始。女王執政時的英國國內，禮拜天除了教堂的鐘聲之外，再也聽不見別的噪聲。當別人問及英國為何如此復興時，這位敬畏神的女王謙遜地走下寶座，拿起聖經說：“全賴于她”。在此前後，英國的聖徒們，向海外傳揚福音，也達到了史無前例的高潮。影響最大的是到中國傳道的內地會創始人戴德生（1832 來華）；去非洲傳道的李文斯敦。

因她已經知道夢中所見的人是什麼人，皇宮中有學識的長輩們告訴了她：這些戴紅纓帽、梳著長辮子，身穿布長褂的人，是遠在東方的中國人，這個國家的百姓崇拜偶像，人民生活困苦。由此夢引起的憂慮更使郭姐妹睡臥不安、茶飯不香，為著中國的罪人靈魂巴不得立刻插翅飛往中國；有著豐富美好的家鄉和宮庭，一個貴族出生的纖弱女子，怎能經得起遠離本國；隻身到人地生疏且又貧窮艱難的異國去呢？如此心情不安的波濤與那夢中麥田的波浪，在她心中交織在一起。她生性安靜少言，不肯把自己還未清楚的事，告訴父母，就是十年前的奉獻，也未告訴。

一年前，當她正禱告的時候，主的呼召如此清楚地臨到她：“我可以差遣誰呢？誰肯為我們去呢？”因著她出生在生活優裕富貴家庭，並沒有真心考慮去遠涉重洋的他鄉。現在主如此明顯告訴她所當去的地方，她還有什麼可推倭呢？因著心中痛苦的交戰，現在只有向主暗暗祈求，為著人生前途事關重大的緣故，一直不能輕易作出決定，主也願意藉這異象的啓示，要讓祂的兒女，經過“坐下算計”，到“自己情願”的時候（路 14：28，歌 2：7），才把祂的心意向祂所心愛的兒女顯明。經過了幾天的掙扎，郭姐妹蒙主憐憫終於得勝了，十年前的聖靈澆灌；麥田的夢境；心中愛的吸引，還有什麼理由，再拒絕今日的呼召呢！

主所愛的女兒，沒有遲延，立即把自己將往中國的意願告訴父母。這其間究竟家庭中興起多少風波和憂傷，我們可想而知，畢竟這是個敬畏神的家庭，沒有發生很不愉快的事，況且本國在戴德生弟兄前後，許多忠心基督徒都趕赴中國，因著神的憐憫在十九世紀的中國開了傳道的門。從花園裏得神的呼召到出發來中國只有四天時間，郭姐妹就隻身乘船來中國了。離開骨肉親人雖然有千言萬語值得紀念，但感人最深的莫過于郭姐妹向父母和兄妹們所說最後的一句話“爸爸，媽媽，天堂再相會！”因她知道若非如此向親人們決斷的告別，會使她扶著犁向後看，不能像路得一樣“除非死，能使我與你相離！”而走到聖路的終點！

經過多少天遠途航行的海上生活，日夜思念的中國——上海碼頭已經隱約在望，郭姐妹淚眼模糊，心潮起伏。歡喜、憂慮、膽怯，如太平洋的狂濤衝擊著她的心靈，久久不能平靜。她向主禱告說：“主啊！感謝祢帶領我來到中國，但祢知我是多麼軟弱，不知道前面的路當怎樣行，主啊！求祢再帶領我，引導我……。”

船到了碼頭；郭姐妹那迫切的禱告和心中的呼籲仍然沒有結束。信實的神，從沒有忘記祂心愛的兒女，祂的耳也垂聽他（她）們的禱告。就在郭姐妹從船上跳下的一剎那，從另一條舷梯也走下一位來自英國的姐妹，也是蒙主呼召來中國傳福音——比郭姐妹小十歲的林姑娘。雖然同船而來，神却沒有使她們在船上見面，要叫她們在孤單中尋求、禱告而學習親近祂，並要她們更深知道祂眷顧的憑據。

在陌生的異國遇見主內的同胞姐妹，歡喜和激動真是難以形容，她們倆抱在一起，又拉著手不能放開。現在郭姐妹與主交通的靈中，已經知道，這位林姐妹就是她的同工，是主為她在最需要的時候所預備的。因著郭姐妹出身于望門貴族，從無操持過各樣家務縫洗烹調之類的活。她們一位是經過深造大有學問才思的名門閨秀；一位是有極大愛心，心靈手巧的“馬大”姐妹。自此相愛相伴五十年，直到林姐妹先于郭姐妹

在中國去世。她一生兢兢業業為著中國千萬罪人靈魂，為她所愛戴的屬靈母親郭姐妹，在中國走完了她一生最後的一步路！

當林姐妹去世，下葬在上海西國傳教士公墓裏時，葬禮感人淚下，由英國的傳教士弟兄扛抬棺木，衆多信徒排著長隊送殯。墳墓用水泥板圍成，當棺木放好，弟兄們將一束束鮮花放在棺木上，然後覆土，以示想念和春華常在，又表示著將來主再臨時，預願她復活仍如鮮花般美麗。然後衆人最後一次向遺體告別的禱告，許多曾經受過林姐妹愛心服事的弟兄姐妹，無不失聲痛哭。這位青春年華時來中國的林姐妹骸骨，和許多勞苦一生死在中國的衆聖徒骸骨，靜靜地埋在中國的黃土下，而她歷經憂患的靈魂在樂園裏，等候著中國福音的大復興，等候著她為之一生愛戴服事的主耶穌第二次再臨。

“那帶種流淚出去的，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。”（詩 126：6）

第二章、張斌橋畔

“你要和我同受苦難，好像基督耶穌的精兵。”（提後 2：3）

郭、林兩位姐妹從海輪下船，在上海英國教士公所小住了一段時間，就按著聖靈引導和前輩們的指導，南下寧波。當時的寧波福音工作已有了很大的起步，這裏有循道公會、聖公會、自立會、伯特利、基督徒公會、還有天主教等。

她們先到寧波東南約五英里的丘隘鎮。早在本國，這位立志獻身中國福音事業的貴族小姐，將她父母給她起的英國名字改成中國的名字“郭傳誠”。就是傳揚誠實的救主耶穌之意。

在郭林兩位之前，基督徒公會就有二代姐妹在寧波工作。

第一代是：二十八歲來中國的華姑娘，和一位路易姑娘。

第二代是：馮姑娘、劉姑娘等姐妹。

郭姐妹效法主的使徒保羅，不把她的工作立在別人的根基上，因此她們切心禱告，蒙主帶領來到丘隘鎮。爲了要找到房子和熟悉環境，她們在鎮上步行，前面有一座橋，丘隘人叫月洞橋，這裏作買賣的人很多，忽有一人大聲驚呼起來：

“呀！你們來看，這裏有兩個洋人。”

這一下不得了，許多男女老少都圍攏來了，這個這樣說，那個那樣說；紛紛揚揚，如看戲一般。誰能想到，這兩個黃頭髮、藍眼睛的外國弱女子，會給他們帶來靈魂救恩的大喜信息。其中幾個男人，開始起哄，少年人發出尖叫，更有幾個不懷好意的人走近女子，要把她們推下河去。郭姐妹沉著冷靜，使林姐妹也增加了膽量，她們兩人一直面帶笑容，頻頻點首，如同天使一般，無奈人群越涌越多，幾乎要將她們吞沒。郭、林姐妹靠著主的力量，從人群中往前直走，主使圍觀的人心中畏懼，人們被她們無畏的膽魄，不由自主紛紛後退，中間留出一條路來，真如紅海開路一般，兩位姐妹就直行過去了。

在邱隘房子是找到了，福音工作也開始展開，當信主人數有幾十人時，就在這裏設立教會，交托當地忠心愛主的人，她們就走向寧波。第一件事還是要先找到房子，于是就在大街小巷遍處打聽。要把房子租給信“洋教”的外國人，保守而又迷信的中國人，豈是容易的事。末了在一座橋旁，寧波人稱作張斌橋，有一幢似乎沒有住人的房屋，從窗戶向裏張望，室內積滿灰塵；房外一側有一塊荒地，却布滿大小墳墓。她

們在這大房子前停住脚步，因為現在她們已經沒有可去的地方了。心中的負擔也在告訴她們，不必再往前走，郭姐妹用還不熟練的中國話問一位老年人：

“先生！請問，這幢房子是否還住著人？”

老人上下打量著她們，只因見她們面貌和善，也就誠實告訴道：

“房子是空著的，只因裏面鬧鬼，住進去的人有的生病、有的嚇得大叫從裏面逃出來，沒有一個不遇鬼的，現在無人敢住，已經空閑好多年了。”

郭姐妹說：“先生！我們是信奉天上真神的人，不怕魔鬼，是否請你幫助我們找到房東，將這房子或買或租給我們”。後來經過許多周折，兩位姐妹將一大院子的房子買下來了。因這房從前鬧鬼，無人敢住，自然價格方便了許多。這豈不是神預備的麼！兩位姐妹向主低頭下拜，祂的道路何其美好。

這裏許多間的房屋，被郭姐妹精心安排，初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同勞苦，又請土木工整修改建，分為南洋房、北洋房、學道室，還有廚房、會客及生活用房各樣俱全，在禮拜堂的頂端建造了鐘樓，當鐘點敲響時，鐘聲在整個寧波上空迴響。充分顯出郭小姐才智學識和膽略，禮拜堂三間，加上講經台一間，用鐵架連接成四間，可坐四百人。椅子做成靠背，擺得整整齊齊，當然有許多工程是後來信主的弟兄姐妹一同修建的。不過幾月，令從前荒廢的舊房，面貌一新，許多人早就聽聞這間房子裏鬧鬼，現在見她們安然無恙，耶穌的名聲當然越發廣傳了。中國人對於這樣幾位女子能有如此才能，心中暗暗欽佩，寧波的聖工從此開始。

這位郭姐妹，後來被信徒們親切地稱為“郭會督”。她為人善良，態度和藹可親，老小皆可親近，說話溫和而莊重。思想敏捷，剛直而柔順，辦事直爽而誠懇，富有屬靈遠見，待人滿了愛心，自己却過著非常樸素的生活，從寧波工作起，就穿著中國婦女服裝，裏外的衣服都滿了補釘，沒有一點相府千金的尊貴痕迹，效法她的主卑卑微微地服事眾人，她在主日與人很少說話，為了敬愛她的主，與主有特別交通。對於教導小孩子敬畏神，也有著特別的恩賜。

本來本國的教會有規定，到海外的傳教士每五年可以回國一次，路費共有四千元，但她不但沒有回日夜想念的祖國和親人，而將這些路費用于救濟窮人和孤兒寡婦、幫助福音。

在她晚年，爲了寶愛她救主，願意爲著神的旨意，死在她所獻身的中國，葬身中華，把她的墳墓修在寧波下白沙西教士公墓中，只因後來時局變動，遂沒有成就她的心願，這是後話。

此後的幾年間，郭姐妹就帶領弟兄姐妹以寧波爲中心，向大陸海島傳揚福音，才此值得一提的是，普陀六橫島上一位因她傳福音而信主的陸弟兄見證。

陸弟兄信主時只有十二歲，當聽見福音時，喜樂得不得了，回家却不敢告訴父親，因他父親是島上做迷信的頭，即佛事聚首。後來還是有人告訴了。這下父親氣惱得火冒三丈，因他知道這個“紅毛教”不但使“菩薩”被人藐視，就是作佛事的因此要大大失去得利的機會。如今自己兒子都信了這個教，他的火氣真是直沖腦門。所以當他兒子從外面砍柴回來，他拿了一根粗木棍，站在門後，等他兒子進來。正當陸弟兄進來時，他父親就奮力打下去，豈料木棍在門檻上折斷了，沒有打著。過了一、二天，父親的氣終究難消，就預備斧子，把它磨快，在兒子熟睡時，輕輕地走進他的房間，朝著兒子所睡的頭部狠命地砍下去。只聽後門口，一個少年人的聲音：

“爸爸！你在作什麼？”

父親大吃一驚，才知又沒有砍著兒子。不免心中暗暗驚奇，却不知該如何是好。原來，在父親未進房時，陸弟兄在睡夢中，被人大叫一聲：“陸阿富！”他就趕快起來，打開後門，向外張望，因他以爲有人在後門外叫他。所以當父親砍下去時，却砍在枕頭上。使兒子又一次幸免于難。

第三次，他又砍柴回來，就到廚房去吃飯，他父親看見，就發起怒來，隨手拿起一支獵槍，邊裝火藥，邊說：“我要叫你飽肚而死！”聖靈在陸弟兄的裏面催促：

“快，起來逃命！”于是他就往山上逃去，父親在後面緊緊追趕，因著父親身量高大跑得快，眼看就要追上，他就用槍瞄準，扣動扳機，但是槍沒有響。于是又追上去，在快追上的時候，却在溪坑裏絆了一跤，倒在地上，當父親從溪坑裏爬起來時，兒子已經逃遠了。放聲大叫：“阿富啊！你回來吧，因你所信的耶穌是真的，從此我不再打你了。”

這位陸弟兄在他長大後，奉獻田地，建造會所，從寧波東鄉雇了福音船，供養船上的傳道人和船工。又印了許多福音單張，貼在各處的牆上、柱上。在他死前，留下遺囑，埋葬不用棺材，只用二口水缸，合起來，埋于地下，也不做墳墓，而將省下的錢，用于修築一條山路。以後這位弟兄葬在六橫島上莊小沙鋪。

“因為知道你們的勞苦在主裏面不是徒然的。”（林前 15：58）

第三章、胡家院中

“那把我從母腹中分別出來，又施恩召我的神。”（加 1：15）

郭巨鎮，距離寧波約有五十公里，這裏三面環水，傍海的大陸像一柄利劍伸向東海。站在鎮後不遠的總臺山上，舟山群島盡收眼底。這是個有著上千年歷史的古鎮，許多年前鎮上的居民爲了防止海盜的騷擾，在鎮外築起了城牆，還架起吊橋。到振慶前輩們在世的時候，居民生活却十分艱苦，就在海塗圍田種植，并在荒山上開墾種植紅茹之類的雜糧。

城中有一城隍廟，因這廟座北朝南，因迷信之故，居民的房子就不能與廟門一起朝南，必要與它的方向偏向。因爲若與它一個方向，就會“大逆不道”而遭禍。胡家院就背靠著一座名叫鳳凰山的小山脚下。振慶的父親——胡聿忠父母兄弟們就住在這裏，胡的父親是城隍廟的聚首（做佛事時候的領頭者），雖然胡聿忠的父親對偶像非常虔誠，然而有氣無力的黃胖病，一直纏繞在他身上不見好轉，家境自然更加貧困。胡聿忠就靠殷勤織布，賴以維持生計。這樣一個家庭要接受反對假神的基督信仰，可知道是何等的難了。

一日，郭姐妹由一位信主的老人何省三陪同，從寧波方向來到郭巨。何老爲她挑著鍋臺、盆碗及鋪蓋等用具。一到鎮的西門，郭姐妹站在路邊的石頭上，向那裏的居民傳講基督的救恩，此時的郭會督已經熟練地掌握了中國的官話，加之她智慧勤奮，又很快學會了寧波各地的方言。當這位身穿中國服裝的外國女子，態度和藹可親，言語句句中肯，聆聽和看熱鬧的人很多，但神的恩典和人的心願是成正比例的，雖然許多人都聽，誰得著大福，就是另一回事了。本書主角胡振慶，是一位從衆多長老牧師手中奪了愛主的大福；與他父親從郭巨人手裏，奪了第一位信主的大福有關。

一天，胡聿忠正在屋內織布，忽聽外面有人在說話：

“今天，我從西門回來，看見有一個外國女子在傳紅毛教，講得可好聽來！”

聿忠雖然聽說過這個他陌生“紅毛教”，也聽人說在寧波早就有了，但究竟是怎麼一回事却一無所知。他從織機上起來，也不告訴父母親，徑直往西門走去。寧波各地農村的居民還未認識基督的救恩，只把這些有紅（黃）頭髮的外國傳道人，以他（她）們所傳的教叫做“紅毛教”。

郭小姐誠實的傳講，殷殷的教誨，為著中國罪人靈魂火熱的心，傾注著遠離家鄉那獻身的滿腔熱血，眼中飽含淚水，把基督十字架的救恩講得那樣透徹、深刻，令少年的胡聿忠心中莫大的振動。他一直注視的這位外國女子的臉，開始他覺得這個女子頭髮和面貌很不順眼，並且有點可怕。隨著聽她講天上神的獨生子，為罪人釘死在十字架上悲慘故事，胡聿忠覺得這個人越來越可愛，好像那一位釘十字架的耶穌，與這位女子是這樣的相連，渾然不能分別一般。周圍的人逐漸看出，這個有點面熟的少年人，眼中已是熱淚盈眶。全神貫注得幾乎忘記自己。

當女士將耶穌的福音暫告一個段落，就唱了一首短歌，她用目光掃視四周之後停住了口。胡聿忠那思念釘十字架耶穌的心，還沒有平靜，及至女士說：

“各位鄉親，你們中間要相信這位耶穌的，請把手舉起來。”

人群中一位少年人舉起了手，大家一看，就是剛才還熱淚盈眶的胡聿忠。但希奇的是當時舉起來手來的，竟是寥寥無幾。許多人都面面相覷，有的怕上了這個外國女子的當；更多的人要信奉他們祖輩流傳的禮教迷信，所以神情木然，下垂的手沒有一點要舉起來的迹像。後來郭會督與聿忠談了話，并教他如何禱告，之後，請他寫了姓名住址，他就依依不捨地向外國女傳道人告別，帶著歡喜快樂的心向家中走去。只因堅信偶像的鄰舍，已將他兒子和外國人站在一起，並且舉手相信“紅毛教”的事告訴了他父親。父親手中拿著挑擔的剝柱，惡狠狠地問回到家中的兒子說：

“你相信了那外國婦人傳的紅毛教嗎？”

兒子說：“不是紅毛教，那女子說，是一位天上獨一真神兒子，耶穌來救罪人的事。爸爸！我們從前所信的迷信錯了，爸爸，不要再信那些泥塑木雕了。”

父親哪里肯聽，因為他是郭巨鎮上做迷信佛事挑大梁的人，現在兒子信了與迷信格格不入的“洋教”，以後叫他的臉往哪里擱，怎麼得了，他舉起剝柱就沒頭沒腦的打下去，胡聿忠的頭上馬上青一塊，紅一塊。父親還要再打，母親却出來攔阻了，也因為父親的黃胖病因火氣大發的緣故，又一次上氣不接下氣，就沒有能再打下去。不過，以後，父親用各種可打的東西，打胡聿忠成了家常便飯，特別是聿忠從主日禮拜回來，幾乎每次必打。但無論怎樣打，聿忠愛耶穌的心志，却是越發堅定，他父親除了嘆息打罵之外，一無辦法。

聿忠首先偷偷地將福音告訴他的兄弟們，并邀請他們一同去聽福音，沒有多少時間，他的兄弟們包括堂兄弟姐妹幾乎都信了耶穌。自此，單是胡家信主的就有二十多

人了。作父親的除了罵天罵地之外，想不出什麼辦法去難為他們。其實，作父親的并非天生硬心，實在因為作了廟會佛事的聚首，而放不下這個得人抬舉的差事罷了。兒子們不但自己信了主，也勸勉他們的母親信主，一天，幾個兄弟商量停當，在夜裏用一乘竹轎把母親抬著，瞞著父親，翻過四條山嶺，到一百多裏外的寧波張斌橋施了洗，這樣，短短的一、二年光陰，胡家除了聿忠的父親之外，都受洗歸入基督的名下。

當父親死期臨近的時候，全家都圍在他的床前，兒子們流著眼淚向他述說主耶穌的救恩。老人閉著眼睛，一直靜靜地聽，回想自己從前是怎樣毒打他們，現在兒子們沒有一點計較他的粗暴，反而為他的靈魂焦急痛苦，想到自己敬拜偶像一生，無從偶像得什麼安慰福樂，也從無一人告訴他：崇拜偶像的人離世後能有什麼可信可靠的去處。現在，離世就在眼前，究竟應當依靠哪一位呢？痛苦使他的心如海潮翻騰。主垂聽了祂兒女的祈禱，在這位迷信頭目即將跨向另一世界的緊要關頭，接受主耶穌的救恩。

父親的一切喪事均按著基督教的禮儀進行，父親去世後，胡家的院子來了個徹底的改變，房子重新修建，改成坐北朝南，從此再也不用為怕城隍而不敢將房子朝南了。不過後來胡家因為遭受死壯年的不幸，而鎮上的人以此攻擊他們。院子的地重新整平，在中間做了一個很體面的施浸池，用磚石砌成。從此郭巨的教會有聲有色的建立起來了。聿忠和他二哥成為教會的長老，聿忠又為人正直，當講道的人，有不合聖經的地方，就向他當面指出，就是親戚家人生活不够敬虔，他也不肯放過。郭姐妹那辛勞的工作，又一次在郭巨結出了美麗的果實，她那年輕而因疲勞顯得蒼白的臉上，露出快樂的神色。以後她就將郭巨的工作托咐當地的弟兄們，她就向更遠的地方傳揚主的福音。

當郭巨的教會開始大大興旺的時候，魔鬼占據了千百年的陣地，全然搖動起來。聿忠弟弟的妻子產期臨近了，哪知生產甚是艱難。黑暗權勢的籠罩，全家都非常緊張，男人們在外間屋裏跪成一圈，女人們則在房內圍著產婦焦急地守候，雖然大家都切切禱告，在天快亮的時候，這位飽經痛苦的賢良媳婦，還是離開了這個世界，血在破舊的床單下向地上流淌，孩子也沒有能夠留下來，全家沉浸在莫大的悲痛之中。這場悲痛還沒有結束，墳上的泥土尚未乾燥，聿忠的一個兒子又得了重病，不多幾天，也離開了世界，到天父那裏去了。以後，聿忠的四個兄弟，每家都死了人，其中第四個兄弟，死了兒子，還死了一個女兒。在這短短的幾年中，胡家的哭聲一直沒有停

止，一場又一場的喪事，全鎮都轟動了。譏笑、辱罵、議論像波浪般鋪天蓋地。郭巨福音的前途似乎烏雲重重，魔鬼窮凶極惡的攻擊，像被追急的盜賊，作拼命的垂死掙扎。正可表明它盡頭的來臨。

神的智慧就在于此，祂容讓魔鬼如此的破壞，為要讓天下萬民看見祂的救恩何等浩大，叫凡依靠祂的人，縱然遭受莫大的悲痛，也不至反悔，因基督所賜的生命是如此的堅強“衆水不能息滅，大水也不能淹沒！”“雨淋、水沖、風吹，撞著那房子，房子總不倒塌；因為根基立在磐石上”（歌 8：7；太 7：25）。胡家雖然遭遇了如此重大的困境，但是依靠救主的心仍然沒有動搖，以至鎮上的人再次覺得何等驚奇。從此，基督福音的信仰，雖然經過許多年的變遷、各種風波的打擊，仍深深在地郭巨扎根。

胡振慶就在這樣的景况之下，誕生在這個胡家院中，他的父親，就是在郭巨的西門口第一個信耶穌的人。當他剛剛懂事五、六歲的時候，正是胡家遭受親人接二連三死去的艱難時刻。大人們那撕裂心肺的哭聲，如同悲慘的種子種在他幼小的心靈中，為他日後為罪人的靈魂，不辭任何艱難痛苦，甘願獻出一生，起了重大的作用。胡家那些去世的親人，雖然過早地離開世界，他（她）們脫下世界的勞苦，已在那沒有眼淚的樂園，再也沒有疼痛和勞累（賽 57：1、2），他們那短短的一生，是神為要從他們後代中興起一位為著更多罪人靈魂，更多像他們一樣痛苦的人得蒙基督的救恩。在振慶尚未出生的歲月中，胡家院中有著如此起伏曲折的悲壯歷史。父神豈是沒有祂智慧的安排呢？胡家既然被神命定，要生下一位讓陰府恨之入骨的人物，鬼魔豈肯放手安睡？但神的道路和不能更改的旨意是可稱頌的，直到永遠，阿們！

“深哉！神豐富智慧和知識。祂的判斷何其難測！祂的踪迹何其難尋！誰知道主的心……！”（羅 11：33）

第四章、母腹揀選

“我未將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曉得你；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別你為聖。”（耶 1：5）

1918年5月，胡振慶出生在鎮海郭巨的胡家院中，當他出生時，胡家信主已經好幾個年頭了。振慶因為出生在基督徒家庭，從小就跟著父母和兄姐們一起去聚會，只是年幼就在禮拜堂中玩耍，禮拜天鈴一搖，胡家的四家人就都去聚會。這裏的聚會上午八點禱告讀經、中午十點講道，下午一點讀舊約，二點鐘又開始講道。不過振慶似懂非懂，只知道聽大人們說，有一位釘十字架的耶穌，其餘就不知道了。

當他長大開始懂事時，第一件使他扎心的事，就是感覺人生的痛苦，幼年時大人們失去親人的哭聲，在他腦海裏如鐵筆銘刻，流逝的歲月也不能從他的記憶中抹去，以後每次聽見鎮上有人死去，他都會一同陪著流淚。在他七歲的正月初一，別的孩子穿著新衣服，放鞭炮、捉迷藏，高高興興地玩耍，而他却在木樓上打草鞋。活潑的心靈多麼想和孩子們一同玩，無奈身不由己。如此孤獨憂鬱的心情，久而久之，一種厭世的情緒在他裏面慢慢滋長，以至巴不得有一種方法，甚或是毒藥，好讓他早日離開這個悲慘痛苦的世界。五臺山離他家不過一、二裏路，振慶小時候就常常一個人偷偷上山，面對著一片片密密麻麻的墳墓發呆，尤其他家中許多死在中年的親人墳墓，更是讓他浮想聯翩，憂患的思想如脫韁的野馬，不能自製。

當他還不明白世界和在世為人生活的時候，他常和比他大三歲的二姐睡在一起，因著父母和姐姐的榜樣，他從小就學會禱告，曾有好幾次，他跪在地上也不知是有意或無意，禱告說：

“耶穌啊！當我長大的時候，差我到無人去的地方。”

這禱告振慶後來全然忘記了，但他的姐姐却把這事放在心上。後來，她弟弟遭難判刑，發落內蒙時，她才記起這是神聽了她弟弟禱告的原因。

為著他從小多憂多慮，父神要栽培他成為今日的鐵柱、銅牆（耶 1：18），九歲就學習早起讀書學習，到了十四歲就正式開始守晨更禱告的生活。他從父親那裏繼承了剛直不阿的賦性，就是比他年長的姐姐或姐夫哥哥一起睡覺，他也要他們一同守晨更。別人對神不敬畏，他會覺得難過，而加以責備，不過自己却是模糊不清，在他裏面不過是孩子一般（林前 13：11），但是這樣的心願，是神所悅納的。與後來長大成

人，蒙神特恩有重大聯繫。也正是在這十四歲，魔鬼就起首攻擊他，因它知道這人長大，必與它勢不兩立，在他睡覺的時候常常侵擾他，到了白天，他的思想，無形中受到難以克制的擾亂，以至多次想去自殺。感謝主，這一切都蒙主的保守得勝了。這位生于憂患家庭的胡振慶，因著父神為著今後憂患時代的需要，正如當日的耶利米，從幼年被主所召，為著神的榮耀，為著以色列國家，在那艱難困苦的歲月裏，作了美好的見證。

從十四歲開始，振慶就因家境的貧苦，要走五、六裏路的山上去砍柴。這當然也是加增他厭煩人世困苦的心情。實在的說，這一切都有神的美意，使他以後傳福音，和長期艱難的監獄生活中，作一個得勝的人。所以今日沒有受過勞苦的青少年，不愛勞動，不敬畏神，也不知天高地厚和人生艱辛，相對的說，走向反面多的原因，也有此因素。作基督徒的青少年啊！不要怕苦，天上父神，正是為了你永遠的前途在為你預先籌劃，為要像當日的約瑟和大衛一樣，作一個永遠蒙福的人。

父親胡聿忠的死期臨近了，他蒙神恩待，一生沒有患多少大病，偶有一點氣管炎的症狀，他一生忠心事主，自從信主直到死日，沒有為家中的貧困，又失喪子女有半點退讓。而且時常教導家人和他所能遇見的主內肢體，以主的話勉勵他們。現在他在世的路已經完畢，天家歡迎的鐘聲已經響起。

1935年正月初十禮拜天；主日的聚會正在進行，老人因病不能起床，就留在家裏。下午的講道聚會剛結束，老人抱著一條小被，穿過兩條弄堂，走過三間屋面，走上一些臺階，就來到講臺旁邊，慢慢轉身面向弟兄姐妹，舉目四圍觀看。弟兄姐妹覺得他的臉比平時格外莊重，似乎有光發出一般，只見他稍靜默一會，開口說話：

“弟兄姐妹，我們天堂再相會！”

當時弟兄姐妹誰也沒有想到，這是給他們最後的告別，所以來不及起來向他說些什麼話，就見他又慢慢轉身從原路回去了。並且自己重新睡到床上，第二天早上，當他妻子和他大兒子振秀陪著他時，他用眼看著兒子說：“振秀，你把弟弟（指振慶）送到寧波聖經學校讀書去。”別的再沒有說什麼話，然後閉上眼睛到天父那裏享安息去了。這是父親對他小兒子振慶，信心的囑咐，因神必定指示他，將來這個兒子將要這樣為著主耶穌的名，作美好而又重大的見證。當時的振慶正好是十七歲。父親從這年去世，振慶就在這一年，蒙聖靈澆灌蒙恩而將自己一生奉獻給主，這豈是偶然的呢！

“祢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祢都寫在祢的冊上了。”（詩 139：16）

第五章、十七歲那年

“施恩召我的神。”（加 1：15）

振慶十七歲的那年，有三件事是最值得紀念的，這其中有羞、有憂、也有喜，屬天的事為何與世界的事不同，在此可見一斑矣。

父親去世的事當屬憂，因那時振慶尚在年幼，父親不單是家庭中的長者，更是兒女們的屬靈教師，如今父親被天父收取，自然對振慶來說是莫大的悲傷！

正月初一，有一位年老弟兄，是很有學問的王先生，帶他去上虞參加奮興會，這樣的遠門，對於振慶來說，還是第一次。沿途的山山水水，是那麼的美麗可愛，令振慶心曠神怡，神在他的心靈中作工，現在開始要用祂的愛手抓住他。

上虞這次奮興聚會，是寧波伯特利的楊雅各弟兄主講。楊弟兄以深入淺出的講詞，將十字架的道理發表得非常透徹，主的愛抓住了振慶的心。這是振慶從出生到現在從無有過的經歷，眼淚不斷從他的腮頰上流下來，主愛的激勵，如強烈的光一樣，把他內心全然顯明。臺上的弟兄越是講到主的可愛，他越是看見自己的卑污，從前他總覺得自己比別人聖潔、正直，現在他才知自己是那麼需要主耶穌的救恩。他巴不得伏在地上大哭一場，只是在許多人中間不能像家裏那樣隨便。湊巧的是，作堂守是做棺材的，振慶每天晚上都得躺在做好棺材籠中，開關很不舒服，還有點懼怕。等到聖靈強烈的工作，他才醒悟這次神把他安排躺在這些棺材中間，似乎有神的美意，要把他的亞當舊人在這次聚會中徹底埋葬。

聚會到正月初三結束，參加聚會的人都已回家，會堂裏只剩下那位講道的雅各弟兄和管會堂的長老兩人在談話，振慶却跪在會堂角落裏向主痛哭認罪，以至兩位年長的弟兄不得不停止談話，過來和他一起禱告，并以主話勉勵他。

從上虞回來，振慶前後判若兩人，從此不願多說話，除了主內有益的交通之外，世界再也無力抓住他。聖靈在他裏面作焚燒的工作，為要把他渣滓煉盡。有一件事，一直抓住他的心，就是他在幼年的時候，偷過人家兩個西瓜，因著西瓜還沒有成熟，這次的偷真是得不償失。但是聖靈抓住他，非要他對付不可。為這事的爭執，一直過了許多痛苦的日子，主向他說話：

“你若不去認罪賠償，你就不是我的好孩子！”

器皿不同，主的對付也不同（賽 28：27、28；羅 12：3、4）。爲了他在神面前，作一個合用的器皿，要叫他謙卑自己，痛恨罪惡，才能教導、訓誨許許多多的人。當掙扎的日子實在不能再度下去的時候，主的能力也臨到他身上，一天早晨，振慶經過禱告，拿著福音單張和銅錢，就向這戶從前種西瓜的主人家走去。雖然覺得可羞，但他感到主耶穌與他親自同去。到了這戶人家，門還未開，振慶又在門外禱告說：“主啊！求祢給我好機會”。剛禱告完，門就開了，振慶上前，紅著臉說：

“大伯，早二年，我從你們地上偷了兩個西瓜，虧欠了你們，因我是信耶穌的，主耶穌責備我，要我來向你們賠償。”

那戶人家的主人，非常希奇，因爲西瓜被偷，是常常有的事，但是從來沒有人來賠禮道謙，就說：

“你這個孩子，偷了兩個西瓜，也沒有大不了的事，爲何要這樣早到我家來說這事，是大人教你的嗎？”

振慶邊拿出福音單張，邊說：“不是的，是這位主耶穌叫我來的，”接著，他就將天父怎樣愛世人，主耶穌怎樣爲罪人釘十字架的事簡單地向這位大伯述說，後來，這家庭的家人也都出來了，就靜靜地聽這位小傳道人，講述救主的大恩。末了，振慶拿出四十八個銅錢，放在桌子上轉身要走，家主再三推辭，振慶就是不肯拿回。

從此之後，這福音的種子，在這戶人家的心中扎下了根。不久，在家主的一次病中，全家都接受了基督的福音。

感謝主的憐憫，這戶人家真是因“禍”得福，從前他們在不知不覺中失了西瓜，現在却得了靈魂救恩的大福。竟想不到，因著主聖靈的工作，福音在此得以傳開。這個家庭後來成了此地教會的聚會處，他們的女婿後來成爲當地各處教會作牧養的弟兄。這件因羞得福的事，令振慶在後來的屬靈道路上得了很大的鼓勵。沒有死，就沒有生，沒有羞辱，就沒有榮耀。許多基督徒，要保全自己的臉面，不肯破碎自己，聽從聖靈，不單自己遭受虧損，也使別人得不著祝福！

“神管教你們，待你們如同待兒子。”（來 12：7）

第六章、“交給中國人吧！”

“你爲什麼搶著出來呢？”（創 38：29）

日本繼 1931 年的“九一八事件”侵占了中國東北，1932 年 1 月 28 日，進攻并占領了上海。也是振慶十七歲的那年。蠻橫的日本軍隊，使中國人民遭受重大的災難損害，在中國的外國人也不能幸免。因著許多西方國家沒有贊成日本侵略中國。日本人因此惱羞成怒，在占領中國的地區上，將他們認爲敵對的國家，將這些外藉人士投入變相的監獄——集中營，日後日本軍隊戰勝中國，就下令不受他們歡迎的外國人離開中國。郭會督也在此時被關進集中營去了。

正月未完，振慶因事去了上海，在一次聚會中，一位牧師站起來說：“英國的郭小姐被關到集中營裏，現在生活非常困難，能否弟兄姐妹有愛心，大家有點奉獻，好使我們的姐妹不至挨餓受凍。”但是會衆的反應很是冷淡，只收到二角的銅錢，因爲大家還不知道奉獻的意義。當時振慶因爲拿不出錢，只能徒呼奈何，心中却嘆息這些弟兄姐妹們缺乏愛心。

郭姐妹在集中營中，受了極大的痛苦，這時她的年歲已經老邁，約有八十多歲，長年在中國困苦的歲月裏，好像一位奶母，把孩子養得白白胖胖，而自己却已骨瘦如柴、面容枯槁。她的背已經彎曲，慈祥的臉上，滿布皺紋，一頭銀髮，已剩下依稀可數了，來中國的青年時，講起道來，聲音是那麼的優美、如銀鈴般清脆，如今是嘶啞而又混濁，她如同一隻神家忠心的母牛，耕耘了一生，現在仍然望著田野，爲著從前辛勞的耕種而留戀忘返。在集中營裏的七個月，因著極度缺乏營養，看守的日本人又是以殘酷著名的。對這樣的老年人又根本不當人看待。

1945 年日本投降，抗戰結束，但接下來的內戰，又一次將中國人民推向災難，神已命定中國教會進入極深的死蔭幽谷。隨著時局的改變，福音工作已受到嚴重威脅，海外各國根據中國局勢，紛紛召回了自己的使節和傳道人。英國政府也派遣船隻到上海，準備接本國教士回國，郭會督也在被接之列。

當郭會督將從中國啓程前夕，在一個大雪紛飛的冬日，振慶被一位弟兄帶到她的面前，在郭會督的屋裏，沒有可以取暖的設備和火坑，因著天氣太冷，這位剛經過集中營折磨的老人，在忍受寒冷的煎熬。她那忍受痛苦而仍然滿了喜樂的神態，令振慶終身難忘。振慶一坐下，就自我介紹說：

“郭會督，我是郭巨胡聿忠的兒子。”

老人一聽，略思索了一會，立刻顯出高興的神色：

“啊！謝謝主耶穌，胡聿忠，呵！我知道了，我知道了。”

很快，老人作了一個禱告，在禱告時，這位神忠心的使女，把寧波一帶十三處教會逐一地禱告過，這個數點式的禱告，給以後振慶在一生服事中的代禱，作了美好榜樣。當振慶以後接見兄弟姐妹時，他總是先簡短禱告，把人帶到神面前。然後老人對於振慶今後在愛主的各樣教導上，很簡單的作了交通，因著會督年老而又疲倦，振慶就很有禮貌地告辭了。

這樣過了幾天，振慶因為想念這位可尊敬的屬靈母親，一直打聽她的下落，有一天，有人告訴他，郭會督就要動身回國去了，振慶立即從郭巨起身，到寧波去給她送行。

到了張斌橋基督徒公會的聚會所，正遇上郭姐妹要離開中國的最後一次告別聚會。寧波各地十三處禮拜堂的看守們也都來了，因著戰事的影響，有的傳道人已經改行，或作生意，或去幹別的職業，放棄了事奉神的工作，許多主的群羊因此得不到喂養。在這樣內外悲痛的緊急時刻，郭姐妹一面是無力挽回，一面是必要快快的離開，心中慘痛的悲憤自然可想而知了。

聚會中坐著的有年老的教會看守，中年的牧師，女傳道人。共有幾十位，大家默默靜坐，好像各有各的心事，有的是為教會前途憂慮，也有的為自己在今後的生活擔心，這當然與從前外國差會的薪水制度有關了。會聲中的氣氛沉悶而又壓抑。中國教會在以後外國人離開後，全靠自己獨立生活，而使教會更加堅定、更穩固持久。這實在有父神的美意，不然，長老監督如果要依靠薪水度日，教會還有什麼仰望神和信心生活可言呢！

振慶和這些長者們坐了一些時候，他們沒有理會這位乳氣未幹的青年，振慶也不敢與他們說話，因為他十分尊敬他們。

約過了幾十分鐘，禮拜堂的一扇邊門開啓了，郭老姐妹拖著沉重的步子，走進會堂，會場中多數的人都站起來，有些人好像還想著心事，臉上連表情都沒有，使振慶對這些人很是驚訝。他不明白，為何這位為著中國罪人盡忠一生的老年人？這些人的反應是如此冷漠。

郭會督在一個位置上坐下來，她用目光細細地觀看每一個在場的人，因她知道這是在中國最後的一次聚會。這一班她親手栽培中國教會的牧養人，也將是最後的會面。她慢慢地打開手中的聖經，讀了一節：“……我父所給我的那杯，我豈可不喝呢？”讀的時候，眼中飽含淚水，她環顧四周，又說：

“弟兄姐妹！因著中國時局即將改變，我現在不得已只有回國去了，你們知道我是何等地捨不得離開中國、離開你們。但主既這樣安排，我知道必有祂的美意，祂永不會錯！現在有一件事，是我所挂慮的，就是我去之後，基督徒公會的工作誰來主持，這裏的群羊誰來牧養，是我回國後設法叫外國的弟兄姐妹來呢？還是把這個工作交給中國人呢？”

會場中鴉雀無聲，連會堂中掛鐘的滴嗒聲都能聽見。這樣約有三、四分鐘，年老的郭會督舉目看著大家，在場的人除了振慶之外，都低著頭，振慶心中憤激，那顆跳動的心差一點要從他口中跳出來，只見他忽地站起來，這些坐著的人，都吃了一驚，不知道他要作什麼，只是呆呆地看著。郭會督也從自己的座位上看著這個似曾相識青年人，竭力從腦海裏追尋著，現在她記起來了，是在早幾天見過一面郭巨胡聿忠的兒子。

振慶用那不高不低的聲音說道：

“郭會督，請你把這個工作交給中國人！”

說了一句，他又跑上去，站在郭會督的旁邊說：

“郭會督，請你把工作交給中國人吧！”

郭會督點了下頭，說：“YES！”（是的意思），接著又用寧波方言說：“你說的沒有錯！”說完又用目光看了一下會眾，說：

“弟兄姐妹，中國的工作，應當由中國人自己來負責主持，我們這些外國人，在中國總不能長久留下來，以後你們的生活和事奉，雖然非常艱難，但主是你們的力量，祂必看顧你們，你們千萬不可灰心，總要仰望這位為你們流血的恩主。我去了，主却與你們同在，弟兄姐妹們啊！要剛強，要同心合意，彼此相愛，我們雖然暫時分離，在主同在的榮耀天家，我們要永遠相會，在那裏永不再離散！”

郭會督說完話，就站起來，與大家一一握手，當郭會督這樣說的時候，有的流淚哭泣，有的露出憂愁的神情，以至郭會督與大家告別時，悲壯和複雜的場面，真不知用什麼形容才好。當她和振慶握手的時候，這位主的使女，用眼睛在振慶的臉上停留

了好久，濕潤的眼睛顯出一絲別人難以覺察的寬慰，她已經知道主永不會錯，祂的意念永遠高過人的意念。握手後，他在一位曾經在林姐妹去世後，神為她預備的六橫一位弟兄的後代的攙扶下，走回自己的房間。郭會督那樸素誠實的生活就是他作的見證，因他親眼看見這位出生皇宮相府的貴小姐，在中國為福音盡忠一生的生活中，吃著粗茶淡飯、穿著滿了布釘的內外衣。

當郭女士從門口消失後，那老年老的牧師和講道人忽然都站了起來，大家圍著振慶，紛紛點著手指責備，有些話幾乎與責罵相差無幾：

“你這個不懂事的小鬼，你知道什麼？你又不是傳道人，你懂得什麼？我們老牧師難道不知道麼？青年牧師不知道麼？女傳道不知道麼？外國人會不知道麼？要你管什麼事！你這個爛頭爛腳的……！”

振慶用希奇的眼光看著他們，他不知道他們因何發這麼大的脾氣，只是默默無聲地聽他們責罵。雖然面上很不舒服，心中却有說不出的平安。以後多少年過去了，每想起那件事，心中仍有極大的甘甜，他清楚地知道，就是這一次，他向神勇敢奉獻的心蒙父神悅納。成了神恩待他的美好起頭。倘若那一天，沒有振慶起來代表中國基督徒表達堅定的心願，主耶穌和祂使女會有多少難受，多少痛心！

主的使女從寧波來到上海，一看見青年時來中國所上的碼頭，眼淚再也不能抑制，回想在這裏遇見了她心愛的同伴林姑娘，陪伴了她五十年，已經長眠在中國的土地上，而自己願意死在中國的志向，却是不能如願實現。如今五十多個年頭過去了，碼頭雖然改變了許多，大海仍然依舊。英國政府派遣的輪船早已泊在那裏，她的心，却像母親要離開吃奶的嬰孩一樣難受。悲涼的往事，歷歷在目。來中國時她是二十八歲的青年姑娘，現在成了白髮蒼蒼的老人，現在她像一個母親被迫丟下許多需要喂養的孩子，漂泊他鄉，怎能使她不傷心流淚……。上海越來越遠，漸漸消失在烟波之中，老人的心好像沉入了太平洋的深淵，痛苦的思念如刺心的尖刀，使她在無限的惆悵嗚咽之中。

回到她所生長的本國，她親人的後代用車接她回家，街上一切都是那麼陌生，她無心觀賞離別多年的家鄉，心仍然被中國的教會和她所來不及傳福音的千萬罪人緊緊抓住，第一件事就是趕快寫信。信是寫給林姐妹去世以後，服事她五年的六橫陸孝裕弟兄，這是她回國後唯一寫往中國人的一封信。因著多年的操勞，日夜思念心中的鬱積，終于一病不起，在她還沒有寫完第二封信，因著心力交瘁而離開了人世，她已經跑完了主命定她所跑的路。她在寧波雖然作好了墳墓，預備為中國的罪人靈魂死在中

國，但主却安排她葬在她所生長的英國。相信她臨死前，不會忘記在她痛苦的無奈中將離開中國前，在她面前站起來表白：“將工作交給中國人”的那一位少年人。現在正被主預備，要實踐他所說的話。在主的寶座前，她所一生敬愛的主耶穌，必告訴她，她從中國走後，主智慧的一切安排。

“我所作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後來必明白。”（約 13：7）

第七章、婚姻

“惟有賢慧的妻，是耶和華所賜的。……才德婦人誰能得著呢？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。”（箴 19：14，31：10）

自從郭會督離去之後，中國的政局因著日本的侵略，越來越不穩定，郭巨的教會也更加荒涼。胡聿忠本是這個教會的長老，如今已經去世。振慶的二叔看守教會的工作，也是力不從心，主日的聚會幾乎是勉強的維持。振慶常常落淚，日夜想念著離去的郭會督，好多次的夢中向她訴說對她的懷念；訴說教會在她走後的荒涼。一覺醒來，窗外一彎冷月，正向他家背後總臺山的山坳裏下沉，無限的思念，勾起對已經遠隔重洋，這位年老的屬靈母親深沉想念，枕頭上流下了不只多少次的眼淚。他更是想念這位年老的郭會督，一定為著她所離開的羊群和教會，心中悲傷，當然他無法知道這時的郭會督因著憂慮成疾，很快到天父那裏去了。

他第一次見到郭會督時，會督那恭敬的禱告，如一幅圖畫，一直在他腦海裏浮動，振慶唯一能安慰自己的，就是盡力為著主耶穌去作工傳福音，首先得印證歡迎他去講道的是梅山，去的時候要過一次渡，又要翻一條嶺，但能聽他講道的只有三、四個人，這實在是信心的試驗，走了那麼遠的路，每個月要去二、三次，而聽道的人竟是如此寥寥幾人。振慶却沒有灰心，他想念主耶穌在世時，雖然饑餓困乏，仍向撒瑪利亞的婦人一人傳講救恩的道。這樣謙卑學習事奉，一去就是三年。青年弟兄姐妹：一個蒙神所愛所召的人，務要學習誠心樂意的卑微事主，切莫有貪作大工的思想，若不肯在小事學習忠心，也不能被主在大事上使用，而想作大工的心，遲早會趨向犯驕傲的罪，這是多麼嚴肅的事！振慶後來蒙神重用，也是有這謙卑開頭所分不開的。

這三年中，振慶全憑自己殷勤種地、親手作工，不效法當時別的傳道人以薪水生活，所以弟兄姐妹都親切地稱他為“義務傳道人”。薪水制的傳道人，實在是海外差會不得已的做法，但這樣用薪水職務式的傳道人，其信心和敬虔生活，很難在重大的試煉面前站住，不能在信心生活的榜樣上顯出神的作為。這個年輕的胡振慶，在無意中把神要中國人自己起來傳揚福音；照著神所賜的信心，自己起來治理教會的重大安排行出來了。郭小姐及當時許多傳道人，可能并不知道為什麼因著中日戰爭，神將海外的工人“逐出”中國，但神智慧奇妙的安排，誰能測透呢（羅 11：33）！

溫州有一戶人家，在鎮海江南開設米店，振慶的叔父在他們店中作幫工。當振慶十八歲時，叔父看見店主的女兒，聰穎過人，就為自己的侄子作了介紹，店主見振慶為人端莊，也就很樂意的同意了。只是好景不長，日本飛機把米店給炸毀了，于是店主一家不得已逃回溫州，這樣一直到振慶二十三歲，好心的叔父幫忙到底，與振慶家商量後，就動身往溫州去，要把姑娘接過來。

叔父到了寧波，正在急急趕路，冷不防一輛自行車對面向他撞來，老人家趕忙避讓，總算沒被撞上，那人下來向他道歉，因著無事也就過去了。老人因著趕船又匆匆走路，剛走了不遠，又一輛自行車向他撞來，這次叔父來不及避讓，大腿被自行車撞上了，只是傷得不算很重，為著主的名和趕時間，叔父沒有和他多加計較就又匆忙到碼頭下船，還是要往溫州去，結果情勢更不順利，剛開出城外不遠，就遇上趁國亂打劫的土匪，以為船上有錢可圖，就緊緊跟在岸上，不斷以威脅向船開槍，以至船上的人都懼怕得戰戰兢兢。到現在叔父才如夢方醒，這豈不是神在攔阻他往溫州娶親麼，他就悔改并切切禱告求主保護，總算挨到一個村鎮的碼頭，土匪因不敢在這裏公開行劫，就退去了。叔父趕快上岸，空手回郭巨來了。

振慶知道他的婚姻是神在親自干預，就加意向神禱告，因他深知自己既已奉獻給神，神一定有祂美好的預備。他也想到自己是一隻拴著的驢駒，婚配的姐妹若沒有愛主受苦的心志，將對他一生愛主年日發生重大的影響。後來，叔父和弟兄姐妹商量，就將一位在基督徒公會作傳道人的女兒許配給他，這人就是後來成為振慶妻子的張愛靈小姐。

愛靈家因父親在公會作傳道的，每月二十四塊銀元，每塊銀元在當時可買一擔半穀，她父親又在鎮上開了一個藥鋪，生活在當地來說，算是比較寬裕。愛靈從小因著父母信了主耶穌，她為人安靜，特別在信主後更是不隨便說些無益的話。個人與主常有很美好的交通，體貼別人的痛苦，好像是她的主親手教導一般。她愛好唱詩，也能彈得一手好琴。因此主揀選了她，要將這位有一顆純潔心靈的女兒，使她受過艱難痛苦的生活，可以得那永不衰殘的冠冕。談好婚姻的日子，娶親的日子很快也就來到了，愛靈原不打算這樣快就成親，因著順服父母，也就默默聽命。但是總得作些結婚時穿的衣服，因此就與親戚們一起趕做。一天，愛靈正在用劃粉在布上劃綫（當時中國還無細膩的劃粉，乃用瓦片敲碎裝入袋中，在布上彈綫），因著屋內太暗，就低頭察看。竟想不到，就是因為一小小的劃粉，從此奪去她一隻眼睛。父母盡力多方醫治，終如水東流而無力回天。呵！主啊，祢的美意真不可測，屬地的人怎能明白呢？

是否祢知道她的一生將充滿艱難坎坷，她後半生在世年日將以眼淚相伴，祢收取她一隻眼睛，好叫她在孤單痛苦的歲月裏，以一隻眼睛維持她痛苦的生活，而另一隻眼睛讓她時常看見天上家鄉的榮美，和祢那溫暖的笑臉，好叫她的痛苦在祢的安慰中，維持她在世悲慘的日子。

在家中全然是閨中小姐的張愛靈，結婚那年十八歲（振慶此時二十三歲），到了胡家，只有三天新婚的日子，就下地幹活了，一年後，他們的大兒子生下來。但神沒有叫他留在世上，不久就去世夭折。第二個兒子取名字光，即主是宇宙之光的意思。以後在繁忙的家務中，愛靈姐妹每逢禮拜二，去探望病人和那些軟弱有需要的人，很遠的路步行而去。後來振慶三十歲那年蒙主籲召，變賣所有，從此以後，她和孩子們幾乎許多年裏沒有吃過一次肉。生活清苦，又常常為傳福音搬家，愛靈姐妹從無怨言，還對她丈夫說：“頭啊，我的恩典是從你而來的呢！”

她對別人非常寬厚，教養兒女却十分嚴緊。一次孩子宇光把他們租房房主碾的米，給自己的雞吃，被母親發現，她十分嚴厲地責備了他，還叫他把加倍的米去歸還房主，當宇光哭著把米拿去，這個令他羞辱的教訓却使他一生受益不盡。

弟兄因著常常出外傳道，家中事務自然落在她身上，這位出身富家的女子，從無有一句怨恨的言語，特別在弟兄被囚的年日裏，家中許多孩子，更是窮得一無所有，不知有多少年，沒有魚肉菜蔬進門，只有用鹽炒一下，將就著和飯。母親有時騰出時間，去河裏摸一些螺螄，就算是最難得的葷菜了。除了貧窮之外，這位與她丈夫一起進入流淚谷的傳道人女兒，還有更多的艱難和風波要臨到她。在這黑暗無光不認識神的悲慘世界，神好像特意揀選出她所心愛的兒女，要在這些不要神的世人面前作見證，——神忠心的兒女，為著為他（她）們捨命流血的主，在任何艱難困苦面前，沒有一絲一毫的退讓和怨言，要叫鬼魔蒙羞而被永遠定罪；良心發現的世人蒙恩得救；看見而故意瞎眼的人在審判中無話可說。忍受苦難甘心一生愛主的人在國度中執掌王權！今日事主弟兄的妻子們，你們是像這位姐妹一樣，幫助丈夫忍受艱難一同往前，還是拖住後腿，使丈夫在屬靈戰場上畏難呢？

“新郎怎樣喜悅新婦，你的神也要照樣喜悅你。”（賽 62：5）

第八章、變賣所有

“這樣，你們無論什麼人，若不撇下一切所有的，就不能作我的門徒。”（路 14：33）

振慶結婚前，就是他二十歲那年到東崗磧給姐夫家作幫工，以後就租地而種。因日本侵略的戰爭，當時許多土地荒蕪，他就到小港去開荒，因荒地太多，有三年不必付租金。他起早摸黑的殷勤耕作，還雇了牧童和工人，又是種地，又是曬鹽，產業逐漸加多，等到再一次搬到陳山村，已經是有六十畝土地，可收稻穀四萬多斤的小康家庭了。從結婚到二十九歲，振慶一面種地，一面傳福音。

1947年除夕晚上，妻子在廚房為孩子們炒豆子，振慶在里間屋裏，好似在默默思想，不久他開始低聲唱一首詩歌：

“主若今日接我靈魂，我能坦然見祂嗎？

缺少珍寶向主獻呈，贖罪大恩全白受。

功尚未成我即去乎？何能如此見恩主。

未領一人來歸耶穌，豈可空手回天府！”

如此唱著，也不知有多少遍，以至一邊唱，一邊號啕大哭起來，直到後來覺得有沉重的負擔要去禱告，他就跪下來向主說：

“主啊！祢要我作什麼呢？……？”

“主啊！我將自己完完全全交在祢手裏，我願意一生為祢活著，再也不為肉體的事去操心勞碌，主啊！收納我的奉獻，加我的力量！”

這年的除夕是他人生道路的又一個轉折點，他妻子實在是愛主順服丈夫的好榜樣，當振慶與她商量時，她低著頭，默默地聽著，可知她心中的爭戰和揀選仍然是那麼激烈，畢竟愛主的心再一次的得勝。末了，他們倆跪在地上，流著眼淚將自己和他們的一切，全數交給為他們捨命的主耶穌。過了這一夜，正好是振慶的三十歲，就從這年春節起，變賣他家中的田地、工具、牲畜，這一年尚留十八畝地，二隻牛和一輛車，仍由妻子種著，其餘的一一拍賣。使村上的人都驚奇非常。不多的日子，連這些也變賣乾淨了。

振慶用錢請人製作了福音單張、鐵皮大話筒，一個村、一個山巒，向人們傳福音。走過的山巒村莊，不下二十幾個，凡他能走到的地方都去了。但是“我們所傳的有誰信呢？耶和華的膀臂向誰顯露呢？”福音的工作一直沒有果效，許多從未聽見福音的人，當他鄭重向他們講說耶穌救恩時，他們却說“你來教書啊！你賣什麼藥水啊！”令人啼笑皆非，多少次為罪人痛哭的眼淚，好像總不能感化他們的心。呵！主祢在世也是這樣，在此才叫人真正知道什麼叫“體會基督耶穌的心腸、肉身上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”的意義了（腓 1：8，西 1：24）。基督的福音落空了嗎？當然沒有，等到振慶從監獄出來後，凡他從前傳福音的腳踪所到之地，都建立了教會，叫人希奇的是，他沒有到過的地方，不但是沒有教會，就是信的人都極少。這樣的情形，在中國的江西，即五十年代浙江弟兄姐妹的移民中，也是一樣，他們有十多年的福音工作一無所成，到了神定規的時候，他們從前傳福音所到之處，蒙恩的人如火蔓延。神奇妙的智慧誰能識透呢？

振慶又回到郭巨，這裏的教會除了一些老年人在維持聚會之外，教會如同將殘的燈火。外國人回國之後，牧養人的缺乏，屬靈光景因此低落得可憐。振慶在此共住了五年之久，情形開始好轉，因著他的禱告，青年人也起來了，有幾次，振慶去聽聽他們有沒有守晨更，果然在一、二點鐘就有人在那裏禱告，得的安慰不小。

他又用愛心服事一切有需要的人，有一家主是瘸腿的人家，振慶常去供養他們，幫助他們開了理髮店。收養了三男一女的四個孤兒，同住了約有一年，在他們離開他家時，給他們幾百斤蕃茹幹可以度日，接待從外地來的弟兄姐妹，有二十多個戰爭中受傷的人，他和家人一起搶救幫助他們。

五年後的一天，他去了六橫海島，有一位劉仁崽弟兄，是蝦峙島上的傳道人，生活非常艱難，只有靠兒子做長工的微薄收入度日。這位弟兄住在弄堂角落，兒子媳婦住在下面破屋裏，窮得一年四季晚上沒有燈，一位弟兄給他們一支蠟燭，只點二晚就被風吹完，天天晚上暗摸。當振慶給他五元銀元買來紅茹幹時，米缸已經好幾天朝天了。振慶邀請他來大陸，他欣然同意，當這位劉弟兄從家中出來時，只穿著短袖衫、短褲，一隻小小的包裹，拿一本大字聖經。振慶就把郭巨的工作交給了他，自己則向北侖霞浦方向去傳福音。

動身的這一天，場面是那樣悲壯，弟兄姐妹依依不捨為他全家送行，有弟兄們把他家一、二擔的全部家當和妻子、孩子先往前送去了，振慶走在最後。中國的政局已經改變，領導國家的人竭力主張無神論，基督徒的前途更加險不可測，風聲一陣緊似

一陣。振慶心中有著為罪人靈魂憂急的心，心靈痛苦的煎熬，如同雅各向哈蘭走去一般，為著前面的路，不知如何。心頭的緊縮使他走幾步就跪下去，伏在地上禱告一次：“主啊！這條路我向來沒有走過，求祢捏牢我小手不放，主啊！我是軟弱的人，求祢背我騎行沙漠路……！”眼淚不斷的涌流，聖靈在告訴他，將有苦難要臨到他身上。

到北侖霞浦傳福音是他多年的負擔，當他二十多歲從郭巨出來時，看見那麼多的村莊無人信耶穌，心中禱告說“主啊！有一天能讓我到這裏來傳福音。”這是神悅納他心願的印證。

振慶一家到了霞浦，就租得一間破房，在修的那一天，一位鄉政府幹部來了，他在房子外面走了一圈，什麼話也沒有說，就走了。振慶心中受壓，覺得環境就要臨到，晚間就到麥田裏去禱告，神的時間沒有到，後來沒有事發生。因著振慶到來前剛好有幾個上海人在這裏傳過福音，所以他一到，就有幾位初信的人來找他，要得他屬靈上的幫助。振慶自己也急急地傳福音，因他靈中已經知道，能自由傳福音的時間已經不多了。

一位姓徐的初信者，常拿一些小菜，幫助一無所有的振慶家。到後來振慶被囚時，他為他禁食二十一天。一位從前常與別人吵架的婦人，罵起人來，人人畏懼，現在她也信了，生活從此大有改變。此時期，有被鬼附、各樣病症的人都有信主的，有的住在他們這窄小的家中要他禱告。振慶從霞浦又到大湖，從大湖到新碶，信的人雖不多，神迹却常常出現，這些信的人，後來基本都作了當地教會的柱石。這是振慶在被囚之前能自由傳道的最後時光，蒙召被稱為傳福音的肢體們啊！今日可能也是你我最後能自由工作的時間，求主使我們不可有一天後悔！

在振慶三十五歲那年，他的家在大湖住了一年，有一家因兒子的病，母親整日哀哭，振慶向她傳了福音，母親因救恩喜樂而得了安慰。兒子的父親不肯信，他說：我若沒有看見天堂地獄總不能信，哪知幾天後，即得一夢，他到山上去，看見一株草很嫩，就把它拔起來，誰知這草下面有熊熊烈火向上翻騰，他嚇得大叫而醒，因此也就信了。這位硬心的漢子，父母離世也不流淚，當振慶將離開時，却如孩子般放聲大哭。

振慶又從那裏搬到徐家洋去，此時他家已有四個兒子，即一家六口人了。從變賣所有到現在六年中，那些因變賣所得積蓄在六年內全部吃完。現在再沒有半斤油、半塊錢，他的家在七年內過年沒有買過一次肉，平時就更不用說了。因無菜可吃，妻子

愛靈就用米糊加上鹽當菜，振慶說，我們吃的是飯，小菜也是飯。身無分文的振慶到了徐家洋，如何生活呢？主却沒有睡覺，祂感動一位小港的弟兄挑著石灰，給他們家砌了灶，又一位孫姐妹三天二頭買蔬菜來供應他們，使他們的生活並沒有到過不下去的地步，（這位孫姐妹在振慶第一次被囚時，他寫信給她：姐妹啊！我把我的家托咐你了。姐妹看見信，號哭一場，禱告說：主啊！弟兄家的擔子我挑。自此，每月寄錢給振慶的妻子，直到振慶釋放）。在振慶一生中，十分喜愛箴言書十章三節的話：

“耶和華不使義人受饑餓。”常常以此勉勵弟兄姐妹。使振慶憂慮和痛苦的是，並不是他生活上的艱難，乃是教會在無神論的重壓之下，屬靈光景越發低落，聚會的人數日見減少。更令人傷心的是，許多從前的傳道人因經不起環境的改變和重壓，紛紛退後，甚或變節……。地上振慶的家雖然由富變窮，在天上却有了取之不盡的永遠財富！

“敬畏祢投靠祢的人，祢為他們所積存……永存的帳幕裏。”（詩 31：19；路 16：9）

第九章、沒藥和羅大

“神能從這些石頭中給亞伯拉罕興起子孫來。”（太 3：9）

西國傳道人的離去，國內教會又在政局的改變中一片荒涼，孤單的振慶多麼盼望有屬靈上的同工，來作他的幫助。神是信實的神，因祂既然差遣祂的僕人，必要為他們預備他們的一切需用！

秀舟山群島中有一個島嶼，名叫桃花島，島上的居民多以捕魚為業，有一戶人家，妻子殷勤而又善良，丈夫却染上了賭博的惡習，辛苦捕魚的錢還不够還賭博的債，因此生活自然十分貧困。這位妻子起早摸黑，還是養不活一家五口人。當紅茹收掘的時候，妻子就到別人已經挖完的地裏去，尋找別人丟棄的，曬成幹供家人充饑，寒冬中又到別人已經放棄的棉花地，去搜尋劣質的棉花，用凍僵的手辛苦收集，叫丈夫去賣。誰知丈夫將這些妻子滿了眼淚、可憐的錢，又去輸得一乾二淨。多少次的灰心，已經使她的心身絕望，要走自殺的路。一看見孩子們個個面黃肌瘦的臉，母親愛憐和責任的心，又一次蘇醒，勉強自己再活下去。到丈夫胡混回來的時候，她又想去死……。正在這樣的掙扎之中，振慶來到桃花島，將主的福音傳給了她，從此這位活在悲哀之中的人間母親，得了主莫大的安慰。因見她如此淒慘的生活，振慶給她另取了一個名字，叫“沒藥”，以後弟兄姐妹常常親切地稱她為“沒藥姐妹”。甚至她的原名都記不清了。

所痛苦的是，丈夫的惡習却未見好轉，反而越過越惡劣，主只給她心中的喜樂，生活上却沒有什麼改變。這個試煉沒有使沒藥灰心，她反倒為自己所受的苦難覺得暗暗歡喜，因為若沒有這些苦難，她恐怕不會接受耶穌的救恩呢！

眼看這樣下去，孩子們會餓死，裏面好像有一種聲音，叫她往大陸去，正在這樣思想，她丈夫的兄弟來向她說：

“阿嫂！我要往大陸買紅茹幹，你去不去。”

因他知道嫂嫂的生活過不下去，只有去要飯了。沒藥心中雖然不願意，但覺得這是神在給她預備，也就很簡單的帶著三個孩子，大的兒子十二歲，還有九歲女兒，最小的二、三歲背在背上，一同上了船。在船上，孩子的叔叔說：

“阿嫂！我帶你到太陽出來的東邊去。”意思是可以在那裏遇見好運。但強烈的東風，無法把船往東方去，只好順風在西行，一直到晚上八點，船在大陸合鑿靠岸。

到了岸上，進了一個涼亭，裏面住滿了要飯的人，沒藥把席子鋪開，叫孩子們都跪下，一同禱告，父神看顧他們，禱告後，一個人將還熱的年糕送給他們，孩子們才沒有餓肚子。

天一亮，母親說：“兒啊！我們飯慢慢的要，最好讓我們先找到禮拜堂。”他們就往三山方向走去。

三山有一戶人家，主婦姓邵，是一寡婦，只有母女兩人（信主後，振慶為她改名為“羅大”，因她服事主正如聖經中的羅大）。是作裁縫的，但不識字，為人却是善良，只是從祖輩信迷信偶像。這幾天羅大正心中十分難受，因為幾天前，夜間作了一夢，清楚覺得自己的靈魂被一群豬在撕咬，她想逃走，一點也沒有力量，正在大喊救命，忽然醒來，當時大汗淋漓，心跳得厲害，却不明白是什麼意思。當然，除了加倍熱心的拜偶像，還有什麼辦法呢？

這天早晨，她和女兒正在吃早飯，看見門前走過一個母親和幾個孩子，就叫女兒盛幾碗飯來，女兒只盛了三碗，母親都給孩子們吃，女兒就拿一半給她母親，母親却不肯吃。羅大看不過去，又叫女兒再拿一碗來，她們吃完了飯，沒藥向她母女道了謝，就向前走去。走了不遠，羅大却從後面追了上來：

“你這位大姐，看你穿得乾乾淨淨，好像不是長討飯的，你在東畧西畧要飯後。如晚上沒有地方睡，可以到我家來吧。”

當時羅大不知道自己為什麼要這樣說，後來才知道這是有聖靈的意思。沒藥母子們走來走去，到晚上不知不覺又走到邵羅大家門口，兒子說：媽媽，這個大媽早晨說，可以到她們家去住宿，我們去不去？母親說：我們去吧，這一晚就住在羅大的家中。

五更時分，羅大輕輕從床上起來，拿了香燭到樓上偶像的神龕下面，拜了幾拜，就拿出火柴，要點香燭。誰知道不能點著，又點還是不能，如此好幾次。她的心跳得厲害，因為這天夜裏，她的家好似有許多鬼魔在屋內走動。現在這些鬼怪好像要從那黑暗陰森的神龕裏跳到她身上一個。因著心中慌亂，不得已從樓上下來，臉色十分蒼白。

就在此前，沒藥醒來，見不見羅大，就問她女兒，女兒告訴她說。“我母親在樓上拜觀音去了。”等到羅大從樓上下來，沒藥開口就說：

“阿姆，你的罪很重哪！”羅大一聽，很是生氣，心想我好心待你，你還說我的罪很重。但她爲人有修養，不肯立刻變臉，所以反問說：

“你說我罪很重，你自己呢？”意思是譏刺她。沒藥沒有羞愧的樣子，就從神創造天地萬物開始，一直到主耶穌釘十字架的救恩，認認真真地向她傳講。羅大聽著聽著，被耶穌爲罪人流血捨命的恩典大受感動，又希奇一個要飯的人，竟有這樣的知識口才，當晚就接受相信了。

第二天早晨，羅大對沒藥說：“阿姐，你敢不敢把我家樓上，那些假神牌位都去拿掉？”沒藥說：“可以，你去看著。”兩人一前一後，到了樓上，把羅大祖輩積存的偶像迷信之物，統統清除乾淨，兩人高興得真是無可形容，到這時候沒藥才知道，主把她從島上帶出來，原來有何等美意。

羅大一蒙恩得救，就把家中房屋，除了一條弄堂，四間小房給沒藥住，變賣所有，速速去寧波循道公會學聖經。因她渴慕真道，只有六個月，就能自己讀聖經了。從這開始，她到處傳揚福音，而且常常不吃中飯，在當時，別人還不知道禁食禱告的意思。離開循道會，開始在三山與胡祖習等弟兄們傳福音，再到昆亭等各地，到後來再也無處可傳了。

當振慶還在郭巨時，知道了羅大的景況後，自然爲主奇妙的工作，歡喜得不得了，有一天遇見與她同工的胡弟兄，振慶說：“如果在那裏沒有可傳福音的地方，是否叫姐妹到郭巨來。”後來羅大就來了，從此沒有離開。當振慶在爲主的工作中，羅大一直是她用禱告托住的好同工。羅大的靈非常細嫩，當振慶在會中傳講主的信息時，羅大常常以眼淚響應聖靈的工作，以至振慶自己也大受感動，整個會衆的心因此被主的愛抓住。在振慶監獄中受磨難的日子，羅大爲他流淚禱告，使他在極重的苦難之中，得以站立，沒有虧負主榮耀的名。

“……因他（她）屢次使我暢快，不以我的鎖鏈爲耻。”（提後 1：16）

第十章、總臺山上

“但聖靈在各城裏向我指證，說有捆鎖與患難等待我。”（徒 20：23）

郭巨的總臺山。有五級一個高過一個的小山頭，好像五個台，因此，郭巨人也把它叫做五臺山。山上有一個石屋，相傳古時兵士守望用的烽火臺。這石屋在五臺山最高的山頂上，建在中間略低窪地方。石屋年經失修，四圍長滿了野草，石屋下的草，一片倒伏，這就是野獸躺臥之處了。在這個人迹罕至的荒涼石屋，現在正有一位身量瘦小，面帶憂患的中年人，俯伏在石屋的草地上，向天上的神痛哭禱告，不知過了多少時候，振慶從地上起來，這時，太陽漸漸下山。從五臺山向西瞭望，落日餘輝把西邊的天空，渲染得五彩繽紛。非常美麗，而從山頂向東觀看，舟山群島暮色蒼茫中，霧氣從海中上升，群島的山峰正慢慢下沉，被黑夜的昏暗所遮掩。月亮從東方向西急行，從海中向天空彌漫的霧氣和雲層，使它時隱時現，群山因此也就時明時暗。

當天空全然暗下來的時候，郭巨鎮人家的燈火星星點點的亮了起來，鎮上的婦人趕雞鴨吆喝聲和不時的犬吠聲隨風從山下傳來。振慶又一次的跪下去，風從海上刮來，荒蕪的山頂顯得更為淒慘悲哀，野草的瑟瑟聲，使孤零零的石屋，在暗淡的月光下，如泣如訴……。下半夜時，振慶在荒草中睡著了。這是振慶人生中一場艱難的爭戰，是進是退，正在眼前。人畢竟穿上肉身，有誰不會體貼自己，不愛惜骨肉家人。感謝主的恩待，這一夜振慶在神面前痛苦的掙扎，猶如雅各在毗努伊勒，得勝的能力再一次充滿了他。從山上下來，正是太陽從海上升起的無比美景，振慶心靈中基督公義的日頭，也如火焰焰，在這個瘦小軟弱的人身上，顯出神莫大的能力。要向敵基督的整個空中黑暗權勢宣戰；

當振慶變賣所有的第二年（1949年），中國的政局就改變了。還沒有出郭巨時，各種的風聲，接連不斷，心靈的重壓，日過一日加重。神永不能測透的智慧安排，正要使中國的教會，遭遇烈火般的試煉，為要帶進更大的復興。

家中的禱告，已不如已往那樣可以隨意，而振慶的負擔也不能在家中禱告得以脫下。離開家三裏多路，有一條河，夜裏有人在那裏捕魚。振慶有時就在這河旁邊的棉花地裏禱告。秋夜的露水，使他的頭髮和衣服幾乎濕透，但每次禱告中神親自的同在，在扶持他面臨艱難的爭戰，時時加增他心中的力量。

雖然環境越加險惡，振慶更抓緊時間去看望各地的教會，到了三山，一位弟兄告訴他：“阿哥，現在已經開始抓人了。”話剛說完，一位很有追求的姐妹來告訴他：“弟兄啊！我昨日作了一個夢，夢見有一車白米送到我家，忽有一人把沙子撒在上面。你今天來了，這夢與你弟兄有關嗎？”這位姐妹心中著急，在家中捉了一隻雞，務請這位將要遭難她所敬重的弟兄，為著尚可見面時，讓他得一點享受。振慶知道這是主已經向他顯明，捆鎖很快就要臨到他身上了。為著那麼多軟弱的群羊；正需要看守堅固的各地教會，他的心一陣陣緊縮。振慶沒有說什麼，到屋裏拿了一個墊子，就到屋後的竹園地裏跪到地上，將頭伏在膝前，向主痛哭祈求。黑夜的氣溫逐漸下降，約在零下六、七度。振慶的衣服上，結下一片白霜。屋裏的弟兄姐妹把席子、棉被拿出來，振慶都謝絕了，他現在只有一個心願，就是要知道神的心意。到了清晨三點鐘，主喜樂的安慰臨到了他，他如釋重負，就進入屋裏，天一亮，照常聚會，他的手仍如沒有凍僵一般，令弟兄姐妹又是稀奇，又滿得安慰。

離開三山，到了沿海地方，有三天聚會，因著環境的壓力，魔鬼竭力的作工，弟兄姐妹的靈非常沉悶。振慶自己也覺得沒有力量，晚上聚會結束後，他拿了墊子，獨自走到村邊海塘下去禱告。一位姐妹告訴了羅大姐妹：“阿姐，胡弟兄拿了墊子，不知哪里去了？”羅大知道，這是弟兄又去外室禱告去了，那一位姐妹說完，就要脫衣睡覺，羅大說：“姐妹啊！弟兄在外面寒冷中禱告，你能睡麼？”後來那姐妹就與羅大兩人跪在地上流淚禱告。第二天聖靈又一次降在他們中間，使弟兄姐妹忘記一切懼怕，信心大得堅固。聚會結束了，振慶站起來，說：“弟兄姐妹們，地上沒有機會再見面了，我們天上再會吧！”說完之後，振慶自己也不知道要這樣說，後來才知道這是聖靈親處為他嘆息的說話，因為會中許多年老的人，振慶被囚以後，在地上果然再也見不到了。

離別沿海，到了永豐，有幾位弟兄姐妹一同談話，振慶不能坐下，就從前房走入後房，心靈中一首詩歌在他裏面響起：

“死于神旨決非空。

把我身體和靈魂，

全然獻給我主用！”

因著心中的激動，他無法安靜下來，羅大忽然從外屋進來，脫口說道：“阿弟，要禱告，要禱告啊！”說完有四、五個人跪下來，聖靈的憂傷大大地感動他們，以至

他們號啕大哭，這次的大哭，好像在給振慶這位屬靈戰士，上戰場廝殺送行一般。這些事在當時沒有人清楚知道，到後來才明白了。

主日到了，他就在永豐帶領聚會，下午的敬拜結束後，振慶說了一句：

“弟兄姐妹，起來！我們走吧，賣我的人近了。”

話音未落，一隻腳踏進門來，原來是教會屬世組織的負責人，稱為弟兄的張主席，帶著一個人，正從門口進來。這人要迎合世界，不顧教會聖潔，後來却在生活上顯出他的本相來。振慶很客氣地拿凳子給他，他坐下後，振慶問：“你們到這裏來，有什麼事嗎？”張說：“請你去加入我們的組織。”振慶說：“我不會去，”說完，隨口說了一句經文：“豈不知與世俗為友就是與神為敵嗎？”張點點頭，不再說什麼，起身走了，振慶送他們到門口，却沒有想到禍患就從這裏開始！

“神啊！祢曾試驗我們，熬煉我們，如熬煉銀子一樣，祢使我們進入網羅……。”（詩 66：11、11）

第十一章、第一次被囚

“有火發現，這火要試驗各人的工程怎樣。”（林前 3：13）

中國教會從十九世紀起，海外來華傳道達到高潮，到二十世紀初本國興起的復興，使中國的教會有了一定程度的增長，但人數在全國人口的比例上，還是少得可憐，“一粒麥子不落在地裏死了，仍舊是一粒，若是死了，就結出許多子粒來。”世界要興旺，就要活得好，活得發達。但神的教會和聖徒要得屬靈的復興，却一定要經過死，因為“若不死就不能生。”（林前 15：36）

基督徒蒙主教導，要“愛你們的仇敵，為那逼迫你們的禱告。”（太 5：44），因這，一切臨到我們，都是經過神的許可，有神美好的安排。藉著試煉，使忠心愛主的人得到操練，進入成聖而成為得勝者，却使那存心不正的人顯明出來。因為神的建造一定要金銀寶石，除此神不要任何裝作和外表的。因此基督徒沒有對逼迫我們的人懷恨在心，這些只不過是神所使用的工具。在這些浩劫中受損失最嚴重的，莫過于經不起試煉，紛紛向艱難屈膝的基督徒。所希奇的是，這些運動被後來的政府所糾正，但當時給教會造成難處的這些弟兄們，却不想“糾正”他們從前的態度。他們比政府更“左派”。

基督教會要“革新”的會議，在一個大禮拜堂裏開始了，全縣二十多處的長老、牧師、執事聚在一處，會議的主要目的，要他們彼此間檢舉各人的罪行，但矛頭却明顯指向振慶，因為那一位在聚會中要他參加組織的“弟兄”，已將振慶不肯參加的事報告上級了。在那偏激的日子裏，許多人被迫寫控告的話，條子越迭越厚，有的控告他不參加組織，有的因無事可寫，就寫他有婦女的事，有什麼理由呢？有了！就寫他以幫助孤寡為名……。

一位弟兄，要見證自己對上級忠誠，走到一位作寡婦的江姐妹面前，這位窮寡婦，振慶和弟兄們曾經幫她家幹過活，他認為，要她起來控告振慶自然“條件”充足，于是問她說：“你寫了檢舉信沒有？”江答：“我看胡弟兄沒有不好的地方，沒有啥可寫的。”這位弟兄趕緊去報告政府，說江是包庇胡的。為此，這位貧窮的寡婦江姐妹，被判刑坐牢五年。只可惜這位出賣弟兄和姐妹的人，也沒有能得世界好處，不光被戴上壞分子帽子，家中也不得安寧。因他有貪婪的事，信徒也厭惡他。

振慶回到家中，想起即將離開親愛的妻子和孩子們，心頭的擔子十分沉重，但他不知道到底苦難到什麼程度，他也不願妻子擔憂，沒有把開會中的情形告訴她，一天晚上，振慶實在難受，便對妻說：“愛啊！近幾天我心中難受，真不知爲什麼？”妻對他說：“是啊，家裏有那麼多孩子，應當爲他們打算啦！”振慶心中知道，他所說的和他心中所存的根本是兩回事，好像一個在天一個在地一般。

振慶又拿起一個他常在禱告中使用的墊子，向離家有幾裏路的茅崗山走去，他一步步向山上爬，山上有一座庵堂，他繞過去再向山上走，來到一處僻靜無人到的岩石下，跪下禱告直到天亮。第二天，再向山上走，直到山頂，站著禱告。先向東方，爲柴橋、大碶地區各地教會；再向西方，爲五鄉、寧波東鄉等教會禱告；

“主啊！求祢紀念這些教會，紀念弟兄姐妹？紀念罪人的靈魂，主啊！求祢牧養他們……。”

從山上下來，他的負擔脫去了，心中又無比平靜，準備爲主獻上一生，相信主是與他同在，并且也悅納他的禱告。

第二天，即 1955 年 7 月的夏天一班人馬來到徐家洋。因爲振慶的家已經搬到這裏來了。這些人徑直往他家而來，前面一個身量高大是復員軍人，穿著褪了色的軍裝，後面跟著全副武裝的公安人員，那氣勢使孩子們嚇得大哭起來，振慶還不知道這是來逮捕他的，拿出凳子請他們坐，公安人員沒有坐，威嚴地拿出一張紙，說：

“你叫胡振慶嗎？”振慶答。“是的。”那人說：“我們奉上級命令前來逮捕你！要你簽字。”振慶就依從了，那復員軍人拿出一根牛耕田的犁索，將他反綁起來，這個身材高大的人，用力把綁索拉得很緊，使振慶的頭很快垂下去，額上的汗大滴大滴的流下來。宇光這時十二歲，剛從外面回來，一看見父親被綁得如此痛苦，不禁嚇得渾身發抖。。

一位公安員，抓著振慶的綁索看守，其餘的人就進屋抄家，只抄出聖經和一些日記之類的紙張，別的一無所有。公安員問振慶說：“這是你的嗎？”然後就把振慶鬆綁，簽了字，又綁上，這次要松一點，否則，在這極重的捆綁下振慶可能活不成了。這是第一次，以後在振慶的一生中不知爲這痛苦的捆綁受了多少苦。

這是一次肅反運動，在鎮海被抓的人約有二百多人，振慶是先逮捕的人，第二天有更多的人被抓來，夜裏就躺在石板上，許多人在田裏勞動時被捉，腳也來不及洗，以至赤著腳上滿了泥巴，再過了一天，就被解到鎮海去。一到看守所，神的話臨到

他：“父親，燔祭的羊羔在哪里呢？”（創 22：7）振慶并不理解這是什麼意思，幻想著關的日子不會太長，因他實在想不出自己到底犯了什麼罪。過了一個月，看守所長叫他去把飯錢拿來，他還以為就要回家了。豈知這樣一關，就是幾十年（從 37 歲到 64 歲，中間稍得釋放）。1956 年 5 月 1 日，鎮海法庭判決胡振慶下列罪狀：

- 1、破壞三自革新。
- 2、私立家庭聚會。
- 3、貪污財物。；

（因他的聚會處有二條小凳，一塊小黑板，一架破舊風琴，是基督徒公會被炸彈炸壞後，自己修理好拿來使用的，其它再也沒有可以指證貪污的東西了）。

法庭宣讀判決書：“判處有期徒刑七年，解往內蒙古服刑”。

神的話又臨到他：“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時候祂必叫你們升高。”（彼前 5：6）

判決後一個月，一工作人員來對他說：“胡某，我們跟你講明，你的事有出入，你可以去上訴。”胡答：“不用了，時候過了，神已經為我安排，沒有意思了！”那人說：“你可以去。”胡因這人的勸說，就寫了一張上訴書，總共只有四十來個字，令這位勸訴的人希奇。其實振慶對此并不抱希望，因他深信一切都在神手中。上訴書大意是：

- 1、我只與三自主席一次和善的談話，沒有任何反對國家和三自的言論。
- 2、我們聚會是按照聖經的，歷來都是如此：
- 3、聚會中的用具，是我自己用錢作的，沒有一樣東西是我貪污來的。

這些簡短的上訴，不知有否用處，以後振慶還是被解往那遙遠的內蒙古，走神為他所預定的道路。因為：

“因我所遭遇的是出于祢……。”（詩 39：9）

第十二章、艱難旅程

“主向我說：你去吧！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裏去。”（徒 22：21）

振慶和被判刑的犯人一同從鎮海押解起行，到了寧波火車站，再乘火車到臨平，就是浙江省第一監獄。這裏約有二萬多犯人，電網與鐵絲網把監獄團團圍住，大圍牆裏又有小圍牆，監房都有編號，建造得非常嚴密。進入這裏，給人一個清楚的感覺，就是你是一個失去自由的人。振慶第一次領受這鐵窗風味，心中有說不出的孤獨，想念妻子和孩子現在不知如何，更想念教會中的弟兄姐妹們，不知是怎樣過屬靈生活。現在唯一的安慰，就是深信主是永活的，信祂必永遠與他同在，也與他的家和弟兄姐妹們同在。有許多犯人被判無期徒刑，叫他們在采石場幹敲碎石子的工作。

在臨平暫住沒有多少天，臨傍晚的時候，犯人們被召集到一塊大場地中，人數約有二千，管教人員要他們把東西全都帶齊，放在各人身邊，然後管教人員走來，用腳踢犯人的包，凡踢出去的，都不准帶走，犯人們只是木然坐著，等候發落。

不一會，一位領導模樣的人站在一個用石塊作成的高臺上，用普通話向犯人說話：

“犯人們聽著，政府已經決定，要把你們這些犯人帶到內蒙古去，加快你們的改造。現在準備出發，路上不許說話，排好隊伍。只許你們老老實實，若有任何不服命令的活動，必將從嚴懲處！”

隊長的話還未說完，二千多人一片低低的嗚咽哭泣聲，每人的頭都垂得很低很低，這些犯人中有受運動衝擊，被一夜間打倒的政治犯，也有多少面容清白，雙手細嫩的知識分子，他們將離開溫暖的家鄉，到他們從無想到那遙遠的內蒙古去，怎能不哭泣難受呢！在這一片悲嘆的痛苦聲中，振慶心靈中又一次清楚響起去年主向他說的話：

“我要差你遠遠的往外邦人那裏去！”

在他旁邊的幾個犯人已經注意到，這位身材瘦小的犯人，高抬著頭，滿面的笑容，令他們希奇的是，他不像是去內蒙古服刑，倒像是去作官享樂一般。有人懷疑他是不是傷心太過，精神錯亂了呢。他們怎能知道這位基督的僕人，和他們受苦截然不同——他們受苦，或因爭名奪利，被人暗算；或因政治不測受人陷誣；或因肉體放蕩敗壞犯罪。而他却是為義受苦，却在受苦之前，主已預先告訴他了。許多到內蒙去看

管犯人的看守人員，也是為命令所迫，他們豈願離開溫暖的南方？但振慶却是為神所命，甘心樂意地去為主作那美好的見證。神是與他同在，他們怎能知道他內心喜樂的秘密呢！

在這暫住的幾天中，令振慶另一件歡喜的事，就是他遇見了三位同遭患難的弟兄，他們是為著寫信規勸屬世基督教組織的領導胡某，因而一位胡弟兄被判十年、朱弟兄被判十二年（後因在獄中傳福音，被加刑，共在勞改場和留場三十年）。小胡弟兄判刑時二十三歲，結婚剛不久，妻子只有二十一歲，是很有技術的產科醫生，丈夫判刑後，別人都勸她改嫁，她沒有動搖，他們因此剝奪了她產科的工作，叫她去做繁重的苦工，她在白天含羞忍辱，到了晚上，孤孤單單地獨自一人，幾乎每夜的眼淚把枕頭濕透……

朱弟兄是針灸醫生，因他常為犯人醫病，使隊長減少許多麻煩，隊長很敬重他，允許他在監房跪下禱告。以後從勞改場被釋放，他作了一詩：

“風風雨雨三十年，山山水水六千里。”

橫披是“耶穌領我！”

二千犯人從臨平監獄的後門出發，到火車站去，時間已在後半夜時分，這天夜裏月亮很暗，只有看守們的電筒光在一閃一閃地發亮。一路上是三步一崗，五步一哨。監守人員全副武裝，一副嚴肅的氣氛。犯人們默默地走路，誰也不敢說話。振慶緊緊地跟在他們身後，只聽前邊有人喊了一聲：“啊！我的背包帶斷了。”隨後“啪！”的一聲包掉在地上，只聽看守厲聲說：“快走，不許撿！”隊伍又不停步的向前走去。

這是一輛裝貨的火車，犯人們都走進去，在車廂的底板上席地而坐，天剛亮時，火車就向北開動了，這次的路途是痛苦的行程，因火車不能多帶糧食，每天早上八點鐘，給每個犯人一小碗的碎餅乾沫，只有到車站停車時，才可以分到半杯的涼水，只因水實在太少，餅乾沫難以下咽，車上通風不足，人的內火發燒，大多數犯人都流了鼻血，四天四夜擠在一起。各人身上都長滿虱子，渾身奇癢難受。

四圍雖然充滿了悲哀的聲音，但振慶卻不斷地禱告默想，因他知道他將去的地方，繁重的勞動、嚴密的看守正在等待著他。急難還沒有臨到前，他已經過許多次的禁食，現在身體雖然軟弱，但不覺得十分難受。

那些沒有受過禁食“訓練”的人，在這悶罐似的貨車廂裏，受著乾渴、饑餓、窒息、惡臭和虱子侵襲的煎熬，自然難以忍受，其實，更大的痛苦還在後頭呢！

“心中嚮往錫安大道的，這人便為有福，他們經過流淚穀……。”（詩 84：5、6）

“神是我堅固的保障，祂引導完全人行祂的路。”（撒下 22：33）”

第十三章、遠遠之地

“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，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，從黑暗中歸向光明，從撒但權下歸向神”。（徒 26：18）

四天四夜的痛苦旅程，終於挨到押送的終點站—內蒙古呼和浩特火車站，犯人們下了車，沿路上又是三步一崗、五步一哨，走了約有大半小時，來到一個工廠，大門上寫著：

“第二十二改造大隊、新生磚瓦廠”

這個大隊有七千犯人，時值西北大建設，犯人的工作，就是作磚。

到改造現場的第一件事，就是加緊搭住房，先用樹木搭好架子，上面用柴鋪好，再用腳踩爛的泥抹在上面，就是住房了。沒有床和席子，地上用小米秆、玉米秆一鋪，算作床鋪了，犯人們一排排睡進去。發風的時候，灰塵飛揚，地上、棉被上厚厚一層，用手可捧。犯人太多，便桶又少，因此糞水橫流，要去便桶，腳都被陷下去。犯人們因白天工作勞累，天氣又冷，為要多睡一會，滿是污泥的雙腳只得往棉被裏鑽。

從臨平出發時，發給大家五斤重一件棉衣、一件背心。此外再無別的禦寒之物了，所以感覺非常冷。這裏最冷時有零下四十度，在棉被上呼一口氣，立即結成冰，呼出的氣，會形成極細的雪花。從廚房出去，衣服上的水氣，立即結成冰變硬；剛打來想洗澡的水，可看見面盆中的水很快凝結，冰在盆中像小山一樣突起來。整個冬天無法洗衣服。對生活在南方的人來說，自然苦不堪言。耕牛在幹活時用棉被披著，但在勞改場的牆上，寫著：“此地無冬天！”的口號。

過了五月初五，冰雪開始融化，原來在泥屋頂裏，由人們呼出的氣所結的冰就掉下來，棉被又一次被弄濕。夏天的雨水很少，只有靠引地下水使用。

內蒙古人以牧養畜牧為主，這裏的草場上有牛、馬、羊、駱駝，牧民們在夏天割草收聚，冬天給牲畜吃。振慶到時這裏還沒有回教，所以他們把牛、羊及狗肉之類，用火烤了。放在口袋裏，隨時食用，這些肉也當作他們的主要食糧了，所以他們穿的棉大衣很油亮，因為吃肉時無法洗手，就擦在衣襟上。振慶從沒有經歷這樣的寒冷，他的手脚常常發麻，不聽使喚，全身常似水澆一般寒冷，這樣的寒冷有時還得出去作工，戴著的口罩結冰如瓦片一般，有時凍得全身僵硬，寧可躺下去，永不起來，強如

勉強活著，受這樣的痛苦。但主是他的力量，“我差你到遠遠的外邦人那裏去。”的呼召，是他今天受苦的印證，所以聖靈的喜樂一直充滿他，心頭的溫暖時常勝過這外面的寒冷。

一個從浙江定海來的犯人，叫徐仲慶，是地主，被判刑六年。他實在錯過了一次蒙恩的好機會，因為有傳道人住在他家一個月，他弟弟相信了這位救主，他為著地土產業，沒有時間為靈魂的永生，接受福音，現在地土、產業充公，還身受監獄寒冷的苦痛。振慶時常向他傳福音，他却不肯信。在這樣的苦難中，他實在不能忍受下去了。在一個大雪紛飛的日子，犯人們用凍得僵硬的手仍然在場上工作，終於等到收工了，他仰天長嘆：

“暫生暫世做次人，為何做得這麼苦啊？”

他來到振慶這裏，對他說：“老胡啊！我判了這六年刑，在這生不如死的地方，怎麼辦呢？你為什麼一點不著急啊！”

振慶說：“判六年不好嗎？做犯人壞嗎？這是人生最美麗的一頁，比方說，人白眼難看，一定要有黑眼珠；大脚瘋也難看，該小的地方要小，該大的地方要大。”

簡單的幾句話，摸著了仲慶的心，雖然當時沒有表示相信，但“這是人生最美麗的一頁”，無論如何不能忘記。他回想他從前不肯接受耶穌，一心要加增土地，加增產業，沒有想到，因此被劃成地主，受那麼大的罪。倘若沒有這些苦難，他勞勞碌碌地經營，哪有什麼功夫去思想靈魂的事，現在身陷囹圄，忍受寒冷苦痛的生活，還不知前途吉凶如何，呵！人生啊！你竟給我今天如此美麗的一頁。讓我重新正視人生的現實，思想人生的意義，評價人生的價值。他終於蒙聖靈的光照，實實在在地接受了這一位為他捨命釘十字架的主耶穌。

他接受主耶穌後作了一夢，看見一棵桃樹，上面結滿了鮮紅的果子，他因饑餓急不能耐，就摘下一顆，一口咬去，裏面都是香得不可言狀的精肉，口中甘甜無比，一覺醒來，主溫暖的同在。眼中飽滿感恩的眼淚，主似乎在向他說話：

“孩子啊！這就是你人生最美麗的一頁，因我已經收納你，為你預備了沒有眼淚的天家！”

從此，這位徐仲慶，再沒有憂愁嘆息，主的同在占據了他的全人，無論寒冷艱難，臉上始終平靜安穩，令別人無比驚奇。

仲慶蒙恩以後，他對振慶如父親般親愛，雖然他們的年歲幾乎相仿，不多幾日，他們都好像有預感，他們在一起的日子，已經不多了。一個夜間，他將頭靠在振慶的胸前，臉對臉望著他，像孩子般偎依在母親的懷中，過了一會，仲慶說：“哥哥，你有那麼多的兒子，能給我一個好嗎？”過了一會又說：“等我有一天出去了，我一定忠忠心心愛耶穌！”

第二天，隊長進了他們的監房，威嚴地說：

“徐仲慶！拿起你的東西，跟我走。”

仲慶的眼淚立即流下來，他一邊收拾東西，一邊哭泣，因他知道，這一次的分手，見面的機會就不可能了，當他就要動身，忽然號啕大哭起來，他拉著振慶的手，哭得快要昏倒一般，隊長好像也受了感動，不知道這兩個犯人有如此深厚的情誼，過了一會，他在他背後一推說：“走吧！”這一次的分別，從此沒有再見面，也不知道仲慶在以後的運動中，喪命了還是活著。總之，他已經明白了什麼是人生最美麗的一頁，他也活在他救主安慰同在的美麗之中。

主知道振慶所處的環境，他好像很有步驟的要振慶拯救那些痛苦的人。一位從廣東來的青年犯人，只有二十多歲，因血氣衝動說了對政府不利的話，因此被判刑十年，他因灰心，對自己完全絕望，在內蒙這個寒冷痛苦的地方，他再也不想活下去，幾次有意向有武裝警察看守的監獄大門沖去，目的是要他們將他打死，看守們因他幾次鬧事，很不耐煩，就將他銬住毒打，甚至昏死過去。這樣幾次折騰，他的精神明顯崩潰，在幹活時常常站著發呆，看守和犯人們都氣惱他，後來就沒有人再理睬他了。在這位青年快進入死亡邊緣的危險時刻，振慶在無人注意的時候，靠近他，向他講說天上父神和主耶穌愛的信息，這位青年聽著聽著，眼淚大顆大顆地掉下來，被痛苦煎熬、麻木的良心慢慢蘇醒過來，等到末後，他和振慶跪在地上，向主耶穌悔改而接受了主的救恩，從這之後。他不想去死了，也不再呆呆地獨自苦想，幹活也甘心樂意。振慶在這些救人的工作中，心中得了莫大的喜樂，他知道父神差他到這裏來，是有何等的美意，這些在地獄門口徘徊的可憐罪人，父神是何等的愛憐他們呢！

一次，他看見草原上的駱駝馱著重物，在主人的引領下任勞任怨地向前行走，忽然，他被聖靈感動，隨即作詩一首：

“捏住我小手不放，背我騎行經沙漠；

使我夜間詩歌唱，領我到生命泉旁。

懇求賜日子恩典，為義受苦絕怨言！”

振慶所能靠近的人，他總是將主的愛告訴他們，這中間有信，也有不信的。似乎到再沒有人肯接受他所傳福音的時候，神定規的安排又一次的來到，來內蒙第二年的三月份，一份改判書下來了，上面寫著：“撤銷原判，釋放回家。”當隊長來向他宣告這個信息時，隊長問他：“要否留場？”他答：“我有家，要回去。”但隊長走後，振慶反而心中翻騰起來，一夜不能睡覺：“主啊！祢不是差我到這裏來麼？”主却沒有回音，第二天，他就把日用品留給廣東的青年朋友，又是一場難捨難分的哀哭，以後振慶就沒有再見他的面。之後，他就去買了往杭州的車票，時間到了他又不平安，就走到退票處，售票員說：“車快開了，不能退票！”無奈，只得蹣跚著上了車，因他的心靈好像一直告訴他，他的苦難沒有完，後來的事實知道，苦難確實沒有過去。只是有一位姐妹在向神痛哭哀求，神才叫他暫時回來。

現在振慶坐在回家的火車上，窗外急閃而去的江山河川，似一幅幅圖畫從眼前消失，回想一年前從這條鐵路去的時候，乾渴饑餓的艱難景像，又一次浮現在他眼前，他更是想念在內蒙勞改場，那些已經接受救恩的朋友們，不知他們的前途如何，只有心中默默地為他們禱告。到了杭州省公安廳報到，他說：“國家工作人員，請讓我再回內蒙去吧！”那位身穿制服態度嚴肅的工作人員，非常驚奇地看了他一會，說道：“你這是什麼意思？人家還是求之不得，叫你回去，你不想回家麼？”

振慶答：“我是為耶穌坐牢的，耶穌好像還要我坐下去呢。”那人又看了他一會，拿起一張紙，填上一些文字，蓋上章，然後以和善的語氣對他說：“快去吧，到本縣公安局再去報到，不要再說什麼了。”

回到家中，第一句話就說：“愛啊！耶穌不要我了。”妻子趕快接過他的簡單行李，說：“啊！弟兄啊！不會、不會，耶穌不會丟棄你的。”雖然妻子給她安慰的話，但心靈的負擔仍不能放下，因著主苦難十字架的吸引，他無心與妻子家人傾談離別想念和內蒙寒冷的痛苦，就拿禱告墊子，要兒子宇光和他到屋後竹林裏去禱告。宇光因只有 14 歲，在半夜回屋裏了，父親却一整夜在神前求問，為何主使他提前回來？

當妻子清瘦的臉上顯出笑容的時候，振慶忽然想起在他遭難的時候，他向妻子說的話，因為主實在應允了他，使他在內蒙遙遠的地方，沒有使他“徒勞空跑”。

“那帶種流淚出去的，必要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。”（詩 126：6）

第十四章、第二次被囚

“祂垂聽窮人的禱告，并不藐視他們的祈求。”（詩 102：17）

自從振慶弟兄入獄後，他的屬靈同伴邵羅大姐妹，一直忠心地堅守教會的純正立場，而這時的教會在無神論的重壓之下，已經奄奄一息，行將徹底關門，多數傳道人爲了保全自己，與世界聯合，教會已極度荒涼。羅大姐妹雖然到處奔波，又奮力禱告，回報的只是許多的冷面和無情。萬般無奈之下，唯一的希望，是請振慶回來，恐怕能挽回一些弟兄姐妹的心。

她流淚哀哭的祈求：“主啊！祢讓我那苦難的弟弟回來吧！主啊，哪怕只是見一面也好。”主聽了她的禱告，振慶就被奇妙的釋放回家，這就是他爲什麼好像負擔沒有放下之故。振慶在家住了五、六天就到三山去看望這位他所敬重的姐妹，因當時的環境仍是非常緊張之故，他心中不免憂慮。當他正爬上三山嶺的時候，主給他一句話：“國中太平，沒有爭戰。”給他莫大安慰。多年爲福音奔波，爲教會的勞苦，加上教會在重壓之下，使羅大姐妹身心受了莫大的損害。振慶進入門內，上前叫了一聲：“阿姐啊！我回來了。”她一句話也說不出來，淚水像驟雨後的溪水，從她深陷的眼眶裏流下來。因她希奇主竟如此聽了她的禱告。到此振慶才知道他的回來，是她禱告的緣故。在振慶第二次來幾年後，她雖然已經眼瞎，還是被捕判刑二年，罪名是不肯加入宗教組織。當振慶還在獄中，她刑滿釋放，不久，因在獄中身心衰殘和爲教會極度的憂患中，離開了人世，到她所心愛的主那裏去了。

振慶趕快再到郭巨去看望姓劉的弟兄，因知道劉弟兄已經重病在身。這位劉弟兄，在環境的試煉面前，站立不住，而加入了屬世宗教組織。從前在振慶剛蒙恩時，他與劉弟兄、羅大三人一起聚了個令振慶終身難忘的會，劉講創二章二十五節經文：“當時夫妻兩人，赤身露體，并不羞耻。”這一節經文在那一天發出奇妙的亮光，給以後振慶在一切羞辱痛苦面前莫大的力量，因爲是與主耶穌在一起“赤身露體”蒙羞，而不覺得羞耻。當劉弟兄還未失敗，有一次振慶在他苦難中去看望他，問他：“弟兄，你對苦難是如何認識？”劉答：“母親啊！苦難是我母親，”當時心志非常寶貴，現在却不是這樣。

現在這位曾被主所重用的弟兄，因著懼怕難處，向環境屈服，將神的教會出賣給世界，振慶經過內蒙這樣痛苦的生活，現在心中安然，且有說不出的喜樂。當進入房

間時，正聽見劉弟兄在懇求他的媳婦，叫她拿衣針劃破他的身體，因他全身腫脹，皮膚如石頭般堅硬。而媳婦站在床邊，眼看著她受苦的公公，兩眼噙滿淚水，垂著雙手，一籌莫展。振慶進去，叫了一聲，可能是痛苦太深，或者良心有愧，病人的表情木然，好像如沒有分開過一般，豈知振慶被弟兄們“檢舉揭發”已經判刑坐過監牢，正從寒冷的大西北回來呢。

劉弟兄望著振慶，忽然大叫起來：“神啊！約但河為何這樣難渡呢？神啊！祢的審判義哉誠哉。”振慶默默地站在他的床前，心靈的負擔好像一片空白，竟想不出該說什麼話才好，只得找了一處地方，跪在地上為他切切禱告，然後聖靈引導他為郭巨的教會禱告，這樣足有半天。就在振慶禱告後不久，劉弟兄就去世了，因著在半夜的緣故，竟無人看見。這樣一位弟兄走得那麼悲慘，令振慶心中思緒萬千，神又好像特意叫振慶回來，給他在屬靈生命上，上一堂有益于他一生的課程，使他明白自己今日的站住全在乎主的憐憫，也看見為主受苦是何等上算值得。

這次的釋放，另一件可紀念的事，就是他兒子宇光的得救。羅大因著眼睛完全瞎了，就被接到振慶家中，一天，她叫住振慶，對他說：“你兒子這樣唱蓮花落（蓮花落得流行于浙江的屬世曲調），還像神的兒女嗎？”振慶一聽，心頭一驚，因慚愧只顧外面的工作，忽略了對子女的屬靈教養，急忙和兒子一同跪下，自己先向主痛哭認罪，宇光跪在一旁，在羅大老姐妹和父親的哭聲中，蒙聖靈大大光照，起來向主承認罪孽，主的生命進入他的裏面，他重生得救了。如果他的兒子沒有得救，後來振慶在監獄裏不知還要加增多少痛苦。

他家最小的女兒，也在這一次短暫的自由中生長下來了，振慶常常說：“主給我一兩黃蓮，却給我十斤蜜糖。因主總是把甘甜給我。”因此給女兒取名“蜜”，即胡蜜。

大陸各處看望之後，振慶就向海島去，堅固還存留有心願跟從主的信徒，令振慶傷心的是，許多在平安時期傳過道的牧養人，現在多已退後，反而那些從前沒有一點名聲的信徒，仍然持守主的道。

一個主日的早晨，他向一處叫新砌頭的聚會家庭走去，剛走到一半，裏面一個聲音：“行路停在這裏！”振慶一驚，只得聽從裏頭的意思，走回家去。姐妹問他：“你這麼快就回來了？”振慶說，因為有攔阻。過了幾天，一禮拜六，他又去，剛進入門內，那家不信的丈夫，立即從後門走出，去報告鄉政府，民兵就把他押去了，不

過關了半天，晚上將他釋放，第二天主日還是照常聚會。不過這一次，成了後來重新抓去的罪狀之一。

他現在又乘船從海島回來，面對蒼茫大海，匆匆逝去的大小島嶼，振慶的心忽然興起一陣波動。聖靈在啓示前面路途又有艱難在等候。在島嶼相接的狹窄之處，船槳泛起層層污泥，回想他目睹人世的艱苦坎坷，在船上作詩一首：

一、苦海沉世，非我永久家鄉，

天上福樂永遠，浩瀚無疆，

擦淚再奔剩下未完之程，

求主偕行，免我孤苦傷心。

二、苦海沉世，非我栖身之處，

潑海洋波，萬靈啼哭無數，

穡多任務少待到何年何月？

勉我前進，莫使我靈疲竭。

三、苦海沉世，遙望彼岸甜家，

永享安息，再無疲勞乏力，

享受更深，淚痕主必擦盡，

慰我遠超人世所曆鬱驚。

釋放回來十個月，胡蜜生下約二十天，振慶從海島回來，一進家門，就見家人一個個眼睛紅腫，知道環境又一次臨到了。次子聖光告訴父親，公安局的人來過了。家裏的人又哭起來。振慶心中平靜鎮定，因他從內蒙回來，就已知道，這次回來不會長久，他是人回來，心却沒有回來。他向坐在凳子上低頭流淚的妻子說：

“愛啊！再莫哭了，請你給我弄一點飯，讓我走吧，他們來抓，還是我自己去，省得他們麻煩了。”當妻子作飯時，振慶就打點行李、被鋪，住在不遠的樓弟兄也來了，振慶很快的吃了一些飯，他們就一同跪下禱告，羅大因眼睛不能看見，所以一直坐著，她的眼淚好像已經流完，或者她已知道弟兄將走的路，她只說一聲：

“阿弟啊！主保佑你。”振慶說：“阿姐呵！你多保重，我還要回來看你的。”

振慶又抱起女兒；尚未滿月的小胡蜜正在熟睡，父親在這個時候，眼淚再也忍不住了，他用淚眼注視她那甜甜的小臉，她哪里知道她的父親就要告別她，走向幽黑深

重的牢門，人世間悲慘的一幕，正在她睡夢中悄悄逼近，而她仍然不知不覺，偶而還舒眉一笑。父親端視良久，對她說：

“小兒啊！願神賜恩給你。”

說完淚如雨下，滴在女兒臉上，女兒終於“哇！”的一聲醒來，母親趕緊接過去，她怕丈夫因此站立不住。在幾間屋門口一位已信主的鄰居，眼見此情此景，忽然號陶大哭起來。因她怕政府的逼迫，不敢走近，當這鄰居得嚴重胃病不能治愈時，振慶向她傳了福音。因生命年幼，只敢在遠處觀望。

振慶對樓弟兄說：“弟兄，我們走吧！”說完就徑直向路上走去，樓弟兄挑著行李，走在後面。只聽身後傳來一片哭聲，振慶頭也不回，一直大踏步往前，因他知道若再回過頭去，他肉體深處的軟弱會占上風。兩個孤單的身影從山間小路的盡頭漸漸遠去、漸漸遠去，轉過一個山崗，看不見了……。

“手扶著犁向後看的，不配進神的國。”（路 9：62）

第十五章、滿杯的苦水

“我們爲祢的緣故終日被殺，人看我們如將宰的羊”（羅 8：36）

振慶又一次離家被囚，走了。在他第一次遭難時，有一位沈姐妹每月給他的家寄去五元錢。現在已經有了四個孩子的家庭，最大的宇光只有十四歲，小女兒生下還未滿一月，家中實在再沒有值錢的東西，險惡的環境下再沒有人敢來看顧他們，就是那些有心愛主的人自己也是朝不保夕，有的抄家、被關，有的監督勞動，誰還有力量關心別人呢。

產期還沒有滿月，作振慶憂患同伴的妻子張愛靈，家庭艱難的重擔，就落在她身上。因著環境緊迫，弟兄姐妹不能進“反革命分子”的家，否則必要受牽連。她再也不能享受一點作產婦的“清福”，可以躺在床上，得家人的服事。無奈只得起來，洗衣作飯，撫養這些孩子們。但哪來的米呢，沒有菜還可將就，買一點鹽，再炒一下，就可過去，但總不能沒有糧食。

一次，兄弟們因家中無米，就一同往山上采野菜，他們不知道什麼好吃不好吃，就拿回家中燒煮了趕緊的吃，因爲實在餓得不行。哪知食後全家人整整一夜上吐下瀉，那一夜孩子們的哭聲、母親呼求主的聲音，從那歪斜的破房中傳出來，睡夢中的村裏人都被淒厲的哭聲所驚醒。第二天，有人爲他們找來醫生，醫生一見那尚餘剩的野草，驚呼起來：“啊呀！這種草很毒，十有九要喪命。只因你們又吐又瀉，才不至死啊！”這是主眷顧了他這些困苦的孤兒寡婦，在急難中保全了他們的性命。後來母親再也不許孩子們到山上采野草了。

怎麼辦？總不能叫孩子們餓死。唯一的出路，就是去山上砍柴，再挑十二裏路的鎮海街上去賣，賣得的少許錢，就趕緊買米，回家給孩子們度日。所以砍柴要頭天下午先砍好，到第二天天還未亮，就要趕路，稍遲一點就沒人要了，開頭幾天，愛靈獨自去賣，因天黑，眼睛不好，不知跌了多少回，愛靈的一隻眼已經完全沒有視力，只靠一隻眼作事，在家裏還過得去，現在在黑夜裏挑著柴擔趕路，就可想而知了。這條路上有一個破舊的涼亭，每次愛靈在一百多斤重擔的精疲力盡之中，就在這裏歇一歇，當然天還是很黑。

一次發了大颱風，渡船停開，母親被阻在對岸，那一夜是母親最難熬的一夜，她懇求別人，得以寄宿一夜，外面狂風大作，飛沙走石，母親挂念家中的孩子，整夜的

眼淚沒有停止，她只得跪在神的面前，流淚向祂懇求，求主保護她的孩子們不遭大難。第二天，她急急等在渡口，等渡船一開，就趕到家中，一看，孩子們都平安無恙，心頭一塊石頭才落了地，向主獻上感恩的眼淚。在兩個月前，他們從一間木樓中搬了出來，另租一戶人家居住，在這場颱風中，這木樓被風刮倒，家主被兩個住在他家的石匠拉出去，才免喪性命，若是她的孩子們還住在這裏，性命就沒有了。

愛靈仍然不停地砍柴去賣，換來微薄的收入，一天都不能停止她的勞累，許多次有好心人到她家來說：

“我看見你們母親又躺在地上，頭上都是血，旁邊有一擔柴，你們去把她抬回來吧！”

以後，宇光不顧一切，一定要與母親同去，這樣，在這條彎彎曲曲的山間小路上，在天還未亮的霧色蒼茫中，常常可以看見一個挑著大擔，一個挑著小擔，跌跌撞撞向鎮海走去。在渡口上，因為孩子太小，挑著柴常常碰著別人，被人謾罵是常有的事，每次母親總是以笑臉向他們道謙，等到上了岸，兒子常常看見母親的臉上挂滿淚水。

土地已經歸集體所有，一個夏天，母親在生產隊幹活，扛抬西瓜到河邊裝船去賣，婦女們一邊抬，一邊在隊長沒有看見時偷偷地吃，那天天氣非常炎熱，愛靈因自己是基督徒就沒有敢碰一下，那位和她同扛的婦人說：“愛靈啊！人家都吃，就難為你嗎？”說完拿起一個西瓜，用拳一敲，將那小的一塊給了她，愛靈因口中乾渴，禁不住試探也就吃了，但良心的痛苦，比那乾渴還要難受。等到後來，丟在地上西瓜皮實在太多，隊長就追查起來。別人吃了很多，大家都互相庇護，末了有一婦人說：

“我看見反革命的家屬，張愛靈在吃西瓜。”

這一說，隊長立即下命令，把張愛靈捆起來，綁到樹上，等收工後召開社員大會，批鬥這個反革命家屬，愛靈立即被幾個身強力壯的小夥子，用繩子綁到樹上，不知綁得緊，還是因羞辱的緣故，她的頭垂得很低很低，汗水和淚水大顆大顆地流下來，這天晚上孩子們都沒有吃飯，哭著哭著幼小孩子睡著了。直到批鬥會結束，母親才拖著困乏的身體回到家中，大的幾個孩子在等著母親回來。母子們又是一場抱頭痛哭。為著這件事，愛靈一直非常懊悔，她痛悔沒有勝過那惡者的試探，更難過的是她連累了主的名。這件傷心事直到她因病去世。

愛靈被捆綁的事，并不一定是爲著那一小塊西瓜。因她是反革命家屬，又是從別處搬來的，以後生產隊中那些惱恨基督信仰的人，常常留心她的行動，爲著她不肯向國家的領袖鞠躬崇拜，不知又挨了多少次的捆綁和批鬥。

喪失孩子也是她人生中悲痛的另一頁，還在弟兄尚未被囚時，有兩個兒子在幼年夭折。在政局改變的艱難時刻，振慶已經受到嚴密監視，有時只得暗暗地出去。愛靈除了繁重的家務之外，也抽出時間去看望有難處和初信的人。一次，第三個只有兩歲的兒子，發了高燒，宇光和兄弟輪流抱著他，母親去看望一位姐妹去了，父親又不在家，他一直喊叫著要媽媽，兄弟們沒法，只得將燒熟的冷蕃茹喂他，到母親回來時，雖然懇切禱告，主還是讓他離開了世界。

這樣的艱難之中，這位基督囚犯的妻子；主的使女，仍然沒有絲毫怨言，忠心爲主站住，父神也沒有忘記她們，在無可指望之中，仍把他們帶過去。這位出生于優裕家庭的弱女子，在這樣重大的磨煉中，能够靠主得勝，實在要顯明神的恩典和大能，叫鬼魔蒙羞，叫世人希奇。歸榮耀于神！她在自己極大的痛苦中，沒有忘記她苦難中的丈夫，總是常去看顧他，勉勵他，使弟兄在困苦艱難中得安慰不少。從前神攔阻那位溫州的女子，不讓她與振慶成親，現在顯出神何等的智慧！

“所以神的民歸到這裏，喝盡滿杯的苦水。”

“你撇下孤兒，我必保全他們的命；你的寡婦可以倚靠我。”（詩 73：10，耶 49：11）

第十六章、富春江畔

“主阿！願被囚之人的嘆息，達到祢面前；願祢按祢的大能力，存留那些將要死的人。”（詩 79：11）

一九五八年一月，振慶從家中出來，到鄉政府，立即被關押起來，因沒有專門關犯人的地方，只得被關在樓梯下面，本來這裏當廁所用，把便桶拿走，就算是臨時看守所了。寒冷的一月，地上沒有稻草之類的墊物，雖然振慶自己帶著棉被，還是很冷，因著回憶在內蒙的困苦，這裏自然好多了。

過了幾天，振慶就被武裝民兵，押往縣公安局。公安局的工作人員似乎早有準備，振慶一到，就給他看一張逮捕證，上面赫然寫著：

“錯誤釋放，重新逮捕歸案。”

振慶簽了字，進入看守所，又被關押，等候重新審判。這個監房裏面，關著一個六十幾歲的老人，患了第三期肺病，罪名是陪日本人抓游擊隊，坐在監中被病患折磨得生不如死，他口中一直念念叨叨，說自己實在有罪。當振慶進來幾天後，他挨近他，對他說：

“你這位先生，我看你端端正正；特別兩樣，為何你沒有憂愁，又不願隨便說話。”

振慶說：“我是信耶穌的。”然後向那人傳講主的福音。後來那人說：“呵！是這樣，你這位耶穌真好，我也要信。”振慶說：“可以，但你要禱告。”他說：“你教我吧。”看守所的監房，因人多，空氣非常混濁，放風在上午八點，只有十幾分鐘。每天吃兩碗粥，放風的時候一到，犯人們立即涌出去，時間在這裏實在太寶貴了，這位初信主的犯人，等到犯人走完，急忙跪在地上，禱告起來：“求耶穌救救我，作我中保，免我罪過，救救我靈魂。”

這個監房朝西，到了夏天，真悶熱得如蒸籠一般，一個南京人剛被押來，他一進入，熱得在監房裏走來走去團團轉，到了晚上，成群的蚊子又向犯人輪番進攻。

判決下來了，又被判七年。押往浙江的富春江，建造發電廠的大壩，這是中國進入三年最艱難的時期，在這裏的苦難，比在內蒙更甚。振慶幫助患重肺病的信主朋友，為他背行李，攙扶他上下車。

一九五八年八月二十三日，各地的犯人開進富春江，到了工地現場，一萬多人擠在江中小島上，因犯人住的草棚未造好，只有睡在毛竹林裏，到了早晨，渾身是泥，許多犯人怨恨重重，振慶却笑容滿面地對人說：這是“露宿甘眠”呢！別人只得以苦笑回報。

草棚搭了七天，犯人們就搬進去，從此艱難的工作開始，振慶被分配作打碎石子的工作，出工時間是凌晨二點半，收工要到晚上九點鐘。吃的飯每次一小碗稀飯，加一個小指頭般粗的洋葱，三餐合起來，也不够吃一頓飽。兩人所抬的石子，磅稱過磅有二百多公斤，因場地有限，堆的石子很高，抬上去，滑下來，再上去，又滑下來，如此好多次，在看守嚴厲的訓斥下，再拼著命往上爬……。因著饑餓疲勞常常有人倒下去，投江自殺的人幾乎天天發生，餓死的、患痢疾和各樣病患死去或自殺的犯人們，用粗陋的木板一釘，權當棺材，兩人一具，草草在山上掩埋，沒有多少日子三百多人就死去了，犯人們因活不下去，逃跑的事也常有發生，看守用槍射擊逃跑人的槍聲，時常響起，開頭槍聲一響，犯人們總是心頭一驚，到後來就習以為常了。逃出去的人畢竟不多，許多犯人在逃跑中被看守用槍打死，掉入江中的，再搭起來，吊在樹上示眾，以此警告犯人。到了半夜，極度疲乏急急要休息時，成萬人吵鬧和搶奪的聲音，實在難以入睡。許多剛來時強壯的青年人，不多日子，都是皮包骨頭，走路用兩根木頭拄著，隨時快到倒下去。當草棚還造好的時候，振慶和一位來自紹興的犯人，童柏安睡在一起，童柏安因去上海做二趟生意，在那不測風雲的年代，是妻子的“告密”而判了刑，這個在世不肯吃虧的大漢，現在連一件衣服都沒有。因家人要與這個投機倒把犯劃清界綫。童直到下霜的日子，仍然赤著身子，振慶就把僅有的背心和一條被子送給他。當然童柏安是不肯因這些“恩惠”而冒失信耶穌的。潮濕的地上，上面又沒有一點遮蓋，童嘆息道：“阿呀！這裏的生活怎麼過呢？老天哪！保佑我們吧！”振慶却微笑著說：“神必有預備！”然後恭恭敬敬地低頭禱告，還不住地說讚美主、讚美主，令童柏安莫名其妙，坐了牢還要讚美耶穌，天下哪有這樣的怪事。在以後的日子裏，更使童柏安稀奇的是，這個胡振慶總是揀重活幹，並且從來不說一句得罪人和怨言的話。因著童身材魁梧，食量又大，饑餓比別人更加難當。在那視糧食如同性命般的日子，振慶忍著極大的饑餓，每天塞給他一個紅茹。這事在許多年後，童每想起，就熱淚盈眶，對人見證：“天下沒有這麼好的人。”每天上午九點，下午三點，他總是要唱讚美詩。一天，童柏安聽見隊長對他說：

“胡振慶，你一天到晚唱耶穌的歌，反動到底，要加你的刑！”

振慶回答：“我就是為耶穌到這裏來，自願加刑。”隊長竟說不出話來。童後來對振慶說：“阿呀！我的老兄啊，你不要太頑固了，加刑可不是兒戲啊！”振慶說：“我的耶穌為我釘十字架而死，我甘願為祂受苦，還怕加刑麼！”以後，振慶照常唱詩讚美神。

十二月的一天，一個嘉興犯人楊梅行，因不堪忍受這艱難的生活，投江自殺，兩岸一萬多犯人都站著觀看，看守們也垂手站著，也可能是水太急，無法救助。在這湍急寒冷的江水中，眼看他在急流中時隱時現，快要沉下去，這時，童柏安急速脫下外衣，跳入江中，冰冷的江水刺痛骨頭，他奮力游過去，將他拉上來，楊得救了。童這次救人後來承認這是主的聖靈在他裏面工作有關。隊長走過來，厲聲說：

“童柏安，沒有命令而下去救人，你知道這是要處理的嗎？”

童說：“救人還要命令，這個我不知道。”

那位患肺病第三期的犯人，因肺病會傳染，就在一座小山脚下，為他搭一座草棚，當振慶好不容易找到他時，他已經是骨瘦如柴、氣息奄奄了，他看見振慶第一句話就說：“請你為我禱告啊！”振慶跪在他的床前，流著眼淚將他交托主耶穌，求主救他的靈魂，減輕他的痛苦。在以後的不多幾日裏，這位實在得罪國家，得罪神和人，在人看沒有指望的犯人，在富春江勞改工地的草棚裏去世了。因著神的安排，把他放在振慶的同監房裏，得著了主耶穌的救恩，在這裏告別了世界。

發電廠大壩工地，繁重的勞動還在繼續著，成批成批的人在饑餓，極度疲勞的困苦中倒下去，沒有能再爬起來。振慶的身體，一切能拼上的，已經消耗殆盡，現在耳鳴眼花，全身酥軟，每走一步路，都要付上艱辛的代價，何況還要擔負沉重的工作。在這裏，除了石頭和黃泥之外，連一株草、一隻小蟲都難找到，犯人們要想另有可以充饑的辦法，一錢希望都沒有。每天艱苦的勞動，仍然從凌晨起來，被看守怒吼和鞭打，驅趕到工地上去。

一天後半夜，犯人們來到工地，天上黑雲重重，四圍群山的草木在疾風中，發出淒厲的呼嘯，偶爾聽見夜鳥一、二聲哀怨的鳴叫，更增添這悲憤的氣氛。振慶和犯人們來到江邊工場，眼看自己即將要倒下去。他在夜色蒼茫中踉踉蹌蹌來到江邊，富春江的水嘩嘩地向東流去，它們好像不願多看一眼這人間悲劇，也想不出法子向這位即將倒下去的囚犯有一絲安慰，只有含羞流淚匆匆離去。振慶面向大江跪在沙石上，仰起頭來，凝視片刻，忽然大聲呼叫：

“神啊！這世界的味道我嘗盡了，我的神啊！我的神，我不要再嘗了！”

這聲音在山谷中迴響，好像如泣如訴，一聲一聲傳向遠方。呼呼的風聲中，看守和犯人不知有否聽見，時間和人的聲音好像凝固了，一時間都默然無聲。只聽見山上的樹木、野草在風中的嘯聲和富春江的滾滾流水，在與這位飽嘗憂患，主耶穌的囚犯一同哭泣號陶！

父神聽見了祂兒女的哭聲，不久，富春江地區連降九天九夜的暴雨，洪水從上游奔騰而下，大壩工地犯人們用血淚所堆積的石子，被洪水一掃而完。洪水過後，看守們又命令犯人們繼續搶班工作，沒有幾日，第二場暴雨比前一次更大，共下了十四晝夜，工地上的石料再次被沖得無影無踪。中國進入“自然災害”，一九五八年七月三日，勞改場上級的命令下達了：

“撤銷富春江發電廠勞改大隊，遣散犯人，停止建造大壩。”

振慶和他的苦難同伴，離開這個令人傷心，終身難忘的地方，離開了埋在荒山上囚犯同伴的骸骨，走向新的勞改場。（富春江電站延至 1969 年建成）。

“他們因受督工的轄制所發的哀聲，我也聽見了，我原知道他們的痛苦……。要垂所被囚之人的嘆息，要釋放將要死的人。”（出 3：7，詩 102：20）

第十七章、特別犯人

“所以你們不可丟棄勇敢的心，存這樣的心必得大賞賜。”（來 10：35）

富春江水庫工地的撤銷，振慶和犯人們被調到喬司勞改場。

這裏屬於杭嘉湖平原，犯人們有蕃茹乾飯吃，情形比富春江要好一些。但緊接著極度的饑餓還是臨到，在三年自然災害中，看守犯人的隊長也吃野草，何況犯人們了。當時餓死的約有一半以上。犯人們被組織，派人去挖野草，到了晚上，就大家分開吃。有時挖來刺柴的根（荊棘的一種），曬乾後，到畜牧場磨成粉後吃，大便就秘塞了，無奈，犯人們就相互摳出來。因著饑餓，犯人們幾乎見什麼吃什麼，癩哈蟆、昆蟲、小魚、泥鰍，只要能抓到手，都統統塞進嘴裏。振慶沒有吃這些東西，他只拔地上的草，有時實在餓得不行，也摘未成熟的番瓜、小桃和稻麥，因他想起大衛在饑餓之時，也吃他不該吃的陳設餅。未囚前他有一百二十來斤的身體，現在只有八十餘斤了。

中國的反右傾鬥爭在這時開始了，勞改場內的牆上貼起大字報，犯人們也相互檢舉，小組會議幾乎天天舉行，犯人是無論如何都要發言的。國民黨主席蔣介石，在臺灣要反攻大陸的風聲，更加添緊張氣氛，看守們對犯人的監督也越發嚴厲。犯人們的心如同提到嗓子眼，整天惶惶不可終日，不知何日會遭來殺身之禍。一天夜裏，一個犯人因驚嚇過重，在夢中驚叫起來，立刻就被從監房中拖出去，鎖上鐐銬。

每次小組開會，振慶總是不發言，犯人小組長無法說服他，只好向隊長報告，隊長也不能說服，就一級級地向中隊、大隊、場部、武裝部反映，這些領導就來找他訓話，振慶一聲不響。神的時候沒有到，他們都拿他沒辦法。以後開會，犯人中的學習組長又催逼振慶要他發言，勞動組長說：“公雞不會下蛋，隨他算了。”後來就把他放過去。

隊長看見這個組征服不了他，就把他調到一個從前做過國民黨特務的犯人石組長手下。這人在作特務時經過特別訓練，治人有一套本領，犯人們在他手下，只得服服貼貼地聽從他。背後就給他一個綽號“魔鬼組長”。除了各種虐待和欺負之外，石組長還叫振慶幹重的甲級工，吃減少了量的乙級飯。當這些辦法還是行不通時，就叫振慶每次在他們學習的時候站著，直到組長說到了時候，才可以停止，否則就要深更半夜地站下去。白天已經饑寒交迫地累了一天，夜裏還要這樣站下去，這實在不是容易

的事，但振慶愛主心切，寧可受苦，也不說虧負別人的話，因為要麼不說，說了就必定要說些無中生有捏造的話，叫別人無辜受苦。因為在那個年代，會陷害別人，是積極分子了。學習在晚上七點開始，振慶在六點鐘就已恭恭敬敬地站好，犯人們你看看我、我看看你，都稀奇他這個“天外客”。組長再也拿不出什麼辦法來。這樣有幾天，一次一位隊長走過，看見別人都在吃飯休息，振慶端端正正站在那裏，就問：“這是怎麼回事？”振慶告訴了，隊長笑了一下就說：“你這個人沒有辦法了，回去吧！”從此，這個欺人從無敵手的石組長，在振慶面前完全服輸了。

運動的勢頭一直加增，隊長在開會中也盯住了他，非要他認真“學習”不可，振慶對他說：“報告隊長，我在家裏早上起來靈修禱告，晚上也讀經禱告，以前在這裏沒有時間，現在你們學習開始，我禱告開始。”隊長看著他，心想發怒，却一時找不出刑罰他的辦法。

在運動中，犯人每年要寫二張自我檢查報告。在別的犯人，這是為自己表白的機會，雖然能得益處的可能微乎其微，但犯人要寫得好却不是容易的事，弄得不好，會帶來禍患，因此免不了要絞盡腦汁。振慶却把這個“自我檢查”當作他為主作見證好機會，他寫得很簡單：

“要求隊長給我帶銬、禁閉、加刑，因為我的信仰不能改變”。

幾年中一直是這樣。一次，振慶把報告送到大隊部，大隊長說：“好吧！就照他所說的辦吧。”振慶在門外聽得真切，就回到監房，打好小包，穿好衣服，準備坐禁閉，等到深夜，沒有人來叫，他就又脫衣睡下去了。還有一次，振慶把自我檢查寫好給了犯人廣播員（專門負責傳達一個中隊裏隊長的命令，每中隊有犯人二百，分二十個組，廣播員比組長大。）廣播員就把犯人和組長們都集中起來，給他們讀振慶的“自我檢查”說：“天下沒有這樣稀奇的人，別人都要求減刑，而他却要求加刑”。

在富春江和振慶曾同住過童柏安，曾有一段時間在一個組裏。一次振慶把寫好的自我檢查，放在襯衫口袋裏，早晨起來掉在鋪上，被童拾到了。童一看，非同小可，別人是想方設法要求減刑，這個胡振慶在要求加刑，想到他平時勞動認真、待人和氣，臉上一直顯出喜樂的笑容，想不到內心有這麼厲害。聖靈的感動，進到他的裏頭，那一天起，這位來自紹興的犯人，從心靈中接受了主耶穌的救恩。不久童柏安擔任組長，他就處處保護振慶。吃飯時，振慶還沒有到，如果按著平時，這個老實的基督徒，犯人們吃去他的飯，是沒有問題的，後來柏安就不許他們動一下。

振慶一直為著他的主，忠忠心地作美好的見證。早晨出工時，犯人管工具的把工具拿出來，別人都搶好的，振慶從不去搶，等別人拿過了，他才去拿別人所剩下的。犯人們為了減刑，在有機會表演自己的地方，總是顯出積極的樣子，振慶却不去與他們相爭，因他知道他們內心的痛苦，把可以得隊長稱贊的機會讓給他們。時間久了，隊長也看出了他的為人，有時坐在犯人們幹活的地上，對著犯人說：“這個胡振慶，樣樣都好，就是信耶穌不好。”為著對他行事放心，隊長就叫他去管菜園的苗圃。這個苗圃要供應幾百畝地，幾十輛小車進進出出運菜苗，組長也要聽他的指揮，這是他生活敬虔得外邦人稱許的見證。

雖然這樣，管教人員和犯人們，對他把信仰看得比生命還重要的心志，總是大大的不滿，每次小組的鑒定表上寫著：“抗拒到底，頑固不化，帶著花崗石腦袋見神。”中隊、大隊的鑒定表上也都這樣說。因此別中隊的隊長們也都知道有這麼個頑固不化的人，當隊長們看見他時，對他說：“胡振慶！你這樣下去，要槍斃了，你不難過嗎！”振慶向他們笑笑說：“把我送到天堂去，不是更好嗎！”隊長們搖搖頭，無話可說，就走開了。振慶也在那些日子裏，為自己改名叫“胡勝”，因他深知他不是為自己爭戰，乃是為神的國度爭戰，神要藉他和像他一樣無用軟弱的人，將撒但從天上打下來！

一個軟弱瘦小的囚犯，竟有這樣令人不可思議的膽量和勇氣，世人是無論如何想不通的。這正是神為何用塵土造人的奧秘所在，因神要用軟弱的泥土，打敗那本來侍立在神面前，有著尊貴地位，但不守本位，被神廢棄屬靈氣的天使——魔鬼撒但。從前神稱贊約伯，鬼魔不服，它認為人敬畏神，只是得了神的祝福和保護緣故，所以神容讓撒但去對付約伯，但約伯在鬼魔所興極大的苦難中，仍然敬畏神，沒有因苦難棄掉神，神因此得著了榮耀。今天，神照樣容讓魔鬼，苦害這位在人眼中看為軟弱的基督徒胡振慶，但鬼魔照樣全然失敗了，他不但願意受苦，還常常要求加刑，令鬼魔極大的羞辱，在神審判這個敗壞世界惡天使的時候，要讓它無話可說，羞羞愧愧地下到永刑硫磺火湖中去！

“……在生產的艱難中疼痛呼叫、……婦人生了一個男孩子，天上再沒有它們（魔鬼）的地方了。”（啓 12：2-8）

第十八章、神的隱密處

“我所作的，你如今不知道，後來必明白。”（約 13：7）

振慶在苦難中一直有一句話作他的力量：“誰曉得祢怒氣的權勢？誰按著祢該受的敬畏曉得祢的忿怒呢？”（詩 90：11）。這時，邵羅大姐妹還未去世，因著想念這位在困苦中度日的忠心姐妹，當他還自由時，振慶常勉勵她，對她說：“阿姐啊！你坐著、站著、說話行事、或哭或笑，都是種。你種什麼，就收什麼。”此時他就想在信中用所得的這句話去安慰勉勵她。他在明信片上寫上這節聖經，又寫了：“我得了雙胞胎”意思是有二人因他傳福音，已經相信了（一位即童柏安）。寫好後，外面貼上紙，再寫上別的話。誰知這封信被隊長發現了，他們就把這事告到杭州中級法院、檢察院，很快，加刑判決書，發到勞改場：

“在服刑期間，進行反革命活動，加刑五年。”

喬司勞改場，當時有規定，犯人逃跑一次，加刑六個月，兩次加刑一年。加五年是沒有先例的。參加加刑宣判大會的犯人有上萬名，振慶被反綁著押到臺上，面向會場，獄警用手把他的頭壓得很低很低。當宣判書宣讀到加刑五年時，犯人們轟的一聲，大家都面面相覷，因為這是從來沒有的事，所以犯人們非常奇怪，因為只有坐監的人才知道加刑五年是什麼滋味。判決後，勞改場特別派一人監視他，怕他因此而尋短見，觀察了一段時間，見他與從前沒有兩樣，就不再監視他了。

加刑後，振慶對於出來的事，已經絕望，反正不想出來，心中反而好受了許多，妻子來看他，在短短的時間中，他們倆都蹲下，振慶說：“愛啊！我只配受苦，不配享福，連累你啦！”妻帶著淚眼輕聲說：“不要說了，主知道！”以後只得匆匆離去，因為時間不允。

振慶表示自己并非犯罪的囚犯，就不肯穿犯人的衣服，隊長也無法強迫他。他從家中已穿了二年的一件卡琪單衣，在勞改場又穿了十二年，從九月份穿起，直到第二年五月脫下，破了沒有可補的布料，就拾犯人扔下的破鞋，拆開把它們一塊塊補上去，到後來實在重得與棉衣一般。

環境一直非常緊張，又被加了刑，振慶心思難免波動，因一直有一個聲音控告他，說他給羅大寫信是烏撒的手，羅大姐妹不必他去安慰，因此心中煩惱，自然是免不了的。在勞動中，振慶比以往更少說話，但神的安慰却常常臨到他，一次在勞動間

隙中，振慶蹲在地上默想，主在他裏面說：“雅各是我所愛的。”（羅 9：13）他忽然如夢中醒過來，神使他想起，在中國教會進入急難試煉的時刻，那些要保全自己性命的人，都進入屬靈的黑暗中，自己雖身陷囹圄，但蒙神何等恩惠呢！眼淚流下來，在乾旱得發白的土地上，成了一灘流淚谷黑圈。

振慶為自己并無挂慮，但他為家庭的憂慮和擔子却不能使他平靜。因著妻子想念她的丈夫，寫給他的信中有一句話：“我的頭啊（這是愛靈姐妹對丈夫的尊稱）！我的眼淚誰揩呢？”為此他傷感了許多日子。振慶給妻子回了一信說：“我留下平安給你，我所賜的平安不像別人所賜的。”因監獄犯人寫信是沒有自由的，意思是主必不丟棄你，振慶以此安慰痛苦中的妻子。後來他又寫一信：“我的愛啊！從來沒有人恨惡自己的身體，總是保養顧恤，難道我會把你忘記嗎？難道我會把你撇下嗎？”這些信是振慶在主前經過多次禱告，蒙主啓示才寫的，若不然有加刑禁閉的危險。後來這些信給當時還在受大難的教會得了許多幫助，當弟兄姐妹聚集讀這些信時，聖靈大大地感動他們。聽見這些信時，常常全場痛哭。主並沒有錯，祂要僕人作祂所要作的工，因此振慶雖然在悲痛中，心靈却從主得著無比的安慰。

振慶憂疑自己，是否因著那一次的寫信，失去了神的同在。一次，犯人們下午不去勞動，中午時勞動組長說：“麻雀在啄剛播下的西瓜籽，有誰肯去管。”主的靈提醒振慶，叫他不可失去這個愛的機會，他就答應說：“我去吧！”播西瓜的地，因無人幹活，非常寂靜。振慶用竹棒驅趕麻雀。聖靈大大充滿了他，以至他整天下午的眼淚沒有間斷。在此振慶與神又一次有了美好的交通，聖靈滋潤的同在，在告訴他，神沒有離開他！他就在那裏向主獻上心願：

“求主教我怎樣為人，代禱寫信傳福音。

使我一生謹遵旨，行祢眼中看為正！

啓示我、光照我、引領我、保守我；

直到年老發白，把祢能力傳後代。”

喬司住了七年，振慶就被調往衢州勞改場，剛爬上汽車，神的話又臨到了他：“大衛無論往何處去，耶和華都使他得勝！”（撒下 8：14）他趕緊將頭轉向車廂角落，免得人看見他的眼淚。文化革命的運動，已經開始，衢州勞改場搞得濁浪翻天。大字報寫錯了，就是反革命，許多隊長今天鬥別人，一夜之間也成了被鬥的“壞分子”。每天黑夜，勞改場裏的哭喊聲、打鬥聲、口號聲不絕于耳，許多隊長被靠邊

站。警衛和看守們，在晚上要特別訓練，幾十人排在一起，拿著槍，口中大喊：“沖啊！殺啊！”

在這樣險惡悲慘的日子裏，犯人的命運，是朝不保夕的，振慶心頭緊縮，不知道這個日子如何度過。刑期被加增，環境更緊張，腹中又饑餓，幾乎要把人壓碎一般。振慶為著多有眼淚，走路時總是用草帽遮住頭。神的看顧却沒有停止。在一次中午吃飯時，振慶打開飯盒，無意中向主獻上一個禱告：“主啊！祢使我比仇敵更有智慧！”（詩 119：98）。聖靈說不出來的嘆息，給他清楚的印證，眼淚成串地掉下來。神聽了他的禱告，其實，在這急難悲慘的日子，主更是無時不刻與他同在。不久，又要寫自我檢查了，他就憑著神給他的智慧，寫了既沒有改變自己信仰的話，又使人無機可乘。隊長看了他的檢查，竟召集犯人開會，在會上告訴他們說：“你們今後寫檢查。也要像他一樣寫。”就這樣，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麼回事的情形下，被減刑半年。神有祂的時候，不然，在那“史無前例”的日子裏，振慶在還沒來得及為神作完見證，就要遭遇不測了。

艱難的日子還在繼續著，有一次振慶在耙田，因饑餓和疲乏幾乎快要死去，聖靈指示他，到一片桃林的地方，這時桃子早已過了收穫季節，自然已經摘盡了。他聽從聖靈的意思，用手撥開葉子，就見葉子下面有幾個鮮紅可愛的大桃子，那鮮美甘甜的滋味，使他真如置身在伊甸園裏一般，這事給苦難中基督囚犯極大的安慰。在人看像他這樣的人，已經被“摘”不能存在了，但神的保守，這顆初熟果子在神的時候還沒有到時，却使他如奇迹般地保留下來。

這事果然照神所顯明的美意，那次的加刑實在有神的許可，振慶到後來回家的時候才知道，在文化大革命中，他家鄉所在的小港公社，懲治人的刑具有二十多種，如老虎凳、坐燒紅煤爐，身體內用氣筒打氣等等，若不是那次加刑，像他這樣兩次坐牢，對“反動宗教”的基督信仰，頑固不化的“花崗石腦袋”，回家來是沒有活命希望的。

1969年7月23日前幾天，隊長告訴他：“你的刑期滿了，可以準備回家了”。但現在回去，連一件衣服都沒有，他就從半夜起來，從棉被上剪下一塊，中午時偷偷地縫成一件短袖衫，因為若被發現，便要追究破壞公物的罪，因為這裏私人的棉被，也算是公家的。總算沒有被發現，再到出監隊學習了十多天，就被放回來，回到鎮海，先到公安局，再到法院、公社、大隊、生產隊一路報下來。回到家，向妻子第一句話說：“愛啊！我歡歡樂樂地帶禾捆回來了。”

“因為我遭遇患難，祂必暗暗地保守我；在祂的亭子裏，把我藏在祂帳幕的隱密處，將我高舉在磐石上。”（詩 27：5）

第十九章、不配有的人

“……受窮乏、患難、苦害，在曠野、山嶺、山洞、地穴、飄流無定，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。”（來 11：37、38）

文化革命還在繼續，振慶回到家僅一月，紅色“颱風”（政治迫害）刮起，又被民兵抓了起來。這次抓的有他家中三人，振慶和他的妻、大兒子宇光。綁振慶的民兵力氣很大，收繩子的時候，用膝蓋狠命地頂住他的頸項，以至振慶頭上的汗水似黃豆般地冒出來。解到半路，遇見大媳婦，她就用衣服擦去公公的汗水，又給他戴好草帽。神給振慶一句話：“網羅破裂，雀鳥逃脫！”（詩 124：7）。他就知道這次的難處不會長。母子倆關了幾天就放出來了。後來振慶關了一個月，再解到大隊鬥了一場，就把他放回來，但義務勞動，從此就不停息了。夏天農忙時去生產隊曬稻草，就是別人不要幹的活，中午不許休息。冬天農閑時別人可以休息了，就叫他去挖溪溝，用以農田疏水。

一次，天下著傾盆大雨，沒有風，也沒有人影，連鳥叫的聲音也沒有，山巒和田野灰濛濛的一片。振慶却被命令挖溪溝，開頭咬著牙拼命的挖，只因雨下得太大，衣服裏外都淋濕了，身子凍得瑟瑟發抖，這裏無處躲雨，又不能回去，否則批鬥會更變本加厲，在這痛苦時刻，他想起耶利米哀歌中的一句話：“我是因耶和華忿怒的杖，遭遇困苦的人。”（哀 3：1）他就向神大哭，雨聲和哭聲溶成一片，天空的雲層，垂得很低很低，好像要靜聽這位神兒女悲痛哭泣的聲音。稀奇，就在振慶這麼一場大哭，寒冷和傷心，不知跑到哪里去了。天光從父神的寶座前照進他的心頭。無比的溫暖，驅散了他的悲涼和孤苦。

農曆十二月的一天早晨，雪下得有一尺多厚，天氣很冷，村上的治保（村裏管治安工作的）仍然叫他去挖溪溝。當他用凍得發僵的手在挖掘石頭，把它們從流著寒冷雪水的溪溝中撈上來。這時，一群小孩子穿著厚厚的棉衣，嘻嘻哈哈地走在雪地上去上學，一看見他，就跑過來罵道：“他是個反革命，來啊！拿石頭打他。”一塊塊的石頭向他扔來，振慶沒有躲避，只是用善良的目光看著他們，主保護了他，使石頭沒有打中他的要害。讚美的歌聲，想不到此時在他心中響起：

“十字架，十字架，永是我的榮耀……！”

從前聖靈感動他：“夫妻兩人赤身露體，并不羞耻。”好像發出新的亮光，給他莫大的安慰。——因他知道這是為基督受苦，雖然“赤身露體”，但并不羞耻。

不論白日黑夜，義務勞動完了，還要寫“改造彙報”，送到治保那裏，等他看完，治保說回去，才可以回去，不然要站著，仍像等候發落的犯人一般。至于被關被鬥，好像是家常便飯，好多的日子裏，夜晚被關在廁所裏，白天就自己拿著凳子，頭上用細鐵絲挂一塊木板，上用大字寫著“罪狀”和他的“反革命”身份，等到時間多了，那鐵絲深深地陷到肉裏去了。

振慶也有軟弱的時候。一天，他知道明天就要去批鬥了，而魔鬼的控告和灰心，使他的喉嚨像被硬物塞住那麼難受，無論怎樣禱告都不能脫下，振慶對妻子說：“愛啊！明天的批鬥我擔當不住了。”姐妹沒有說話，就跪下來和他一同禱告捆綁撒但，振慶立時得了釋放，覺得滿了力量。振慶深知道，這位他憂患中的妻子，實在是神為他安排，後來振慶在獄中，為失去這樣一位屬靈上的好同工，悲痛得無法形容。

為著在勞改場的十多年沒有看聖經的機會，振慶回到家，就急忙把大籬筐倒放，上面罩上棕衣，裏麵點上煤油燈，把頭伸進去，讀聖經，讀一會，就放好蚊帳，跪在床上禱告，因著民兵查夜查得很緊，如果知道振慶仍在讀聖經，這是不得了的事。

為了防備聖經被抄走，他將聖經拆開，一小本、一小本地看，一次一位慈溪的姐妹來他家，振慶剛和家人在讀聖經時，民兵沖進來，把聖經拿走，定罪“私藏反動宗教書籍”而又一場批鬥。批鬥後，他們叫振慶站在當中，大隊長問他：“胡振慶！你把槍枝彈藥放在那裏？”

振慶脫口說：“大隊長！你說到哪里去了，我又不是當兵的，哪來槍枝彈藥，我家只有一本手抄本。”這一說，大隊長就叫民兵點著汽油燈去振慶家搜查，手抄本沒有搜到，民兵因找不到他們想要的東西，在混亂中，不知是誰從他們家一本《毛主席語錄》，撕去毛澤東的像，對振慶的妻說：“你看，你們家多反動，竟敢把主席的像都撕下來，好吧！我們會找你們算帳的！”第二天，大隊還是把振慶放了，到家還有半裏路，就聽見家中哭成一團。這次的哭，可說是胡家最為淒厲絕望的哭。因為“誣衊偉大領袖”，是要槍決和判重刑的。振慶到了家，家人的心稍稍寬慰一些，他就叫他們全家都跪成一圈，他領全家人禱告，又將他二歲的大孫子明道抱在手中，奉獻給主。這一夜振慶沒有睡，仍然為這件事禱告，直到心中平安得了釋放。蒙主憐憫，惡人的杖沒有落在義人頭上（詩 125：3），這場災難被主帶過去了。

現在振慶的工作，是到小港做義務勞動，挖掘河渠。民兵和他同去，他們空手在後面走，振慶則背著許多工具，腰都被壓彎了，對這個“無產階級的敵人，反革命分子”，當然不應該可憐他，否則要被人稱為“階級立場”不堅定的人。

早在宇光結婚時，因著沒有房子。生產隊隊長出于同情，借給半間倉庫暫作住房，在運動激烈的時候，還是收回去了。不得已就只得住在豬舍裏，等到第二子聖光要結婚時，連豬舍也沒有了。振慶到山上找到幾塊廢棄的棺材板，叫兒子們鋸開作橫梁，用向日葵的杆子作椽子，再用山上的茅草蓋一下，權當住舍，自己就住在裏面。一次，防疫的人要驗血，叫宇光去叫他父親，醫生來到草棚一看，說：“這裏豈是人住的地方，不要弄錯了吧？”振慶出來笑著說：“醫生啊！這裏有神的同在，好得無比呢！”自此振慶常常對弟兄姐妹說，要“生活簡單、衣履樸素；茅舍陋室，心喜受苦”的話，真正應驗在他自己的身上。

“世界又恨他們，因為他們不屬世界，正如我不屬世界一樣。”（約 17：14）

第二十章、第三次被囚

“他們是基督的僕人嗎？……我比他們多受勞苦，多下監牢……。”（林後 11：23）

振慶的第三次下監。是在文革的波浪洪濤中來到的。在這次的被囚中，他與患難與共的妻子，在地分別了。

在家雖然過了約三年，但批鬥和義務勞動並沒有使他在家安然享樂。愛靈因丈夫多次被囚和在外挨鬥，又因家中繁重的擔子，身體一天天地衰弱下去，蒼白的臉上如加上一層黃臘，營養的極度缺乏，花白的頭髮多已成了黃色。

1973年夏，振慶要到登步島去的負擔，已經好久了，一面為著環境緊張，一面也為著這位與他若即若離的憂患妻子，已經病臥在床，心中不忍離開。這樣的掙扎過了好久，振慶因心中不安，就禱告說：“主啊！如果這是出于祢的意思，求你為我預備同伴。”過了兩天，一位姐妹來看望他的家，振慶說了這個意思，姐妹立即答應說：“可以讓我的兒子陪你同去。”他既已看為這是出于神的安排，就在這天晚上，整夜禱告。當第二天早晨要動身時，妻子還睡著，振慶站在床前，望著眼眶深深下陷，臉龐消瘦的妻子，一種不祥的預感油然而生，眼淚止不住流了下來。丈夫的抽泣聲，使她醒過來，她急忙起床，邊穿衣服邊說：“啊！虧欠你了，你要去海島嗎？只管放心去吧！主會與我同在的。”振慶不知說什麼才好，然後兩人跪下一同禱告，誰知這是他們在地上的最後一次同心禱告。到振慶離開家，同那小弟兄上路向海邊走去的時候，愛靈一直站在門口望著，直到看不見，她隱約知道，這位她肉身的丈夫、屬靈戰場上勇士，恐怕不能再見面了。

海上的風很大，等到從梅山上岸，振慶的衣服被大雨淋濕，這夜在梅山一弟兄家裏過夜，天一亮仍與弟兄乘船到六橫島，剛從船上下來，主給振慶一句話：“祢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”（詩 42：7）。他知道這次必有苦難臨到。在六橫姐妹家中，振慶立即找到這節經文，讀給姐妹聽，對她說：“你要為我禱告啊！”仇敵的攻擊也就在此時開始，心中對妻子的想念，家庭的挂念，似乎一時都充塞他的思想。一個抽著香烟的人跟在背後，他也以為是抓他的人，可見這位曾二次被囚，仍然不能給撒但一點地步的基督僕人，鬼魔是多麼的惱恨！

振慶到了桃花島，他哪里知道昨天正在這裏，召開了萬人批鬥大會，批鬥教會的看守弟兄蔣賢清，島上的局勢非常緊張。

這位蔣弟兄，從前是一位信佛的人，且生活放蕩，爲人不檢。到二十九歲才接受了福音。主給他諸般恩賜，把多人身上的鬼都趕出去。1956年肅反，因不參加宗教組織被判刑五年，被帶到內蒙呼和浩特服刑，以後全家都遷過去。蔣弟兄自此受了許多的苦。神却看顧他，與他同在，在文革的1970年，一次極重的批鬥中，一位民兵營長對押來批鬥的他說：“你進屋去等候，沒有我的命令不許出來！”奇妙的是，這位民兵營長，不知是忘記，還是故意，沒有把他提出來。那次挨批的人，都被整得死去活來，以致社員們見他毫無損傷，都稱許他有神保護。1972年春，從內蒙回來，1973年5月27日在六橫島看望弟兄姐妹，被當地政府抓住。在頭一天晚上，蔣弟兄得著啓示，知道自己將要遭難，告訴妻子說：“你要愛主、聽主的話，料理家務，我就要離開了！”

爲著這樣一個勞改釋放犯，重新搞“反革命宗教”，政府如臨大敵，島上充滿緊張氣氛，碼頭有民兵看管，爲要防備“階級敵人”的“破壞”。振慶一上碼頭，就被盯住了。民兵報告公安局，三輛自行車就向他們追來，此時，振慶和一位弟兄、一位姐妹，正翻上一座小山，就在嶺上休息，公安人員來到他們面前，沒有說話，只見他們鐵青的臉，因追得緊急，沒有帶繩子，不然必把他們綁起來。

到了派出所，把他們隔開，審案的人問振慶：“你從哪里來？叫什麼名字？”振慶知道這是主已預備要他喝的杯，要他們盤問而說，沒有意思，就說：“你們給我一枝筆、一張紙，我自己寫給你們。”他們就照他所說的辦。振慶寫上自己的名字。地址，末了寫上：“我是兩次被囚的人！”審問的人看了，不再作聲，就去告訴所長，所長即通電沉家門監獄，告知說：“有犯人押來了！”然後進來，叫他到門口跪下，所長親自捆綁，這位所長捆犯人有一手本領，又因身材高大，這麼個兩次坐牢的重罪犯，在批鬥會剛開過第二天，就敢于來島上進行“反革命活動”的壞人，真是無視無產階級政權，自然要綁得很緊很緊，在他把繩子拉緊的時候，振慶被他猛然的用力，身子被懸空提了起來，一直轉了幾個身，才把他捆好，因反手綁得實在太緊，振慶全身的血液，好像不再流通。心肺的閉塞，幾乎就要昏死過去一般。

另兩位弟兄姐妹，沒有捆綁。因認爲他們的“罪狀”沒有振慶重大。將振慶綁好後，立即從碼頭押送到沉家門監獄去，路上遇見一位弟兄，是那位同被押送的姐妹的外甥，所以弟兄就請他們在碼頭的飯店裏吃一餐飯，振慶被綁，自然不能吃。當另二

位弟兄姐妹吃飯時，這個淒慘場面的試煉，真令振慶悲傷得痛不欲生。因著麻繩深深地陷進肉裏，身體的劇痛，兩手已變成紫黑，連一分鐘都不能忍受下去。他想起約瑟被扔在坑裏，哥哥們在那裏吃喝的情景，身上的疼痛使他幾乎要叫出聲來：“姐妹啊！你們知道我的痛苦嗎？你們不為我禱告，吃得下去嗎？”這正應驗了使徒保羅所說：“神把我們使徒明明的列在末後，好像定死罪的囚犯……。”

從碼頭下了船，振慶已經不能再忍受，就用很低的聲音對他旁邊的公安人員說：“國家工作人員，（因為‘反革命’不能稱同志，否則會挨打），我已擔當不住了。”這人猶豫地朝四圍看了一下，就把振慶的繩子松了一些。這樣振慶進入了戒備森嚴的沉家門監獄，在這裏被關押四十八天，開始他第三次為主被囚的痛苦旅程。

“祂使我住在幽暗之處，像死了許久的人一樣。”（哀 3：6）

第二十一章、一台戲景

“因為我們成了一台戲，給世人和天使觀看。”（林前 4：9）

“轟轟烈烈”的文革已進入白熾階段，基督徒受迫害的高潮，也進到幾難忍受的地步。但教會的復興，也就在這個在人看生死存亡的艱難時刻。振慶所在的寧波地區，逼迫也和全國一樣。弟兄姐妹所受的打擊，是非人所能受的；寧波要數象山逼迫得最厲害。有一位丁弟兄，幹部們叫他只穿短褲、赤腳，在零下數度冰凍的寒冷中，叫他站在露天裏兩個夜晚。在快要凍得失去知覺的時候，他去拿了二把稻草，夾在手臂下。正在第二夜最艱難的時候，神使呼呼作響的西北風，忽然變為溫暖的南風，使丁弟兄得以活下來。逼迫的人又在冬天叫他站在屋檐下，冰冷的雨水滴在他頭上，淋濕了他全身。一位錢弟兄被重重拷打，竹棒被打爛了，仍然把他拖著游遍二百多裏方園的象山縣。

神迹奇事也在這最緊急的時候出現：一位姐妹被民兵拖到一座橋上，夜間勒令她跪在一條長凳上淋雨，民兵則在屋裏看守，淋了一晚，見她若無其事，就去摸她的衣服，誰知內衣絲毫未濕。

王德堂弟兄，為教會的復興禱告特別有負擔，只因窮苦，沒有鞋穿，就一直赤腳走路。家中常禱告的地方，被膝蓋跪了二個洞。每年農曆二十七、八，要去山上禁食禱告，直到正月初二，三下來。一次天氣實在寒冷，竟有一隻野獸，伏在他身邊，給他取暖。有一次，他很想吃魚，就向神禱告。當他走過河塘時，有三條魚向他游來，他見旁邊有一人正在打魚，就向他借魚具，那人說：“我幫你捉吧。”當那人走來時，魚却游開了，無奈那人只得離去。但稀奇的是，魚又向他游來，王弟兄就用手捉住，每條是有好幾斤重的大魚。同是這位弟兄，在一位弟兄家裏得他們夫妻非常愛心的接待，只是他們家沒有孩子，王弟兄說：“耶穌明年要給你們一個孩子，”後來果然就有了，正如當時以利沙所行的。不久，這人家的孩子死了，姐妹遇見王弟兄痛苦地告訴了他。想不到弟兄說：“這是神的安排，你不要疑惑，主還要給你一個兒子。”第二年，這事仍然應驗了。當這位教會的守望者去世後，這裏教會屬靈的情形損失很大。

振慶就是回家，日子并不比勞改場過得好，批鬥游行一直沒有間斷。現在，正當文革進行得最激烈的時候，他又被捕，自然批鬥就不在話下了。在沈家門監獄關了第

四十五天，天還沒有亮，振慶就被進來的公安人員捆起來，押到監獄門口。在那裏振慶遇見了也同被關押蔣賢清弟兄，兩人就被押到汽艇上，把綁索吊到汽艇的鈎子裏，因怕他們跳海自殺。汽艇就在茫茫夜色的大海上往六橫島駛去，在磨難的日子有弟兄在一起，振慶覺得心中滿得安慰。他哪里知道，這是神安排他陪著這位要先于振慶離世殉道的弟兄，在這苦難的日子，同走一段十字架的道路。天剛亮時，汽艇到了六橫的蛟頭，開批鬥會的台已經搭好，來開會的人正一批批地走進會場。這裏的批鬥台正好像祭壇，而臺上的那血紅的橫幅，如祭壇上的熊熊燃燒的火焰，現在它等在那裏，要將主的僕人，在“壇”上吞噬燒殺。

為著捆綁的時間太多之故，押解的人給他們暫時鬆綁，叫他們散散步，為要在臺上不至過于難看，使“戲”演得不理想。兩位弟兄却無力行走，只得坐下。他們以眼淚交通，彼此用目光勉勵堅固。不多時，臺上的擴音機有人以大聲的呼聲高叫：“把反革命宗教頭目，蔣賢清、胡振慶帶上來！”隨即，武裝人員如鷹抓小雞般地把他們往臺上拖。台搭得很高，在振慶背後看押的人用力把他的頭往臺面上按，振慶兩腳抖得厲害，眼看頭已到了台的邊緣，就要從臺上跌下去摔死了，這時有一人過來，把前一人推開，振慶才得稍稍立穩。隨後，一位又一位用“滿腔憤怒”的聲音，把他們兩人的“罪狀”說得天顛地動，殺一萬次也不足以平民憤。每當批鬥講話的人呼一下口號，押解的人就要把他們的頭使勁往下按一按，開頭振慶還能自製一下，後來也就麻木不知所以了。

批鬥結束，武裝人員都去吃飯，兩人就被押進一小房間，蔣弟兄想和振慶說話，振慶用眼向他示意，因外面有民兵守著。押解的人吃完飯，他們就被押往沉家門監獄，關了不多幾日，這兩個基督的囚犯，就被分開了，振慶從此再沒有看見蔣賢清弟兄的面。蔣弟兄離開振慶後，又多次受了批鬥，以至從臺上被人推下來，抓著頭髮拖上去，又推下來，又抓上來……，直到昏死過去。在遍體重傷之中，被關入看守所，在最痛苦的日子裏，他不能走路，只能在地上爬來爬去。後被判十年，解往浙江安吉勞改場，因在獄中繼續傳福音，加刑二年。1973年10月15日中午，被同監犯人用刀殺害，以流血走完了他的全程。

振慶被解到鎮海看守所，在這裏他度過了難熬的三年零二個月。到了鎮海，因著地區和縣的不同，批鬥又要重新進行。

家人受逼迫也在同時進行，此時振慶的兒子們已經長大，在一次聚會中，武裝人員沖進來，先叫大家不許動，然後叫弟兄姐妹一個一個報自己的姓名，一個弟兄說：

“我叫xx，是反革命的兒子。”立刻，他被捆起來，帶到公社武裝部，松了繩子。後來又進來二個穿制服的人，把他的一隻手重新反綁捆起來，因著綁得很緊，身子不能立直，就靠在門框旁。那兩個公安員綁好後，就走開了，他因手的疼痛以至全身神經都緊縮起來。正在緊急時刻，走進來另外一公安員，他見被捆的手已變紫黑，急忙給他鬆綁，并對他說：“快活動活動，否則你的手要廢壞了。”因並沒有別的證據，後來也把他放了。

在鎮海看守所，一天晚上，振慶和十五個重罪犯人，被調入一個監房，振慶就知道要出事了。天還沒亮，武裝人員進來，第一個叫胡振慶的名字，他走出去，叫他跪在煤屑地上，立即被五花大綁起來。然後拖上汽車，從早上開始在鎮海的貴駟、駱駝鎮、城關鎮、大磧鎮、柴橋鎮逐鎮批鬥，最後到白峰，在許多全副武裝的公安人員和民兵荷槍實彈的槍林下，振慶和這些犯人，從槍弄中穿過去，跪在地上，振慶以為就要槍斃了，哪知只槍斃了一個梅山人，振慶想起主被“列在罪犯之中”。這一天是他最感痛苦中的一天，從天還未亮到晚上，他被麻繩捆著，滴水粒米未沾，又因他只穿一件短袖，繩索陷入肉裏，痛苦難當。在柴橋公安人員吃飯時，他向看守他的公安員懇求，盼能把繩索松一些，這人的臉色忽然顯得可怕起來，用手打開他身上的繩結，再狠心地綁緊一點，忽然，從旁邊過來一人，把他推開，將繩子給松了一些。

回到看守所，振慶已經精疲力盡，不能動彈，然而各種批鬥一直進行著，甚至無法計算到底被批鬥了多少次。然而神不許可振慶死去，因主要藉著他，在天使和衆人面前作的祂見證。

“似乎要死，却是活著的，似乎受責罰，却是不至喪命的。”（林後 6：9）

第二十二章、擊打磐石

“祢是叫我們多經歷重大急難的……，從磐石中鑿出水道。”（詩 7：20，伯 28：10）

當振慶第三次被囚前夕，他妻子張愛靈的病已經十分嚴重了，當那一次的告別後，到知道振慶被囚時，她仍然沒有一點向主不滿。但她心中挂念已經第三次坐牢的丈夫，憂慮弟兄比憂慮自己的病更多。當振慶在看守所關押二年多的 1975 年 6 月，她抱病到青峙看望一位沒有子女而患重病的年老姐妹，在她身邊守候了一個禮拜，直到她去世而回家。當她回到家中，兒女們見母親面色蒼白，走路搖搖欲墜，趕緊把她扶到床上，其實她的肝臟病情已經發作。一位姐妹來到他們家，就把母親接到她家去休養，但不幾天，因肝腹水昏迷，不得已才用船送回來。這樣安靜的昏迷中過了一個禮拜，偶爾兒女們能用西瓜濕濕她的嘴唇。在 1974 年 7 月 12 日走完他痛苦的人生之路，在主裏安睡了。相信她的丈夫若在身邊，她必有許多的話要給他說，但主知道她心中的愁苦，預先把她收去，好叫她不再看見地上的苦情。安安靜靜地告別了這個折磨了她一生的悲慘世界，到她最心愛的主那裏去了。當這位基督囚犯的妻子病重期間，她用顫抖的手寫她平生最末的一封信：“我的頭啊！我流著淚，躺在病床上，難道我不能再見你的面了嗎？”當這封信尚未到她丈夫手中，她就在昏迷中離開了世界。

在鎮海看守所裏關押三年零二個月的振慶，因著找不著他的實際罪狀，就預備要把他釋放。此時他一點也不知道他患難的妻子已經告別人世。當他去海島時，妻子那臉上病患中的笑容，一直索繞在他的腦際裏。他雖不知道妻子的去世，但心中那不可名狀的痛苦，主好像在告訴他愛妻與他在地的分手。因著釋放時要核實材料，辦案人員就檢查振慶的資料。在振慶身上搜出的一小日記本上，他們終於發現了可以判他刑的證據，就是振慶在日記本上摘錄了《聖經》有關生育的經文。辦案員怒氣衝衝到監房間振慶說：“這白紙黑字是你寫的麼？”振慶答說是，辦案人點了一下頭，就出去了。振慶知道這次被定罪是必然的了。過了幾天，判決書下來：“搞反革命宗教，屢教不改，判決十五年。”但判決書上沒有寫明他具體犯什麼罪。

判刑之後，振慶可以接見了，因他日夜挂念妻子，就趕緊寫了一封信，信上說：“孩子啊！我已經判刑，可以見面了，你們母親身體不好，用轎抬來吧。”信到之後，家中包括弟兄姐妹共來了十九人，除了振慶的兒子和女兒進入第三道門外，其餘

的人就被擋在看守所第二道鐵門外。振慶第一句就問兒子和女兒：“你們母親呢？”女兒回答說：“母親到耶穌那裏去了。”他呆了一回，却沒有說一句話。振慶的姐夫已經六十多歲了，一直看著振慶，老淚橫流。大媳婦也哭成淚人，對公公說：“爸爸，赦免我已往對您的虧欠吧！”女兒胡蜜是她父親第一次被囚釋放和第二次被囚的1958年所生，現在已經十八歲了，她未滿月父親又遭囹圄，現在是她父親第三次被囚，母親又去世，怎叫她不傷心悲痛，她緊拉著父親的手就是不肯放，那號啕大哭的聲音，使全監二十四個監房的犯人都側耳細聽，因這是一場慘痛的大哭。看守們都圍攏來，這傷感的場面，竟沒有二人想把它中止，末了所長出來，就用力把女兒和父親的手掰開，又推振慶進入第三道鐵門，父親轉過身來，對著他的親人們，用堅定的聲音說：“放下你的重擔，一分也不剩。應當一無掛慮，放心吧，我不到這個日子會出來的！”在場那十九位振慶的親人和弟兄姐妹，無不流下眼淚，只是呆呆看著他消失在監房的門口。

一離開人群，振慶眼前又立即浮現出妻子那慈祥淒苦的笑臉，眼淚像開閘的急流，從他那忍受長期饑餓的臉上滾下來，這樣的傷心，在前幾次被囚中還從未有過，因這次被囚前從家中出來，直到在桃花島逮捕，他是無時不刻想念他病中的妻子，現在果然先他而去。他想起妻子和他結婚以後，一直沒有過上一天好日子，為著失去家主的家庭，她忍辱負重，臉上因著天黑挑柴趕路，跌出了許多傷痕。他好像又看見他的妻子，挑著柴擔，在家鄉那高低不平、山間崎嶇小路上奔走。更使他傷心的是，在她病重垂危時，不能在她的身邊守護她，服事她。他巴不得到妻子的墳上，向睡在地下他所愛的親人骸骨，去放聲痛哭，無奈現在是身陷監牢。這樣心如刀絞的日子，過了許多天。

日日夜夜，無論是站著、坐著、睡著、捧著飯碗，眼淚總是不止息的往下流，原先坐牢時就是妻子不在身邊，總好像有一個安慰在他心中，現在他心中的一絲依賴就這樣失去了，這一個打擊，真如大錘把他心中一切的剛強，自義全然拆毀和打碎。從前時，他以為自己一個十分勇敢的人，現在他才認識，他的肉體情感是那樣牢不可破的在他裏面。振慶是一個十分會動感情的人，這也是加增他痛苦的一個重要原因。到這時候他才體會什麼叫擊打磐石；什麼叫雅各的“毗努伊勒”；什麼叫“補滿基督患難的缺欠”。主的恩典是够他用的，當他在悲痛獨坐的時候，聖靈告訴他：“他這是坐在神的面前！你失去了妻子，你還有我呢！”心靈的喜樂又一次充滿了他，聖靈活水的暖流，慢慢的沖刷和醫治他心中的傷痕，聖靈也告訴他，不久，他要在最可愛恩

主的寶座前，與她見面。主又給他一句話：“耶和華既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，也必救我脫離非利士人的手。”（撒下 17：37）這位在反對神的人面前，敢舍性命的屬靈戰士，在肉身情感上却顯得何等脆弱，若沒有主親自的憐憫眷顧，真不知為傷感悲痛到什麼地步。沒有神的憐憫，人算什麼呢？豈不是一團窑泥麼！神是可稱頌的，祂今日擊打磐石，正是為要在那日流出活水。主的僕人哪！今日主在各樣事上擊打你嗎？請莫悲傷，你若知道曠野有多少罪人、迷羊、群畜將在饑渴中死去，你若看見神要你為著他們而受苦，必歡然忍受了！

“1、世界全挪，我只留耶穌，
世界全挪，我只留耶穌，
世界全挪，我只留耶穌，
我不轉回，我不轉回。
2、朋友離開，我還有耶穌，
朋友離開，我還有耶穌，
朋友離開，我還有耶穌，
我不轉回，我不轉回。
3、父母撇下，我還有耶穌，
父母撇下，我還有耶穌，
父母撇下，我還有耶穌，
我不轉回，我不轉回。”

振慶在鎮海監獄關押了三十八個月，現在被解往衢州十裏豐勞改農場，先從鎮海解到寧波，又從寧波用汽車駛到蕭山，在監獄時暫押一夜，然後到了衢州，從此又開始了艱難痛苦的生活。在判刑的那一年，他五十八歲，女兒胡蜜因日夜想念父親，所以又來到衢州看望父親，這又是一次號哭的會面，在三樓的崗亭上值班的警衛，眼看這個難分難舍的情景，眼睛潤濕，從崗亭上走下來，他先叫父親進去，然後婉言勸女兒回去。因他知道若讓他們如此下去，是不能分手了。胡蜜痛哭著看父親走進監房，她立了一會，才慢慢挪著沉重的脚步走向河邊去喝水，因她哭得太久，口渴得厲害。這位警衛走上崗亭，把水壺從崗亭上扔下來給她喝，然後轉過身去，可能是這些悲劇看得太多的緣故吧。

主却顧念這位年老的僕人，使他的身體比從前年輕時坐監更強壯，在他六十二歲的那年，一位弟兄去勞改場看望他，見他挑著二百多斤的豬飼料，健步如飛，而且臉色光紅，皮膚堅韌。那位在家享天倫之樂的弟兄，却多有病痛，身體軟弱，令他驚奇而又感嘆。

當他將被解到衢州十裏豐時，汽車一進入勞改場，聖經的一句話在他心中顯明：“因祂要為你吩咐祂的使者，在你行的一切道路上保護你。”（詩 91：11）。感恩的眼淚止不住從他臉上流下來，他趕緊背過身去，坐在他旁邊的一位犯人，以為他傷心，就拉拉他的衣襟，示意他不可笑出聲來，他哪里知道這是他感恩的淚水呢。

一到農場，當天下午就下地勞動。過了幾天，看守叫他們到水渠挖泥疏通。振慶來到水渠，第一脚踏下去，當另一脚再要跨到滿了淤泥的水渠中時，心中有一個隱隱阻止的感覺，他就把脚慢慢地踩下去，覺得脚下有刺觸一般，他停住脚，用手小心探下去。摸出一個碎了瓶底。向上豎著的破玻璃瓶。振慶一見，真是毛骨悚然。要知道在勞改場受傷，是不能像在家裏安然享清福的，有一位寧海在家的弟兄，就是在田中踩在這樣一個破玻璃瓶上，脚上的痛苦直到離世為止，而這位坐牢的弟兄，神就把這個痛苦從他身上免去。神的話應驗了，正是在他行的路上保護了他。他又一次向主獻上感謝。許多年後，每想起那一件事，他的心仍會發寒，却感動得流下淚來。

“祂必保護聖民的脚步。”（撒下 2：9）

第二十三章、苦中的甘甜

“我差你到他們那裏去，要叫他們的眼睛得開，從黑暗中歸向光明。”（徒 26：18）

年老的胡振慶弟兄，因著第三次被囚，仍在衢州的勞改農場辛勞工作，主聖靈愛的澆灌，也一直充滿著他。到年底的時候，犯人們都要去用牛耕地，預備春耕。一天振慶一面耕地，一面在心靈中與主交通，情不自禁從靈中出來一首詩：

“主的愛，主的愛，我永遠不能忘。

永遠的愛，默然的愛，主愛我到底！”

他邊唱邊哭，且越哭越響，竟至號啕大哭。有一人背著鋤頭，從山崗上走過，竟呆呆地看著他，他雖然知道有人看他，但主的愛實在太強烈，仍然沒有使他的哭聲停下來。

一次他挑草籽種，一邊挑著，一邊默想主的愛，順口編就一首詩：

“一生牧養我，一生牧養我，

牧養我，牧養我，牧養我到今日！”

如此邊哭邊唱，竟有半天之久。一次下雨天放牛，四圍無人，正是思想主的好時候，主又給他一首詩：

“你為耶穌作何事？夕陽即將西沉；

快去傳揚救恩喜訊，坦然無懼見神”

基督囚犯那世人不能領會的哭聲，在茫茫的雨天中，傳向遠處，傳向天庭。

振慶在三次的勞改中，任勞任怨，因他認定這是為主勞苦，所以他又作一詩：

“上陣的得多少，看守器具也是得多少；

主應許，馬大的服侍永不落空，

小事上忠心，主喜歡！”

因著主的應許：“救我脫離獅子和熊的爪”，所以振慶十分平安，一無挂慮。

有一位來自像山的地主，名叫鄭阿惠，因到海口做生意，財產多，土改時財產被分，自此，神經出了毛病，整天坐在院子裏，雨淋也沒有感覺。以後被判刑十年，到了勞改場，圍著痛苦與不服，纏著看守要看守把他打死，因此觸犯了他們，給他上了

八年鐐銬。一次吃飯時，犯人們排著隊等候盛飯，待輪到他，盛飯的人却給了別人，等他拿到飯碗，就把它打在那人面上，把臉打破，因此被加刑。以後因各種原因加了很多次的刑。還有一次，收工已到夜晚了，有人把棉花秧踩壞，只因他走在前面看守以為是他踩壞的，又被加刑，終于判成死刑；重新加上鐐銬。執行死刑前尚有一段時間，他每天都坐在那裏哀哭。振慶上前問他為什麼哭，他把包袱打開，把判決書一張一張拿出來給他看，振慶才知道他的痛苦。因振慶此時在勞改隊裏兼理髮的工作，犯人二、三人放出來叫他理髮，鄭阿惠帶著鐐銬也來了，他坐在理髮椅上一直哭，振慶也和他同哭，他拿出一塊手帕，放在阿惠袋裏，輕輕說：“鄭阿惠，耶穌基督揩幹你的眼淚。”因著這句話，阿惠感動得竟用淚眼看了他許久，他作夢都沒有想到，這個被人間棄絕無人理他的死刑犯，竟聽見如此安慰感人的話。自此他信了耶穌，并且一人常常偷偷地禱告，從此面上有了喜樂。一天，他找機會靠近振慶說：“大哥啊！我實在沒有可報答你的，我只有一隻飯碗，我要把它送給你。”振慶知道這事萬萬行不得，如給看守知道，兩人都要受苦，就說：“你不要作這事，你只要想念為你流血的主耶穌就好了。”這個鄭阿惠以後還是被槍斃了，但主的救恩明顯臨到了他，振慶覺得無比的安慰。為此，振慶寫了一首詩：

“差我遠遠往外邦之處，去是使萬民作主門徒，

又聽主說道，我可差誰？誰肯為我去？

黑暗中果真有人等待，等候神的救恩，我就告訴。

流淚撒主種，歡呼收割，帶種流淚去，捆禾回家！”

一九七八年下半年，中國政府報上發表了聲明；監獄中的犯人，一切錯案可以上訴，凡六十歲以上的老弱病殘者可以釋放回家，若沒有病就不得釋放。因此勞改場內犯人們的上訴一時弄得沸沸揚揚，犯人們有如此減刑的機會，真是求之不得。當時上訴的犯人約有百分之八十以上，許多人因此得以改判。那些從前欽佩振慶為人和因他所傳福音而信的人，都來勸他，叫他快快上訴，免得錯過機會。有一位上海姓林的囚犯，從前是大學生，被打成右派，這時也信了主，他也急急地勸導振慶上訴，還應允為他寫上訴書。振慶却依靠他的神，告訴他們說：“主應許我說：‘信靠的人必不著急’我知道我的一生都在神的手中，祂叫我出去，我必能出去，祂叫我留下，我必要留下。”如此人們為他暗暗著急，但他仍然無動于衷。許多人因此以他為世上最大的傻瓜，因為大家知道，這個胡振慶，為人謙和，除了信耶穌之外，在他身上按著國家的法律，再也找不出他的罪過來，若論減刑可能要數他第一個。

振慶安靜在神面前，沒有上訴，也沒有一個意思要人幫忙。這樣過了一段時間，神却沒有誤事，一直非常康健的振慶，還在看守所裏時，忽然患起了氣管炎，而且病得不能躺下，只能卷起棉被伏在上面。所長進來厲聲叫他躺下，後來見他實在病得厲害，也就允許了。這樣一直病了十五天，剛好犯人的鑒定表也就在這個時候報上去。以後每張鑒定表上都填上：“嚴重氣管炎”。這樣就符合“老弱病殘”的條件。

1980年3月7日，兒子宇光夫婦和一位姐妹來到衢州看望父親，當宇光面見隊長時，隊長說：“你父親可與你一同回去了。”因隊長所說是北方話，宇光既聽不懂，又不敢信，就追問說：“報告隊長，請你再說一遍，我聽不懂。”隊長又重複一遍。哎呀！同去的人真歡喜得跳起來，他們不住地說：“讚美主！讚美主！”隊長又來到振慶的監房，對他說：“喂！胡振慶，你可以回家了，本來場部要把你送回去，現在你家裏來人了，你和他們回去吧。”就這樣，年老的胡振慶弟兄就和兒子兒婦并那姐妹一同回家，這年振慶六十二歲。

這位在屬靈戰場上拼搏了一生的基督精兵，已經過三次監獄生活。因神藉他在中國教會遭大難的日子裏，使主道得以堅守，主的名不被棄絕（啓2：13）。就他自己，主把他安置在監獄的“隱密處”，身心靈魂得以保全下來。當福音的門戶稍有開啓的時候，主藉他將他的旨意得以通行。現在已經年老體衰，心中的負擔此時才真正放下，回家後第一句話就是對女兒胡蜜說：“女兒啊，爸爸回家了，爸爸回來啦！”從前釋放，人雖回家，心好像仍在監獄一樣，如今真正回家了。愛他為他捨命的主，對這位拼搏一生的屬靈戰士，把他從烈火般的戰場上撤下來，現在要在他身上發出基督甘美的馨香！

“他們經過流淚谷，叫這谷變為泉源之地；并有秋雨之福，蓋滿了全谷。”（詩84：6）

第二十四章、磨碎的糧

“作餅的糧食是用磨磨碎。”（賽 28：28）

胡弟兄回家後，約有三個月時間，在家裏接見各地來看望他的弟兄姐妹。他面色光紅，身體壯實，頭髮也沒有白，而且心中因主憐恤經過二十多年的監獄生活，五、六年的批鬥痛苦，現在終於得勝回來，所以心中滿了安慰喜樂。

多少次他到一地去看望主的羊群，和他一同出來送行的人，幾乎沒有人臉上不掛滿淚水，好幾次他已經坐在汽車上，下面的姐妹們哭成淚人一般，撕裂心肺的哭聲使車上人無不驚嘆不已，他們怎麼也想不到他（她）們並沒有任何血統的關係。車上的人問他，“她是你女兒嗎？”胡點點頭，又問：“大概你這位父親路很遙遠吧？不然怎麼會得如此傷心！”胡當然無言以對，只是滿含淚眼，向車下號哭的姐妹們揮揮手，然後趕快轉過身去，不然他愛憐發動，只怕心腸撕斷了。

一次胡老從海島看望和聚會回來，弟兄姐妹依依不捨，一直送到碼頭，現在弟兄姐妹雖然已經站在那要回去的碼頭上，他們的眼却仍望著那站在船上的老人，那種安祥慈愛的面容，猶如主耶穌可親的笑容，又如他（她）們從未見過父親的柔臉。回想在島上幾個日夜的聚集，胡弟兄那親切的聲音，給他們多少安慰和勉勵，簡單的幾句話，摸人是何等的深，一場又一場的感動痛哭，不知不覺醫好了軟弱人的心病，撫平了痛苦人的傷痕，喚起人向著救主的赤忠奉獻，嚮往十字架的道路。以致一位姐妹竟忘記把包交給老弟兄，當船已經起航，離碼頭約有一米余，姐妹才從無限感慨中醒悟過來，她急忙要把包交給老人，只因相距太遠，一脚落空，掉入海中。渡輪急忙制動，水手們跳下海去，把她救上來。

大衛島、秀山島在東海邊緣，靠近太平洋，離開振慶家鄉光水路有xxx公里，茫茫大海不能隔斷振慶急切要見弟兄姐妹的心，振慶一到，弟兄姐妹們饑渴的心，好像盼來了甘霖一般，簡短的问候和交通，他唱一首他自己作的詩：

“主耶穌的盼望在我，祂交托我救人真理，
到天下各方，將主愛傳講，
成就主的計劃，在我，在我。”

立即聚會場裏一片哭聲，聚會中被主愛抓住的人，再一次將自己奉獻給主，許多人以後成了這裏教會的主要柱石。

一位姓王的少年姐妹，信主後，家庭的逼害很大，幾次母親把她趕出家門，有一次下著大雪，虧得她哥哥把她留到家裏去，不然，她因不肯去連累弟兄姐妹，幾乎會把她凍死在雪地裏。在這艱難的日子裏，胡弟兄來到衢山島，她有幸參加那一次的聚會，她靜靜地聽這位老人述說他在監獄中的痛苦歲月，她幼小的心靈中，已經激起對主耶穌十字架的深切愛慕，當胡老唱一首詩：

“世界全挪，我只留耶穌……父母撇下，我還有耶穌……！”

主耶穌那十字架血的愛情，似乎是主耶穌親自向她安慰懷抱一般，她的淚水如珍珠般成串地滴下來，自此，心中被主的恩膏充滿，甘願為主背負任何十字架。回到家中，試煉再一次臨到，而且比從前更加激烈，母親打得不解氣，就拉起她胸前的衣服，要女兒一同到大隊（村辦公處）去，要村幹部協助她，把她女兒的“耶穌”去掉。走到一條河邊，母親知道大隊并不能“解決”女兒的問題，又改變了主意，她一怒之下，就要把女兒推下河去，女兒因有主的同在，并不想死，所以就推拉起來，母親見女兒不肯下水，又見圍觀的人越來越多，就要自己下河去，女兒就將母親死死拉住，母親哭，女兒也哭，而觀看的人只道女兒是不孝子孫，就紛紛指責她，火氣大的人就罵起來：“你這個不要臉的瘋子”；“看你年紀輕輕，竟有這樣狠心啊！”

青年姐妹那羞愧難容模糊的淚眼裏，似乎忽然映出一位年老弟兄，扛著監獄裏沉重的工具，正流著眼淚步履艱難地向勞改場的荒野走去，那和著淚水的歌聲不知從那裏向她耳邊飄來：

“世界全挪，我只留耶穌……父母撇下，我還有耶穌……，我不轉回！我不轉回！”

渾身是泥的女兒，在衆目睽睽之下，竟充滿了屬天的喜樂，因她自喜與基督的苦難有份，也經歷了她所感動和嚮往年老弟兄那十字架的“甘味”，竟找不出對母親一絲怨恨，雖然母親還在叫罵著，她却伸出手來攙扶著她走回家中。一路上，任憑人們怎樣譏笑。姐妹心中一直響著“我不轉回！我不轉回！”誰知這經過十字架猛烈之火熏燒過的詩歌，從那天起經過了十餘年艱難苦痛的生活，伴隨激勵她直到今日。

經過大半生艱難痛苦的生活。振慶弟兄比從前更加謙卑柔和。一次，他與一位弟兄一同禱告，當禱告後，有弟兄很嚴厲地對他說：“這個人是被魔鬼所附的，你這麼不會分辨麼？”而振慶笑著說：“呵！是的，我是無用的人，因我缺少分辨的恩賜啊。”後來在會中禱告，無人聽得出他被人責備，似乎有一點的不平，照樣面對面向

著主，在他心中找不出一絲爲自己辯屈的意念，令在場的弟兄姐妹感動。在一些聚會中，因他是一位主要挑擔子的年老弟兄，難免有些誤會和委屈他的言論，但他的舊人好像全然死去一般，沒有一件事和一個人所不能忍受的委屈所能摸著他。

“所種的若不死就不能生……現在活著的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裏面活著。”

（前 15：36；加 2：20）

第二十五章、乳香崗的芬芳

“那從曠野上來形狀如烟柱，以沒藥和乳香，并商人各樣香粉熏的，是誰呢？”
(歌 3：6)

釋放回家的年老弟兄，把他從監獄回來而留剩不多的光陰，珍惜得比金子還貴重。弟兄姐妹前來看望還未結束，他就急急地去陸上和海島去探訪各地的教會。現在他那久經風霜。飽嘗鐵窗風味的臉上，顯得比以往更加柔和溫存，而他經歷十字架煎熬的心靈，發出基督榮耀的天上香氣，比他的臉更是寶貴萬分！

在三次的監獄生活和一生坎坷艱難中，胡弟兄共約作了五百多首詩歌，這些詩句雖然沒有文學的高雅和秀美，也缺乏精工細雕，可謂是樸實無華。但她却帶著十字架濃重的沒藥馨香，在他流著眼淚而音韻不全的歌唱中，猶如五旬節的和風，使全場滿了感動的泣聲，即使年代久遠，也不會忘記。

一九八八年有一位海島的弟兄，路過岱山島在弟兄家中休息，弟兄正用錄音機播放胡弟兄的講道錄音，當聽見胡老所唱的一首詩：

“求主用我就在今天……，
觀望衆島靈肩何在，千萬靈魂有誰關懷。”

主的靈深深摸著這位弟兄，激勵他完全獻上，為主去更艱辛的地方工作。

一愛主的兩夫妻，蒙主呼召要他們搬遷到某偏僻地方去牧養教會，姐妹已經順眼，但弟兄却勝不過，當晚上姐妹唱胡老所作：

“主我不想世界名利，只望久伏祈。
主我不想美味禮衣，只望熟祢言。
世界苦杯我喝甘願，唯望祢名榮。
家庭妻兒親友情誼，願為祢捨棄。
願步我主一生血踪，為我成貧窮。”

弟兄心被恩感，立即奉獻同心前往。

一位在嵎泗海島的弟兄，因著遠離大陸，交通閉塞，加上教會擔子沉重，心靈的軟弱時常力不能勝，在一次聚會中，胡老被聖靈感動，拉著他的手，教他唱：“下一

代神的兒女起來吧……！”這位弟兄從這次蒙主膏抹，他見證說，那次胡老的勉勵，終身不能忘記，他因此忠心持守在孤島上，直到今天。

一次他在寧波西鄉某處教會聚會，一位在工廠作會計的姑娘，因著空閑隨便坐在聚會的門外打毛綫，因她常要到外地出差，所以打扮不同一般。胡弟兄講了一天道，她也聽了一天，下午聚會結束時，胡老來到她面前，問她說：“姐妹，你聽了一天道，聽到了什麼？”這一句普通平常的話，是被聖靈膏抹過的，立即眼淚從這位姑娘的臉上流下來，她嗚咽著說：“阿爺，我別樣沒有聽見，我只聽見一句話：就是名與利我甘舍，情願屬耶穌！現在願屬耶穌！”

以後聖靈一直工作在她裏面，呼召她遺棄世界，跟隨她的救主耶穌，一生奉獻給主。當她決心為著主捨棄世界時，她穿起她從前最心愛的衣服，準備了辭職報告，來到工廠向領導申請辭職，以至領導驚奇萬分，竭力勸說也無濟于事。當她快走出廠門時，她心中說：“世界啊！從今以後我與你永別了，我的神啊！從前我是為著世界，現在我要一生為著祢！”回到家中。把時髦衣服脫下全數送人，從此穿起她平時最不願穿的樸素衣服。以至父母兄弟也大大驚奇。不久她由另一位年老弟兄帶到海島，在那裏專心讀經禱告了半年，沒有人告訴她，她却自己禁食。父親見她向主矢志堅貞，不但撤了工作，又把自己打扮得如婦人一般，又是痛惜，又是氣惱，最後還是把她趕出去了。後來胡老把她介紹給一位在海島貧窮的弟兄，她從胡老家中嫁出去，忠心事主直到今日。

胡老出來已近十年，教會已經復興，聚會逐漸走向正常。當異端進入他所在教會時，他及時識破，才使羊群不受傷害。為著自己年老，不能再像從前那樣奔走跋涉，他為福音在中國的開展獻上了切切的禱告，過了十年，福音奇妙的在鄰縣展開，而且面向各地去。一九九二年福音工作也在他所在的教會中開始，有弟兄在這次福音工作中被關押。不久釋放了。過一段時間，在一次談話會中，一位弟兄說：“弟兄姐妹還有什麼事嗎？”胡老就站起來說：“還有一件大事，就是福音工作。”那弟兄問說：“叫誰去呢？”胡胸有成竹地用手指一中年弟兄說：“你去嗎？”這位弟兄立即站起來，回答說：“我有負擔。”不多時，許多弟兄姐妹都紛紛報名，就這樣向著外地的福音工作，也就這樣展開了。在那荒涼貧窮的內陸地區，教會建立起來了。以後他所在地的大陸、海島各處教會也展開了福音工作。

這位對福音有著特別負擔的振慶弟兄，為著持守純正的信仰，為著千萬基督徒後代能夠不偏左右高舉聖經真理，從前那以肉身的痛苦，眼淚的獻祭，大半生在監獄的

堅心奉獻，現在“死在自己身上發動，生在別人身上發動。一粒麥子死了，結出許多子粒來。”

他自己雖然不能再到中國內陸更遠的地方傳福音，還是常在浙江和安徽相近之處為主工作，因著長年過著與世隔絕的生活，他的普通話自然不順口，但主並沒有要他說許多屬靈的道理，只要他走上講臺，以一個眼淚的禱告，立刻全場痛哭起來，這一哭，聖靈就像甘雨降下，使到會的人無不得著內心的滋潤。他從監中出來，短短的十五年人生，主藉他所得著的人，不知有多少，不單與鎮海相近大陸海島六、七個縣，就是浙江各地和外地有心愛主的神兒女；凡遇見他的都從他得著屬靈的好處。

為著福音在外地傳開，他常常不吃不喝整夜跪在主前，為在遠方神的寶貴兒女如摩西般在神前舉手禱告。對這些去傳福音的弟兄姐妹，他真正顯出父親的榜樣。一次，定海島上的幾位姐妹要去遠方傳福音，動身前先到胡家，盼望老人的指教幫助。胡老看見去為主工作的姐妹們，自然非常高興。禱告後，他拿出平時捨不得享受的糖果糕點，又拿出一雙保暖鞋，對她們說：“你們要注意身體，不要著涼，這些點心是給你們在火車上吃的，你們是主耶穌的寶貝啊！吃過晚飯你們早點休息，因為有好幾天的工作要作呢。”然後親自為她們準備床鋪，自己却拿起墊子，出到外面去整夜禱告，天亮後，與她們一同讀聖經并交通《林前》十四章八、九節“若吹無定的號，誰能預備打仗呢……？”并說：“約書亞山下打仗，摩西山上禱告，你們放心去，神必與你們同在。”後來姐妹工作了十多天，又回來報好消息給他，他笑著說：“你們沒有動身之前，神已經應允我了。來吧！我們快獻上感恩吧！”老人那在神前恭恭敬敬的神情，姐妹們見了，莫不感動流淚。年老弟兄以父親的心腸服事她們，感動她們暗暗決心要以母親的心去服事主的群羊。

許多時候，主的話在他口中真正顯出“兩刃的利劍和醫人的良藥”（來4：12；箴12：18），他沒有說很多的話，只以經上的話就能使人大受感動，有一位弟兄有愛主的心，只是還沒有事奉的機會，所以他憂心忡忡，像要倒下一般，弟兄們就將這位弟兄領到胡老面前，他因病軟弱躺在床上，他見了青年弟兄注目看著他說：“弟兄！在你所行的路上都要認定祂，祂必指引你的路”（箴3：6），說完就要坐起來，只是沒有力量，第二次、第三次又說這句話，每一次，這位弟兄都被主摸著，心中火熱。雖然後來，這位弟兄在屬靈道路上遭受許多打擊痛苦，但這句話成了他站立和勉勵自己的力量。又一位海島姐妹，早年夫婦聽見胡老的捨棄一切跟從主的見證，她丈夫答應了主的要求，走上了捨己的路，但姐妹却一直在掙扎中。年邁的振慶弟兄在海島幾天

的工作，只得躺下。姐妹進來，老人却忽然坐起對她說：“堅心依賴耶和華的，祂必保守你十分平安”（參賽 26：3）。姐妹心中似有一股暖流，已往的壓抑立刻得著釋放。神的話却有長久的力量，扶助她走前面的道路。

同樣他用經上的話勸勉人，也常能以聖靈亮光簡單扼要，他教導一位平時不願服教會安排的弟兄說：“聽命勝于獻祭（撒下 15：22），大自然都聽神，草順從風，鳥順從節令，誰敢不聽呢？倘若東風吹來，要樹向西倒，它若不服，必要折斷了”。很簡單淺顯的話，就把弟兄心中的剛硬折服了。

胡老對青年人常交通詩篇二十三篇的信息，他也要青年人一生作這詩篇中的人，每當他說“耶和華一生牧養我”的話，每次無不流淚，人以爲主保佑平安的人才有讚美，豈知最多的讚美，却從這位爲主人飽經憂患人的口中出來。或者說，在鎮海相近大陸海島的弟兄姐妹中間，對主讚美最多的，莫過于這位坐三次牢的胡振慶弟兄了。

“我妹子，我新婦，乃是關鎖的園……你園內所種的結了石榴，有佳美的果子，……并各樣乳香木、沒藥、沉香，與一切上等的香品。”（歌 4：12-14）

第二十六章、“約但河”邊

“祢的波浪洪濤漫過我身……，我就走到神的祭壇，到我最喜樂的神那裏。”

（詩 42：7，43：4）

弟兄從監獄出來，又為主勞碌奔波了十五年，現在已經七十七歲的高齡，身體開始老邁衰弱。一九九三年年底，他的心口已經隱隱作痛，但他并不以此停止腳步，除了仍然參加一切聚會之外，又渡過大海，到衢山島去看望弟兄姐妹，從顛簸不堪的輪船上岸，他的身體極度疲倦，每走一步似乎都要付出很大代價，就是在這一次，他仍然如往常一樣，堅持禁食，並為島上的教會通宵禱告，聚會中弟兄姐妹見他坐在椅子上，軟弱得好像要坍下去，不禁暗暗流淚，誰知他一被扶上講臺，立即如戰士上戰場衝鋒陷陣一般，又如戰馬聽見角聲準備往前直沖（伯 39：24），疲勞和衰殘在他身上一掃而空，這一次交通的信息，重點是勉勵神的兒女要出去廣傳福音，分為三點：一、工人的訓練；二、福音廣傳；三、建立教會。年老弟兄那堅定有力但柔軟溫和的話，似快刀刺人心腑，又如甘雨潤人心靈，這給島上數千弟兄姐妹帶來屬靈復興的極大祝福，許多從前聽過他講道的弟兄，一齊見證：胡老講如此透徹有系統的道，這好像還是第一次，誰也沒有想到，這是他在這個遠離大陸的海島最末一次的講道了呢！交通完了，老人淚流滿面，面向眾人，帶著深重無限的憐愛，為島上的教會祝福：

“小兒啊！願神賜恩給你”（創 43：29）。

老人登上輪船，再一次揮手向送行的眾人告別，他在船上最後一次向島上的群山和田野注目片刻，好像瘦骨嶙峋的老牛，觀望那從前辛勤耕耘的禾田，不忍離去一般……。然後彎著那因長年艱難生活，已經倦曲的脊背進入船艙……，時至今日，那位彎著腰背慈祥的老人，在島上的弟兄姐妹眼前，仍然那麼記憶猶新。只是在地上，已經永不能再見他的面了。

在這期間，他總是不願提一下自己的病，仍然為主奔波不息，一次在定海聚會結束，心口要像裂開一般，在以後的一些重要聚會中，他還是照常參加，白天禁食，晚上守更，他的勞苦仍然超過常人。直到肉身的一切力量，如同燈油耗盡為止。

老人病重的消息，傳遍了大陸海島各處教會，來探望的弟兄姐妹陸續不絕，但老人從不提起他的病情，只要人一進入他的臥房，第一件事，就是為來訪的人作一恭敬的交托禱告，然後簡單問候教會的情形，以下的時間，就是勸勉和教導，他的口已被

十字架治死，沒有人再能聽見他隨意說一句世俗和為肉體自憐的話，凡到他那裏去的人，本想去看望安慰他，誰知被“看望”和安慰反而是自己。許多次，他的氣力好像已到盡頭，但無論如何，他總拼盡最後的一點力氣，為弟兄姐妹禱告，哪怕一句勉勵的話也好。面對老人對神如此堅定虔誠態度，探望的人無不深深感動，又為自己平時對神的不恭和失信，懊悔自責。他並不用多說話，人在他旁邊站一會，就覺得神在這裏，心中對神的敬畏油然而生。

弟兄姐妹敬重這位為主為教會，拼搏一生的神家僕人，各種禮物和禮品自然不會少了，但老人不但不肯到醫院去看病服藥，就是這些弟兄姐妹送的物品，也不肯享受，叫兒孫們想方設法去送給別的年老肢體，和那些窮苦的人。他深切體會生在馬槽裏神的獨生子，想念救主在地艱難的三十三年，直到臨死不願使自己的“享受”超過他的先生……。

正如他的恩主，直到受苦刑在即，仍然孤單在客西馬尼園伏地懇切禱告，弟兄在病重極度衰弱的日子裏，仍為教會禁食禱告，當他還能下床，跪在床前守通宵。直到再也沒有力量下地為止。

弟兄的後代已見到第四代，他給玄孫起名“傳誠”，以紀念他一生所敬愛的英國教士郭姐妹。他為家庭最為關心的，就是要後代敬畏神，為此就不住地在神面前禱告，神垂聽他僕人的懇求，就在他離世前的 20 天的 1 月 18 日，有弟兄姐妹來到他的家中，兒女們在老人床前跪成一圈，一位弟兄被聖靈感動，領唱一首經文詩歌：

“你當認識耶和華你父的神，誠心樂意的事奉祂；

因為被鑒察眾人的心，知道一切心思意念。

你若尋求祂，祂必使你尋見，

你若離棄祂，祂必永遠丟棄你……。”

聖靈立即降在他們身上，這一場的痛哭和彼此的認罪，幾乎使房屋震動，正如雅各離世，以色列全家在亞達禾場上的號啕痛哭一般（創 50：10、11）父親（祖父）對每一位來到他床前的子孫，按著他（她）們各人的屬靈景況，逐一作了勸戒和勉勵，並為他或她作一簡單的祝福禱告，家人又相互認罪，並在老人面前表示從今愛主的心志。自此老人心靈得了極大安慰，因為他一生所服事的主知道他僕人的痛苦，當弟兄長年在監獄中遭難的日子，他不能對兒女好好的教養，因此心中一直為此自愧，現在

這場兒女們號哭的懊悔，是父神給他僕人償還的報答。他最後給兒女留下的話，就是他用眼看著他們說：“敬畏神，作你立身之處！”。

他還托咐弟兄姐妹，轉告一位正在開首學習事奉的青年弟兄：“你若謙卑，神必與你親近！”

胡老在病患中，95年1月26日8時25分，囑咐一弟兄，記下他的遺囑：

- (1) 主的工人啊，多親近神，少親近人。
- (2) 青年基督徒啊，願你過好禱告生活。
- (3) 作父母的啊，帶領孩子每天讀一、二節聖經。

水漲過兩岸的“約但河”已在老人面前，有幾日胸口的疼痛如刀刺一般，以至晝夜俯坐椅上，不能睡覺，也無法進食。他幾次對兒子說：“我為何會這樣呢？神棄掉我了！神棄掉我了！”等到第二天，他對陪伴他的人說：“你為我備好紙，我要請你為我寫一首詩”，老人用全人的力氣唱他在痛苦中作的詩：

“耶穌為我嘗死味，耶穌為我被神棄，

耶穌為我嘗死味，耶穌被神棄！”

那以痛苦體會主耶穌十字架上受刑的慘痛，和著凄苦悲哀的歌聲，使病床前的人無不感動哭泣，伴著這耳邊的裊裊餘音，仿佛把人帶到各各他山上，親見救主挂在木頭上，和著從祂手祂脚涌流的汨汨鮮血，傾聽祂向父神撕人心肺的哀哭呼喊……，使人一生不能忘却。

一切的托咐、勸導和祝福都完畢了，老人就安靜睡著，好似不再有任何痛苦或皺一下眉，也不再說話，只靜靜地等候他一生所服事，將要差遣使者來接他去見他日夜思慕的恩主，主後一九九五年二月七日下午三時，在安息的熟睡中，他和來迎接他的天使，平安地渡過波濤死前的“約但河”，到王那裏去了。

“從今以後，在主裏面而死的人有福了，聖靈說：是的，他們息了自己的勞苦，作工的果效也隨著他們。”（啓 14：13）

第二十七章、以利沙的骸骨

“……把死人拋在以利沙的墳墓裏，一碰著以利沙的骸骨，死人就復活起來了。”（王下 13：21）

在他受苦的年日中，曾作一詩：

“以利沙骸骨，碰著使人活，
我的一生是否如此……？”

主所用的僕人，神實在預先常有啓示給祂所要用的人，正如神呼召耶利米時所說的：“我未將你造在腹中，我已曉得你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別你爲聖。”胡弟兄在他一生的年日裏最喜愛誦讀和交通經文中，好像都已應驗在他身上。如：

“我未成形的體質，祢的眼早已看見了”；“祢所定的日子，我尚未度一日，祢都寫在祢的冊上了”（詩 139：16）；

“吹噓炭火，打造合用器械的鐵匠，是我所造”（賽 54：16）；

“祢使人坐車軋我們的頭，我們經過水火，祢却使我們到豐富之地”；

“祢是叫我們多經歷重大急難的，必使我們復活，從地的深處救上來”（詩 66：12，71：20）；

“我雖行過死蔭的幽谷，也不怕遭害，因爲祢與我同在”（詩 23：4）；

“神啊！到我年老發白的時候，求祢不要離棄我，等我將祢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將祢的大能指示後世的人”（詩 71：18）；同樣耶利米在憂患痛苦的年日裏，曾預言自己和嘆息說：“……我有禍了，因你生我作爲遍地相爭相競的人”。果然耶利米直到年老仍然爲他憂患的百姓，被自己的同胞擄到埃及，并在那裏被悖逆的百姓“相爭相競”被石頭打死，以流血殉道告終，但弟兄却若有所悟，所以他一直羨慕以利沙——死去的骸骨，能使人復活，所以論到自己和別人路終離世時，就常引用這節經文。

因爲來看望這位爲主辛勞一生，半輩子被囚的老人，弟兄姐妹絡繹不絕，也有與他一同坐監，後來因他傳福音而信的人，也不斷有人從外省外地來看望他。雅各在年近中給他的一家祝福，而老人在病中却不斷以禱告、勸勉和安祥的神態，給一切來到他病床前的人祝福。

因人數太多的緣故，引起當地有關部門的重視，在他病重期間就有了嚴密的監視。胡老離世後，教會照著常例，舉行喪事聚會。但在當天夜裏二點，公安機關全面調動，以幾十輛汽車，數百名軍警實施突擊，使喪事聚會成了一場轟動整個寧波以至浙江的“重大新聞”，一時許多人被暫時扣押，許多外地聞訊前來向他遺體告別的弟兄們，和本地看守的弟兄，被關入看守所。

老人遺體却在他兒子家裏，靜靜地躺在棺木裏，他對這一切與他有關的悲慘遭遇，已經不再感到任何痛苦，十字架對於他來說，已真正不再有任何感覺。因他活著時候，主所喝過的杯，他接過來喝盡了。他生前常在交通中說：“我已多次坐牢，還準備再坐一次”；“我覺得我的人生中，還有一次痛苦，但我完全願意，只要主的旨意成全”。喪事聚會中的這場風波，弟兄姐妹才想起他生前所說的話，或許是指著今日說的，然而他已不再流淚，不再哀哭，也聽不見他憂患的嘆息，一切的風暴好像都與他無關，他仍然這樣躺著，躺著……，靜靜聽著他四圍的哭聲漸漸遠去，遠去……。

公安機關出于誤會，他們擔憂人數過于集中，會影響治安（因為這是他們的職責）。後來他們也知道：真實的基督徒對於政府的“造反”連想都不會，因為他們所跟隨的耶穌，是被世界用十字架釘死的，主人尚且如此，何況祂的僕人。

但父神豈是不知道這事的發生呢？因祂這樣作，是要成全祂僕人生前的願望，使“以利沙的骸骨”叫人復活，叫人得福。因為當時正值家庭聚會要遭難處的風聲緊急，弟兄姐妹知道了，就向神呼籲，有三晝三夜的禁食禱告（斯 4：16）。剛在此時，接到胡老的死訊，有幾位弟兄前去參加喪事。也就在那天晚上，被抓進去了。本來這件事的發生，真是加增了環境的重量，後來有弟兄在禱告中清楚知道，這是有神的美意，雖然所能知道不過如此而已，但那日必要更明白。

還有一縣，參加喪事的弟兄從胡弟兄所在地部門，被移交給該縣看守所，拘留關押，在這幾位弟兄關押期間，一位參加屬靈不正常的派別聚會，而且是格外熱心的弟兄。當他為了填地正在山上拉土，只拉了一車，聖靈告訴他，把工具拿回去。他很是稀奇，現在正是幹活的好時候，為何要我把工具拿回去，似乎不必再來拉了呢？他有一些屬靈經歷。想一定家裏有什麼事，就聽從了內心的意思，當他拉了土，車上又放著工具，還未到家，就看見公安的警車，停在家門口，這才知道出事了。公安人員對他說，快跟我們去，所以衣服也來不及換，就莫名其妙被警車押走了，到了看守所，未及仔細審問，就被關入參加胡弟兄喪事“犯法”弟兄的監房中。起初因他為所確信

的另一“信仰”大有熱心，所以與這幾位弟兄理也不願理，幾天過去了，他內心蒙了主許多光照，回想從前所走的路，覺得有許多不合聖經，又聽見他們虔誠的禱告，內心開始對自己那超乎聖經，對個人過分高舉的偏邪產生了動搖，以後聖靈一直的工作，他們開始交通禱告，還交談了屬靈上的不同見解，到一切問題解決了，奇妙的，他們都先後被釋放了，這位弟兄回到純正信仰正道上後，給這個縣的各地教會帶進新的屬靈轉機，而這位如釋重負，暗暗感激主給他這一次奇妙關押，獻上何等的感謝呢！參加喪事的弟兄們，也歡喜快樂感謝主藉著胡老的去世，使他們在磨難中，反轉化為樂，轉苦為甜，得著了他們長久所為之禱告的弟兄。

前來參加喪事的弟兄姐妹，除坐在棺木旁的幾位弟兄姐妹和家人外，全部暫時關押，因為治安部門怕他們“人多勢眾”會去“鬧事”。武警們一夜未睡，天還未亮，宣傳車又開到喪事現場，各種車輛和公安人員，再一次把有可能進入胡家的道路全部封鎖，一面就催促振慶的兒子們，快快出殯。這時的場面真是又淒慘，又莊重，還又奇妙。因著公安們詳細知道參加喪事信徒們的臨時住處，所以在後半夜熟睡時，在一個時間中一網打盡。但有幾位能使用樂隊的弟兄們，睡在一位弟兄家的閣樓上，因梯子要用，當晚移去了，閣樓下因人全被押走，折騰得“翻天覆地”，而公安們却沒有想到上面還有人，因而惟有這些樂隊的弟兄們被保留下來，得以在淒苦冷落的出殯中，吹奏出福音莊重的樂曲，在山上山下和胡家周圍警戒的公安幹警，全皆側耳細聽，因他們還可能從無經歷這樣的場面。

這一場的出殯，可說是世上少有，一面是願意最後送老人的主內各地肢體，被關押在政府用房裏，一面是稀稀拉拉的少數人，抬起老人的棺木，在沉重的步履中，向山上走去，山下是身著威嚴制服的公安們，四散站立，他們為執行公務，目送令他們百思不能其解，這麼一位年老農民基督徒的出殯，令人們如此震動，令世人如此重視。一直到這事經過半年多，那些“參加”這場喪事的國家工作人員，還在私下問信主的人：“到底這位胡振慶是什麼身份呢？”回答是：“他除了信耶穌之外，沒有一絲特別的身份，只是他為著他所信的耶穌，坐了三次共二十多年的牢”。

為著敬愛他的主，為著持守基督純正信仰，奮戰一生的基督僕人，葬在先他去世件一年的妻子張愛靈的墳墓邊，愛妻的去世，是他第三次被囚被判十五年，他人生最困苦的時候，主不忍見祂兒女的痛苦，預先把她接走了，振慶為著這位患難與共的姐妹愛妻，曾在他一生中，哀哭得最傷心的日子。現在他（她）們的遺體終於同息黃土

下，而他們的靈魂却在主那裏見面，從此永不分離了。他們這樣安息，等候那末次號筒的吹響。

不知什麼時候，在墳墓四圍忽然增加了許多許多的人，哭泣的聲音也越來越大，原來弟兄姐妹不顧公安人員的警戒，也不顧荊棘陡岩，從山這邊到山那邊，來到墳墓那裏，許多人因此被劃破衣服和皮肉。他們期望再送一陣這位逝去的前輩聖徒。衆人在山上最後告別的祈禱，從山上和著哭聲的歌聲，傳到遠方……。

當老人的棺木下葬入土後，公安才開始撤去，這一次令人難忘的出殯，好像一次奇妙的福音布道，那悲壯沉痛的情景，在人的良知中，猶如一粒細小的生命種子，有一天，那天上甘露臨到的時候，在好土裏的要結出美好的果實來！

“他雖然死了，却因這信，仍舊說話。”（來 11：4）

後記：乳香崗的途徑

“我要往沒藥山和乳香崗去，直到天起涼風，日影飛去的時候回來。”（歌 4：6）

這是《雅歌書》中主角，書拉密女追求良人自己，一段令人嚮往的話，從前她以“我以我的良人爲一袋沒藥，常在我懷中。”今日她要自己往沒藥山去，她的追求是何等饑渴；她的靈程是何等進步；愛良人是何等迫切！

沒藥樹是生長在非洲、阿拉伯地區的一種小喬木，當樹幹受瘡傷後，就流出汁液，經日光曝曬、熱風或寒冷成爲晶體。人們采來放入藥中，成醫治人各樣損傷的良藥。基督降世，正如嫩芽像根出于塵世幹地，更在十字架上流盡血水，“醫治”了地上萬萬千千罪人的靈魂身心。因此聖靈爲要人明白父神救贖，願意以世人理解的沒藥，作耶穌爲千萬罪人受苦受死的表記。難怪那位如“基達帳棚”般黑的書拉密女，蒙了良人悅納拯救，一生要以良人的苦痛作她懷中的沒藥，勉勵自己一生一世不忘救主的恩情。并願意上沒藥的山，跟隨救主腳踪，與祂同苦同死。并與良人基督一樣從死中復活，在她身上活出良人的自己。在此不單使一切認識她的衆女子得福；良人也得了安慰和享受：“我妹子，我新婦，你的愛情何其美，……我進了我的園中，采了我的沒藥的香料……。”不知不覺中，良人復活的乳香（馨香）也從她身上發出，却是結果累累：“在我們的門內有各樣新陳佳美的果子，我的良人這都是我爲祢存留的。”（4：10-14，7：8、13、）。“衆女子見了，就祢她有福”，良人也“戀慕”她（6：9，7：10）。

胡振慶弟兄去世已經一年多了，這位爲著他所敬愛的救主，爲持守基督納正信仰而三次坐牢的弟兄，令弟兄姐妹無不懷念。我們并非要重看一個軟弱的人，乃是要叫神衆兒女看見，神能藉這卑微的器皿，顯出祂莫大的能力！基督徒并不重看他坐了多少年的牢，因爲坐牢并不表示必定得勝？！那是想念這位曾經教導過他（她）們的年老弟兄，因著有基督的馨香從他身上發出來。他（她）們得他益處的事，因著年日變遷，自己也記不清了，但那一股從基督而有香氣，總好像揮之不去，不能忘懷。而藉此引萬他們敬畏和事奉神的心志，却是發出長久的果效。

胡老在世時，爲了教導教會的後代，常引用聖經詩篇七十一篇十八節“神啊！我到年老發白的時候，求祢不要離棄我，等我將祢的能力指示下代，將祢的大能指示後

世的人。”并親自作詩，無數次流淚歌唱：“下一代神的兒女起來吧！下一代神的兒女起來吧……！”弟兄姐妹這些彙集不够完全的見證，或者稍微了却胡老對教會後代的關切之情。

書拉密女是“我要往……”，正如神稱許大衛說：“他是合我心意的人，凡事要（！）遵行我的旨意。”（徒 13：22）書拉密女並沒有自己能走上沒藥山。因她後來曾使良人十分傷心（5：26），大衛也沒有完全遵行了神的旨意。我們所認識的振慶弟兄，論到他的為人，可能沒有人敢說他是一個十分勇敢的人，許多時候被他同年的弟兄責備為：“講道沒有氣魄！”、“行事沒有骨氣！”；就是為他妻子去世的痛哭，號啕得真如孩子一般，但神要用他，人有什麼辦法呢？那些在太平時大有“骨氣”的人，今日到哪里去了呢？講道十分有“氣魄”的人，給教會帶來什麼呢？我們從胡弟兄幼年開始的心志上，或者可以知道一些神為何要用他的原因。

▲他 14 歲就開始學習守晨更的人（9 歲學習早起讀聖經）；

▲在國難當頭，海外傳道人被迫離開，當許多從前傳道人和長執們默然無聲的時候，幼年的他，第一個在海外悲憤的傳道人面前挺上去；

▲別人在教會荒涼的時候，收買田地，要加增產業。而他却變賣所有，願意為主獻上一切；

▲當教會大試煉的緊要關頭，他又一次在“大墻”快要倒完的時候，以性命相拼！使基督的名字，在他所在的地方不至滅沒；

▲在時局改變，從前教會中事主的人，多人都在打算、尋找退路的時候，他幾步一跪禱，一村一山番艱難傳福音；在高山上號哭為教會求福；為自己求持守的能力……。

此外，他父親是一個大鎮上第一位信主的人，也是忠心一生，為兒子獻上信心的禱告；又在信心中死去的人。今日基督徒父母，準備你的兒女作怎樣的人呢？

是的，他實在是個被軟弱的人，他在人看來似乎不配上講臺。但他向主堅定不移，看重主的榮耀比性命還重的心志，豈不是今日時代所必須的嗎！主來前還有更大的試煉要臨到教會，不惜任何代價地立定心志，是今日沒有一個願意愛生的人所不需要，或者可僥幸的。他的見證中，好像從無一次是靠他自己得勝的。我們不知道別的，只知道他向主立了心志後，一切都是主在他身上顯出祂榮耀的作為來。我們好像從他身上看見，為什麼主沒有用血氣之勇的人，來為他作特別的見證；也好像看見那

不認識肉體之人，給教會帶來的大損害；更看見那沒有絕對心志，沒有將一生獻給主而“事奉神”的危險；也看見那在太平與艱難試煉面前兩種心腸、兩副臉孔的人可怕結局。

戰兢啊！願你我重新省察自己向神的心志；

獻上吧！凡真心願意跑天路到終點的神兒女！

主耶穌在十字架上喝盡了滿杯苦水，嘗盡了“沒藥”的全部苦味，才得著醫治全人類罪傷的一切權柄。以至“吸引萬人來歸我。”（約 12：32）今日多人講說十字架，却不知道或不願意嘗十字架的沒藥苦味。這樣傳說的十字架不光不能醫治人，就是自己肉體的可怕“黑影”（歌 4：6 節“日影”也作“黑影”）也不能除去。有多少把十字架沒藥講得有聲有色的傳道人，不但別人沒有得著醫治，許多時候反加增了人的傷痕，因為人內心惱恨叫自己不舒服的十字架，舊造中若沒有基督的沒藥，就必有尖利害人的石頭！

為著教會中肉體黑影太多之故，基督榮耀的光輝，幾乎無縫可入。——黑影遮斷了陽光，阻礙了五穀生長，世界的淤泥潮濕，腐敗了城牆，搖動了房屋根基，蝕斷了棟梁屋柱，分散了羊群，糟蹋了美地……。肉體可咒詛的黑影啊！你何日才到沒藥山死去除盡呢？這不肯上沒藥山的黑影在我裏面天天攪擾，我真是苦啊！主啊！求祢天天帶我到十字架的沒藥山……！

胡振慶弟兄的一生，可以說是沒藥山的一生，他並沒有別人講十字架的口才，却滿有十字架沒藥乳香醫人的創傷；他的拙口無法表達十字架，但他經歷十字架的言行心腸，叫遇見的人無不感嘆：“這人身上我才知道什麼叫十字架”。他和千萬走完基督十字架道路的眾聖徒一樣，雖然已經走去，但基督藉他們身上發出的馨香之氣，却仍激勵“眾女子”快跑的跟隨祂！。

十字架的沒藥山啊，你何其美好，何等可悅！那羨慕你的，黑影退去了；愛戴你的，眾女子得福了；那上山的，乳香崗到了；那經過的，香草山近了……！凡不願上受苦的“山”，也不能到復活的“崗”。因為沒藥山連著乳香崗，且是通往香草山。榮耀的王——良人就要到了！

“凡想要保全生命的，必喪掉生命；凡喪掉生命的，必救活生命。”（路 17：33）

“祂是愛我，為我捨己，我不廢掉神的恩……。”

(加 2：20、21)

“愛情如死之堅強，嫉恨如陰間之殘忍；……愛情衆水不能息滅，大水也不能淹沒。” (歌 8：6、7)

“祢的僕人衆先知和衆聖徒，凡敬畏祢名的人，連大帶小得賞賜的時候也到了……證明這事的說：是了我必快來。阿們！” (啓 11：18，22：20)

“神要擦去他們一切的眼淚，不再有死亡，也不再有悲哀、哭號、疼痛，因為以前的事都過去了。……祂的僕人都要自奉祂，也要見祂的面。” (啓 21：4，22：3、4)